

點石齋畫報

出版 廣東人民出版社

國內總發行 廣州市古籍書店

國外總發行 廣東省出版進出口公司

一九八三年六月 統一書號 八一·一·二三九四

點石齋畫報目錄

庚集

死有餘臭
擅冒巡丁
獲無意財
雙替遇盜
看戲無益
游魂為厲
昧良慘報
水底行車
混堂火著
捕鼠譚奇
人面犢身
落鎗自斃
獵戶除盜

為鬼擲揄
牝雞司晨
躍馬翻身
一目已眇
不失官樣
星使指南
生番向化
熬煮江豚
強劫民婦
滅火藥水
瞽瞍又見
伶人荷校
鬧漕懲辦

百花生日
劫案可疑
幻術難憑
蛇破小匪
藏僧過滬
忽來五虎
玳瑁放生
和氣致祥
異胎又見
毛人駭見
巡捕被拔
西戲重來
手足為難

舉舍利會
公錢逆犯
網魚述異
兄妹相逢
軍火無情
善遣病魔
無賴攪洋
女醫互鬪
附會雷神
馬車墮河
妓女墜樓
西戲重來下
將軍不武

周四相公

學究作賊

校書急智

二女遇救

解犯脫逃

法人吸烟

鬪鳥啟衅

不忍敲鯨

櫻怒海神

是何妖孽

雙龍取水

惡索錢文

總統完姻

遭誣索命

逞凶應責

面目可憎

見嗤於鬼

虱生膜間

歸城隍妾

東瀛蠟人

放龜獲報

官妓之夫

醫院成灾

犬識舊主

執輿為誰

妬奸釀命

圮屋傷人

及鋒而試

挑痧笑柄

捉姦削耳

歡喜怨家

武童淫暴

牛背不穩

不愧節烈

掌珠頓失

美匪扇亂

花索賄和

犬生八足

西醫治病

大龜識時

嚇死妙常

鳩鵲爭巢

拐匪站籠

當妻談新

招領失孩

鼎甲游街

塾師殺弟

野猪拒捕

覆轍相循

吞賑慘報

鬼迷入井

查酒殞命

乘風西去

贖放大龜

攢毆縣役

殷雷劈棺

死有餘臭

天下

處境之苦難與寡類貧
與賤同生

也不

反數端交集於一身而又
出於病則

苦不

堪言矣前月本城小娘洪
有挑水夫

年約

三十餘帶病如廁失足落
廁中經人

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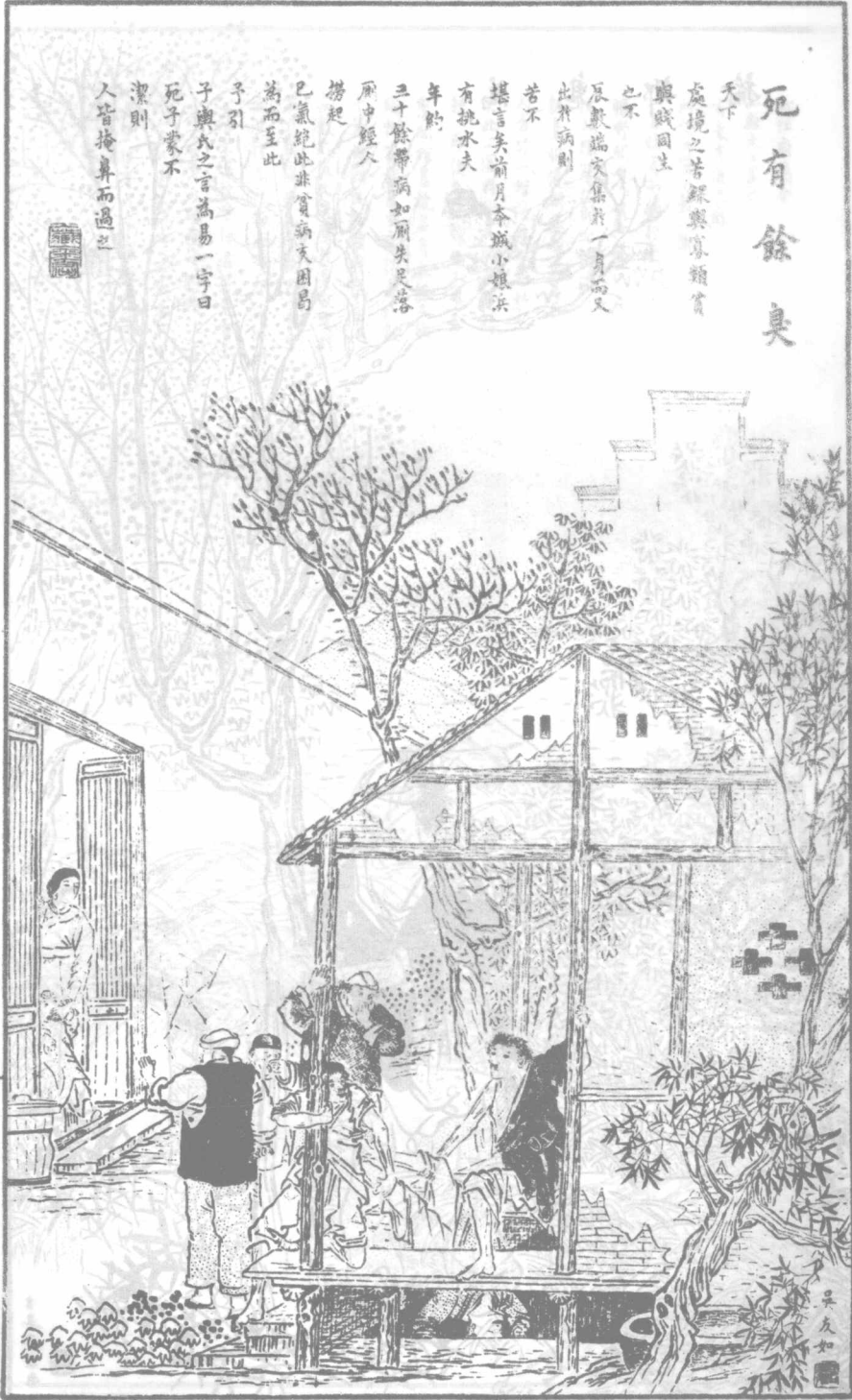
已氣絕此非貧病交困曷
為而至此

子引

子輿氏之言為易一字曰
死子蒙不

潔則

人皆掩鼻而過之



吳友如

為鬼擲揄



吉吳友画



松江府屬金

山縣木工某甲

有妻肖道之辭

所得工費不敷一擲

一日賄負而歸行至

曠野聞雙：哦注聲

促林際視之則一婦泣

梳素服倚樹悲啼三五工

人方引一棺浮厝土喜松誌

失此不圖將任其終歲飢腸

絕：耶俟至夜靜無人用斧

鑿開棺蓋視屍身衣服及胸

驗物實諸長生序得青蚨數

十葉腰纏既裕賸與復定不

及數天笑又告松於是取棺則

在松林邊斬薪又敗死一夕重

獲其伎為鬼物所憑終夜徘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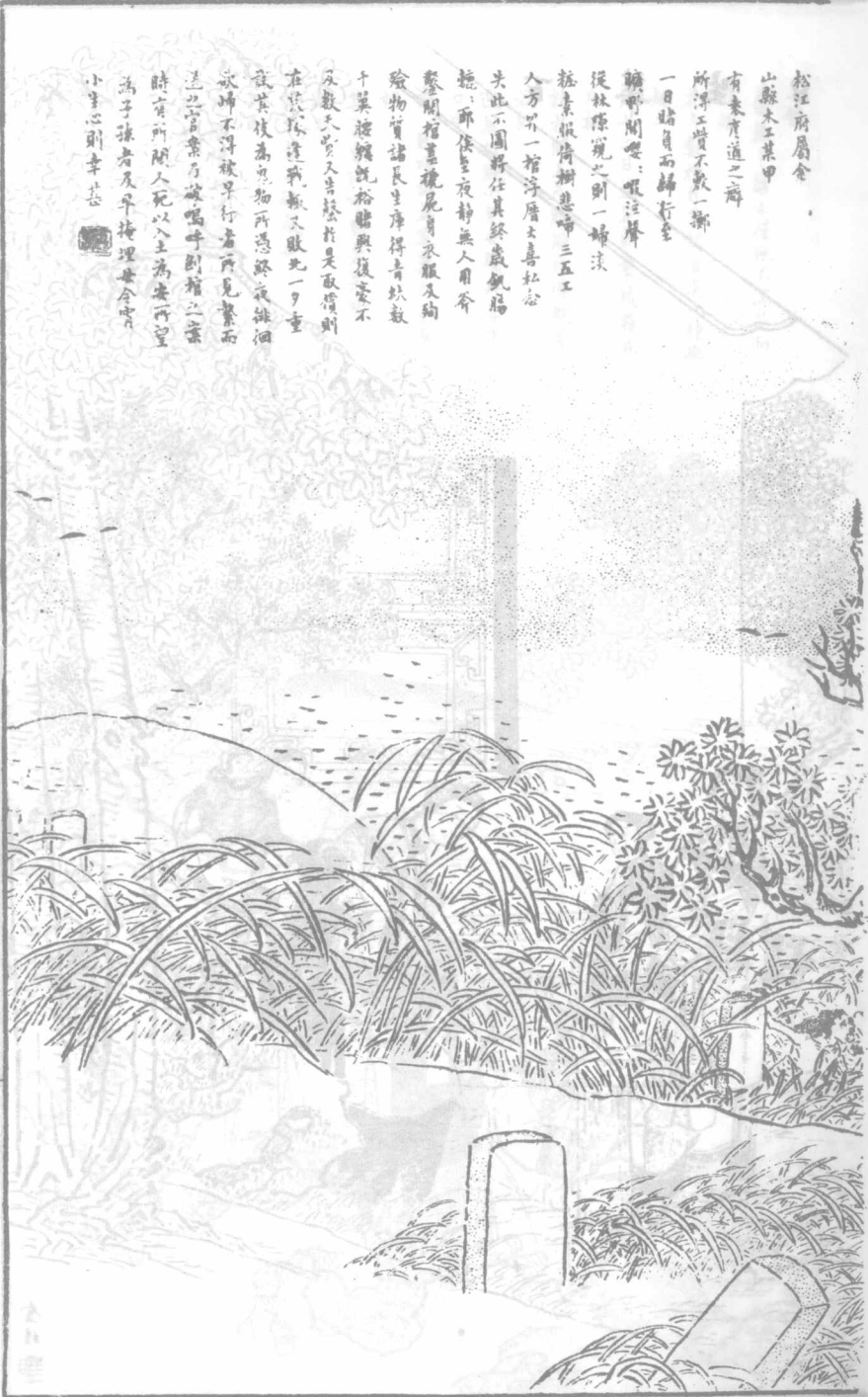
欲呻不得被早行者所見驚而

送之官案乃破囑呼則棺之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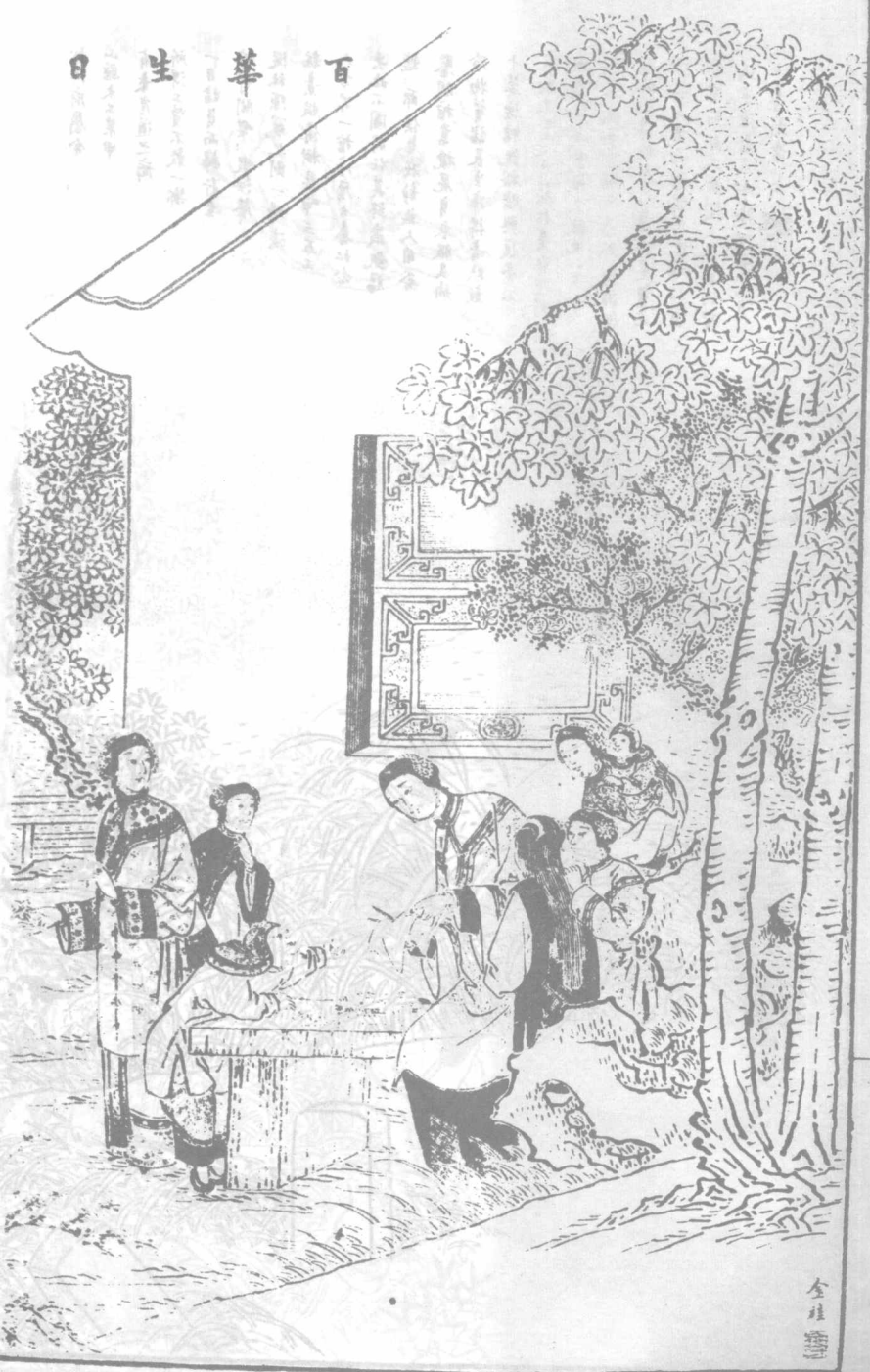
時有所聞人死以土為安所望

為子孫者及早掩埋毋令宵

小生心則幸甚



百華生日



一架

舊歲半離木椹地不滿分而

點綴

花卉數種其間自具一種幽

趣二

月十二日為花朝剪綾羅片

片粘

諸枝間五色繽紛彷彿姍葉

寫紅

迎風招颺小兒女膜拜其下

口中

喃：致頌詞為花壽司花有

神

其首肯所可異者果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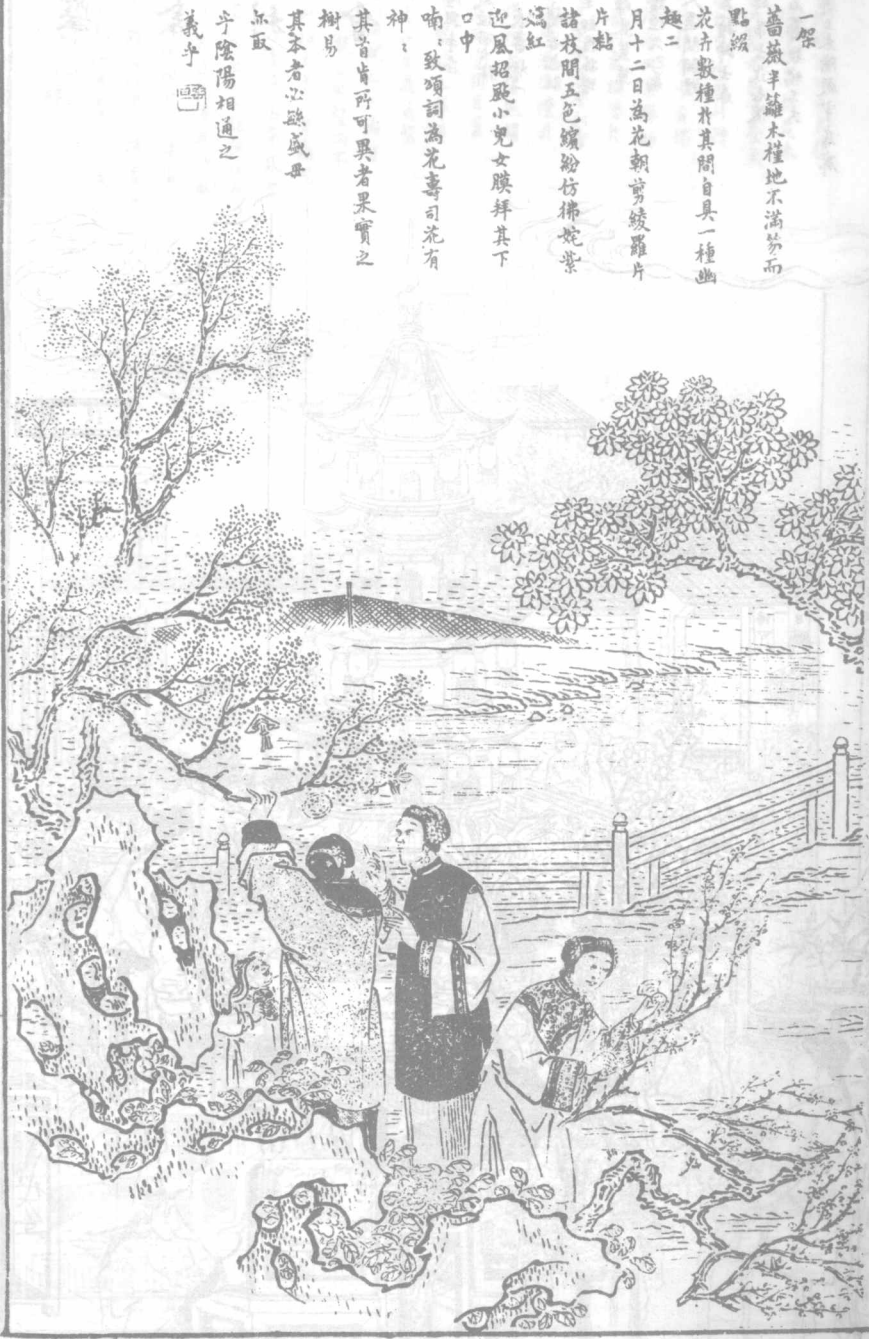
樹易

其本者必磁或母

亦取

乎陰陽相通之

義乎



寧 壽 寺 會 利

隆興寺在

梳坦西大街

之長壽塔一

小蘭若也紅

羊叔後孤塔

歸燕荒草

賴坦久已無

人遇問翻經

在籍紳士尋

碑吊方丈志微

名著致福工大

與土木除殿宇房廊



業經修治外更於後
 園培土為阜栽花木
 其上鑿水為池養魚
 斃於中延戒行僧
 為住持寺中有塔
 相傳唐代業禪師
 瘞舍利處該僧於
 二年前創為舍利會
 建法壇煥珠燈於
 塔輝煌金碧照耀
 遐邇兩旁列巨案
 覆以麗綸上設奇
 珍古玩周轟商賈
 緣以曲閣命人看守
 俾游觀者可望而不
 可即如是者三日竊思
 佛法以清淨為本設會
 非其宗旨而又鋪陳玩物
 以眩人耳目於佛無所取
 於人無所裨不過賺庸
 者之錢文以供其揮霍耳
 亦可見佞佛者之適成
 其愚耳



吳友如

擅 冒 巡 丁

紙灰為作白蝴蝶血淚
染成紅

杜鵑啼處清明寒行上

冢萬家

一瓣千古同襟前日有

某姓內

春和子其女孩儲婦僅望

小車二

輛赴大場鎮掃墓使道

探親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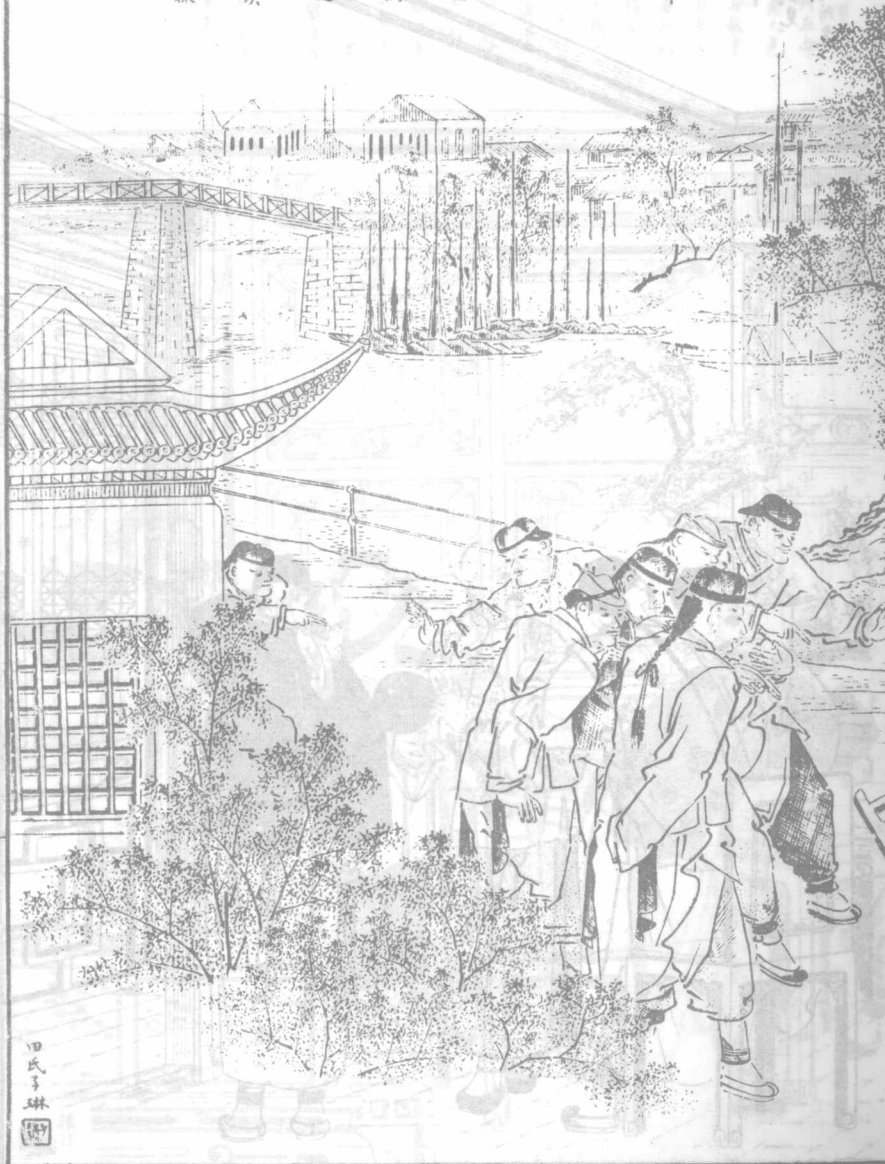
隨帶衣箱一隻及草履

紙錠等

置車後行至新州宋有



數人攔
 路自稱緝私巡丁勒令
 開箱檢
 視袋內春慌張無措力
 言無有
 若輩愈加恫喝聲言帶
 赴局中
 幸遇熟入向述始末乃
 得釋手
 味巡丁之責任在緝私
 新聞之
 往來為孔道祇以掃蕩
 搗有鋪
 籠箱籠屬諸婦女以為
 可疑也
 正以其可欺耳果為巡
 丁亦殊
 擾民而況乎未必其真
 也局員
 在雲霧中小民在荆棘
 中矣嗟



田氏子琳



北 雞 司 晨

津城鼓樓西有

某甲性耽擗摘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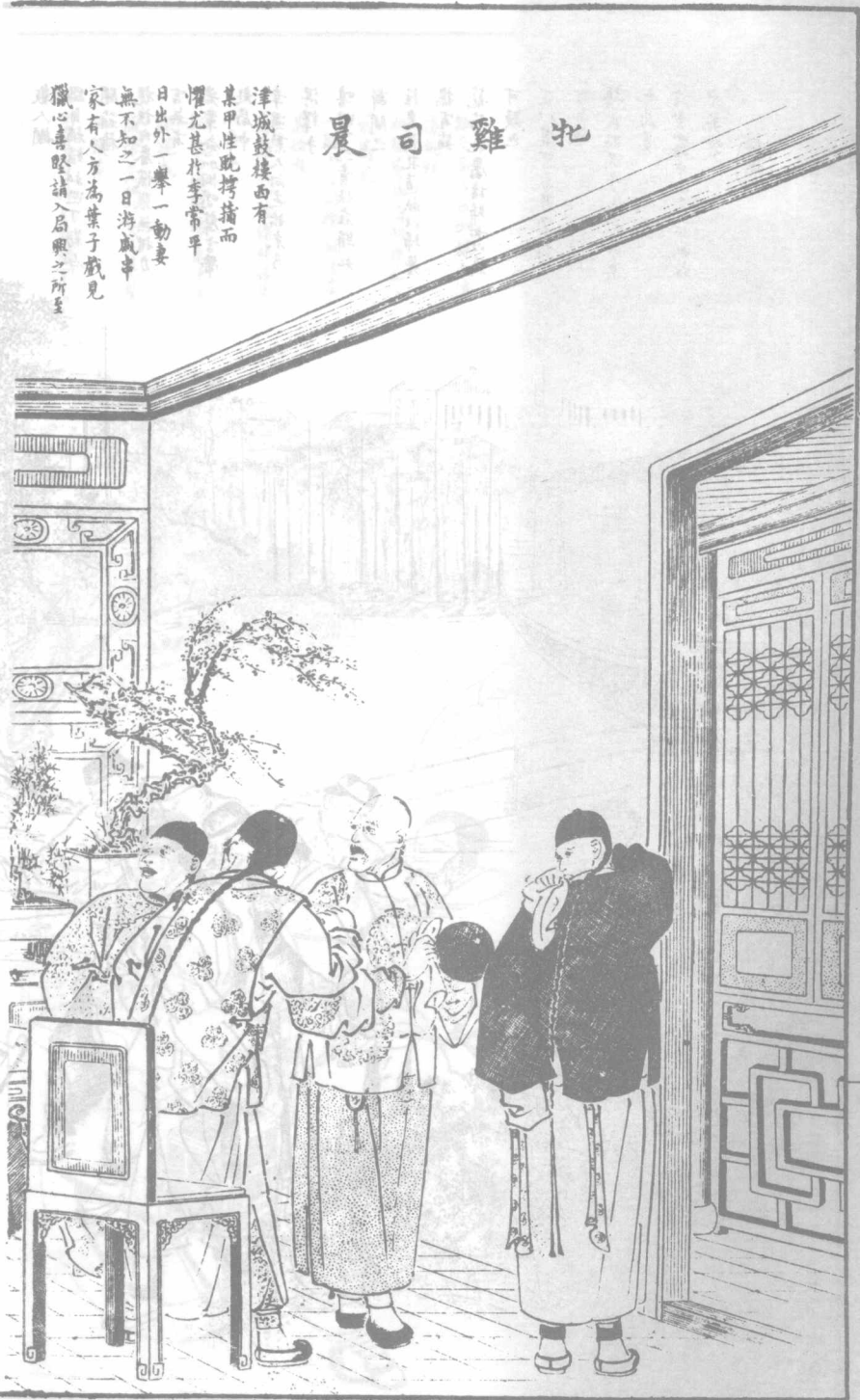
懼尤甚於李常平

日出外一舉一動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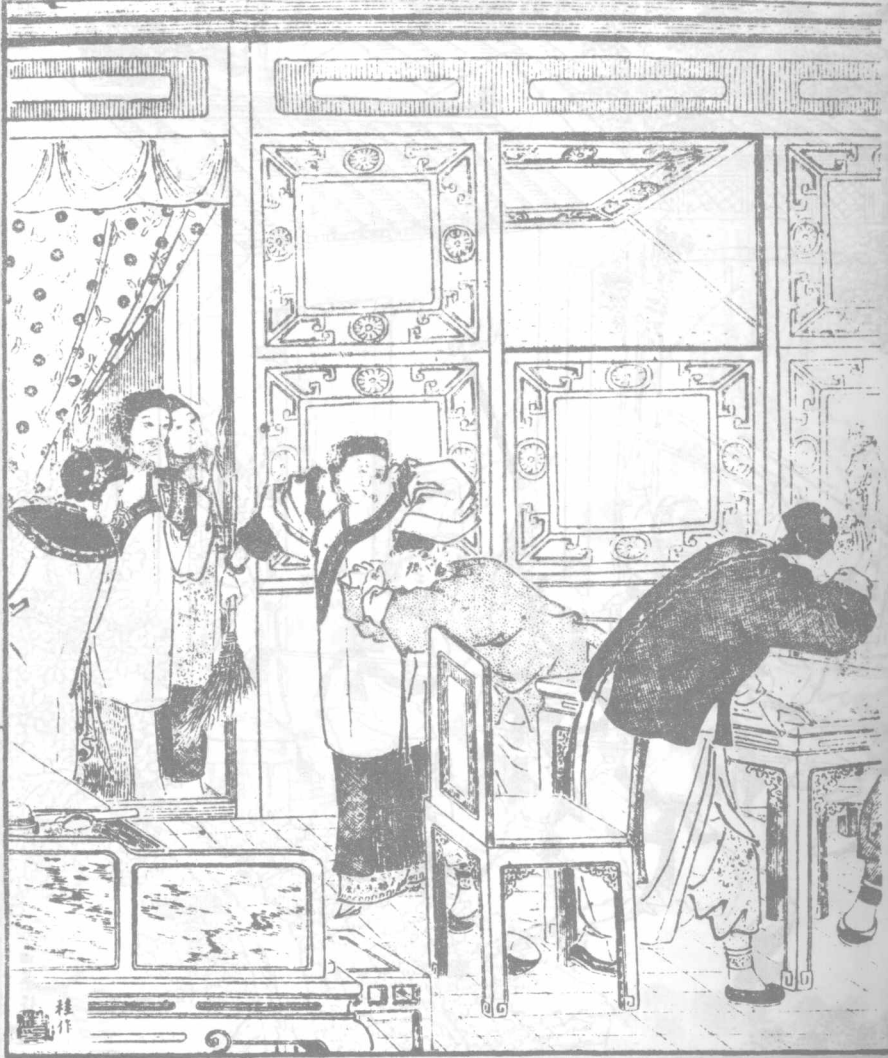
無不知之一日游戲幸

家有人方為葉子戲見

獵心喜堅請入局興之所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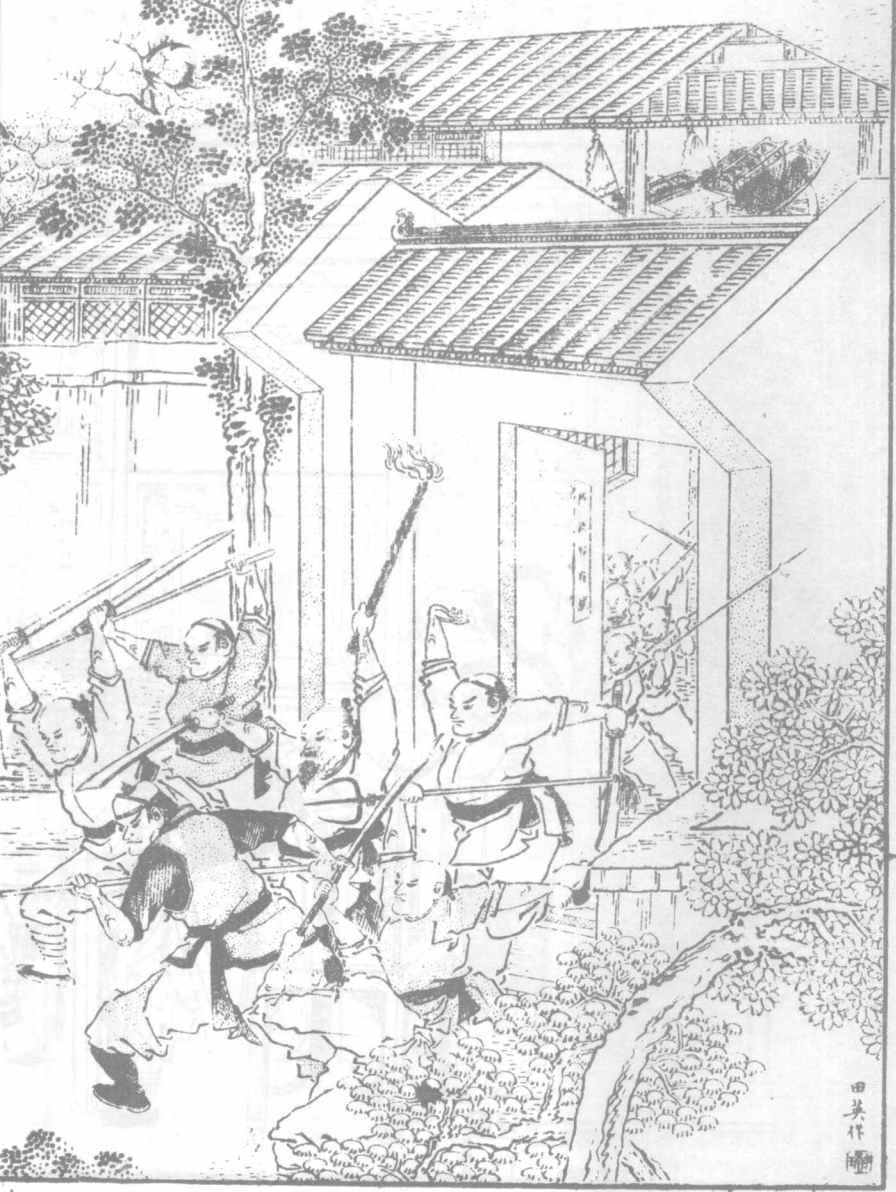
顧忌鄰忘妻以是夜甲不歸
 翌晨發覺竊訪志所在甲
 駕前去甲見妻至無無人色
 眾人素耳獅吼名亦各斂手
 乃甲妻檢社謂衆曰日長多
 暇偶一遺興不為害妻所以
 記罪不忘者慮其宿習日今
 從諸公遊妾身復何志哉一
 笑入內去遺婢出首狀四十以
 助雅興於是重入局相與頌
 甲妻賢德不置口無河一解
 阿呀若仙女散花點一滴銀
 海滿室奪起而視之則甲妻
 手持扇開浴簾骨插滿法
 抄甲瓣髮令嘗餘汗甲大窘
 百口哀求始准記過以觀後效
 說者曰奸賭不必其無良而亦
 未始非無良之見端勸令嘗
 莫俾此後不致互犯真是絕
 妙內政



桂作

劫案可疑

順天寶坻縣城南
有小村，有小店
一日有驛師二人領
驛車四兩叩門投
宿蓋因天色
已晚不及趕站
故來此暫
息征塵
也店主
揖之入
驛師以談
灰地僻懼有
暴客店主曰我父
子二人皆通拳
技百夫可敵也請



放心相與坐談

燭盡而眠俄聞門

外刺喉聲店主

出問誰門外人言有

鐵車宿此特來

借路費主人知係

人促鐵師起破

扉出彼此交手來

東敗寬鐵師

店主交相賀忽來

縣役多人聚店

主及鐵師去蓋盜以圖報

永成冒為某盜解

餉勇丁以經某村遇黑店報縣

官不疑飭差隨同

報案者至店不由分辯遂行拿

去盜則何伏路亭

俟彼行遠回店起鐵車反將店主

一門殺死懸案此

事破賊甚多拿杖帶業錢索不

清姑作東坡泥人

說鬼觀

何如



公 餞 逆 犯

駐防航省旗營去冬出有

殺兄一案山

手名

二皮上月二十日京詳已

轉即於二十三

日鄉

赴清波門外某告示

眾方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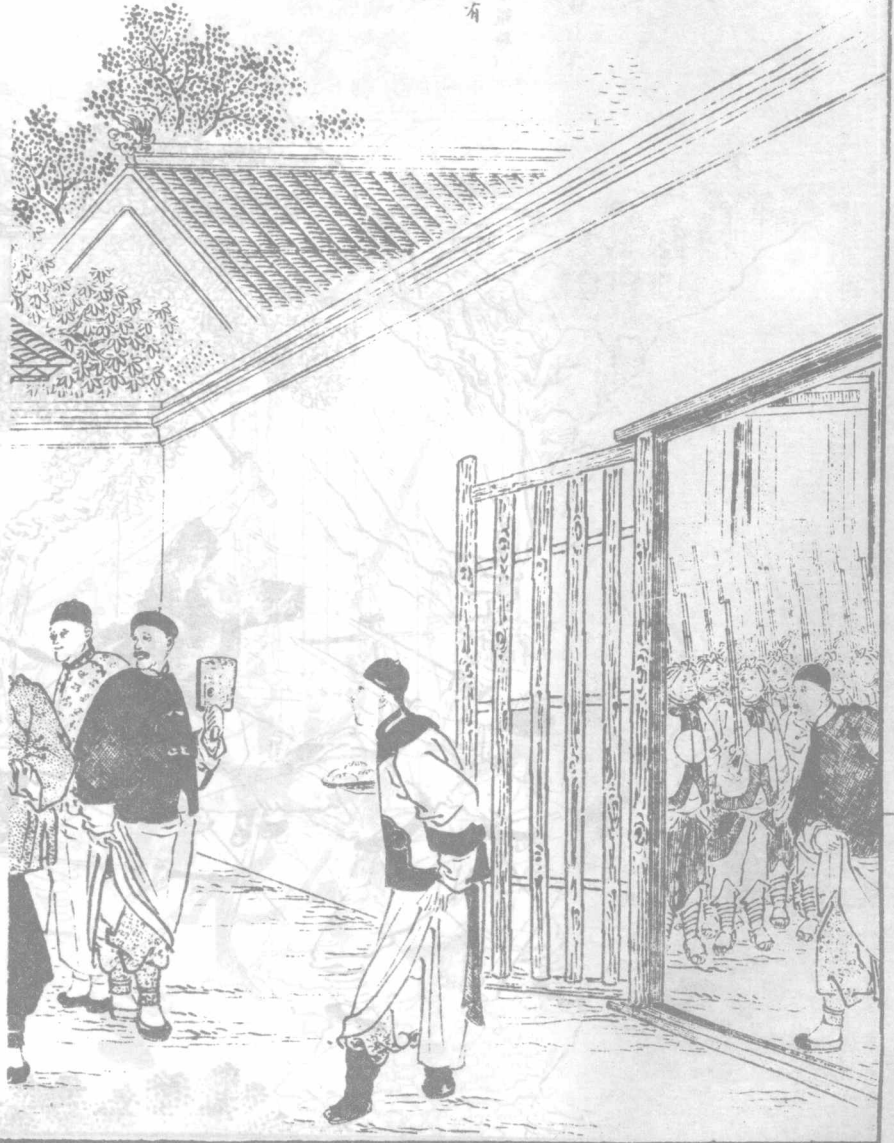
監時

有向之賀喜者

領之

有贈之餅餌者

卻之



傳者謂言笑如常並無戚容
容端疑縱極

凶悍至

此應亦道悔人當生死關頭

而謂漠然無

動於中

者非人情也同族弟兄尚未

訣別以巨觥

進飲與

其昏醉少忘

痛苦

二皮亦以妻

子託

同濟同僭皆

日諾

不以國法展

私恩

也總之骨肉為患

不祥

孰甚世有同室操

戈者

其以此為鑒



庚一
卷五

獲無意財

喜富貴而惡貧賤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九江慎如與停止後出售

滿期衣物某甲以兩貫錢購一舊川粉夾衫歸嫌其塵垢屬家人棄濯之

將入水及履一周視見裏襟有小袋探之有紙裏拆之則錢票十張在兒

得如數以歸雖不明言其數之若干而分集十紙約計當

較夾衫為倍裝特不解具

此十紙

衣質

典以為用是

誠何

心哉一得一失非

所謂有命存乎

其間耶



躍馬翻身

春風十里錦華如茵走馬長
衝豈非快事

但不善控馭而輒喜騰驤則

才忙脚慌其

禍至至前日下午有某少年被華服裝

駿騎向英大馬

路轉南疾馳一時控勒不住翻身落馬

頭墜於地而左

足尚套踏踏中一路拖去破膚

折骨勢所必

至更有

怡和洋行去法輪船

之常姓

茶房在津沽

馬馳驟

撞倒行人馬由身

上臨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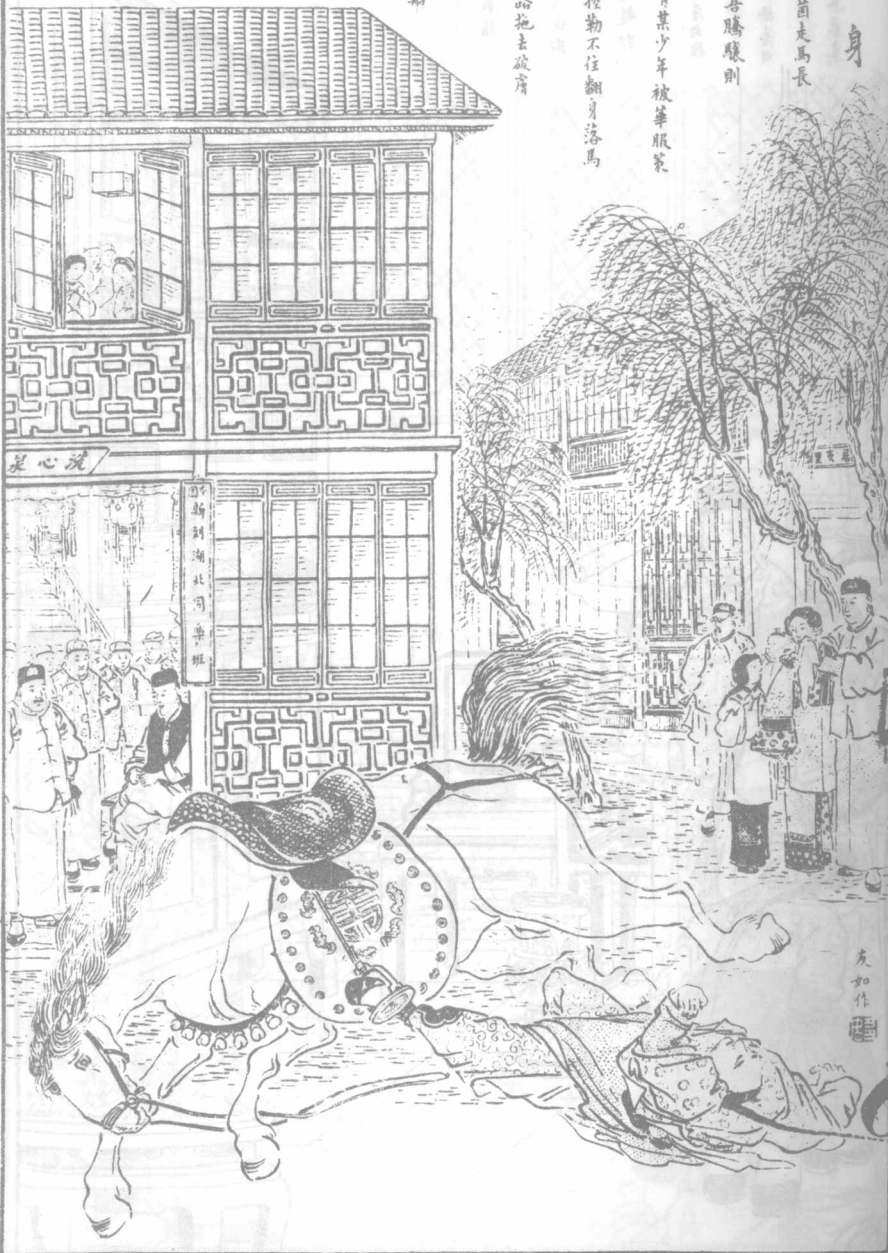
行人即時殞命一

傷自己

並觀具

徽案翁自有光

與之智



友如作

幻術難憑

浙紳許姓

泊舟蘇城閘門外

被竊一案

為數甚巨比捕獲緝

消息全無

當道計無所出乃延術

士圖光所

現情狀居如繪趕即

帶役掩捕

其處所房屋與屋內位

置之物無

一不符而惟輕物無若由

前以觀一

若術士之術十真萬真



吳友如

由漢以觀
 則一番境界皆屬疑團
 於其論者
 援引前事兩則以破世
 人之疑而
 扶此中之弊竊謂術之
 幻與其姑
 不異論也方失事捕快
 自有責責
 承辦之件亦視有司官
 之意而以
 為進退思與威並用業
 無有不破
 者所謂捕快賊出身也
 若使人事
 有所未盡而報信世俗
 人之言亦
 莫與鬼神之來告則捕
 且因而闖
 却官亦等於贅語也不
 大可笑哉



鯢魚匪異

濱海

之民率多捕魚為業

近有

閩縣屬之龍溪鄉民

捕得

一魚頭如稱錘尾如蛇

鱗甲

斑剝而其四足置市中

三日

市人以此物不經見詢

名於

老漢者漢不能舉以

對令

雖不之妻議其人者

要亦

未敢煮為脯以獻於

王侯

家也說者曰是物若

遇雨

人購歸以備博物鏡中

當也

奇考訂詳明者

奇考訂詳明者



雙 馨 遇 盜

殘廢之苦無喻其苦終其身於天昏地黑
中一物

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方之九幽地獄當亦不
過如此

論語記于所見坐必作過必起哀矜惻怛
之忱流

露要難自主此外奉由機腫不可謂非
殘疾而

孔子不聞有是也以是知運此无者自有
難言之

隱而人之見之者其有不忘人之心焉者
港前有

兩華人皆首於視者操子平業
以銅其

口一日馮帶既身物件行
經籠箕

將就海濱濯足不
防省

後來三盜劫
其物

又刃傷其身



聾者
 不能行經途人
 送捕
 房一因受傷過重即
 殞命
 一送醫院療治未知能
 否無
 恙嗟乎祇此不仁之身就
 其所
 業以計其所入為數當二
 式微
 僅數取去亦萬無門處
 紛爭
 之事何至遽奪其命
 耶盜
 之無良一至於此



一目已眇

往年請勸戒錫囊有匪
頭某甲為人家

治王太事一日耳際似有

人謂之曰殺人

積命火債還錢回音

視之闕無其人

大疑少頃有人報業散工

在某家樓上

墜下已氣絕散工無家室

一切棺殮之費

皆出於匪頭事畢恍然曰

散工之死有

索之者而散工即以一死索

道自此前生

公景今日了之也似是知天

下事之類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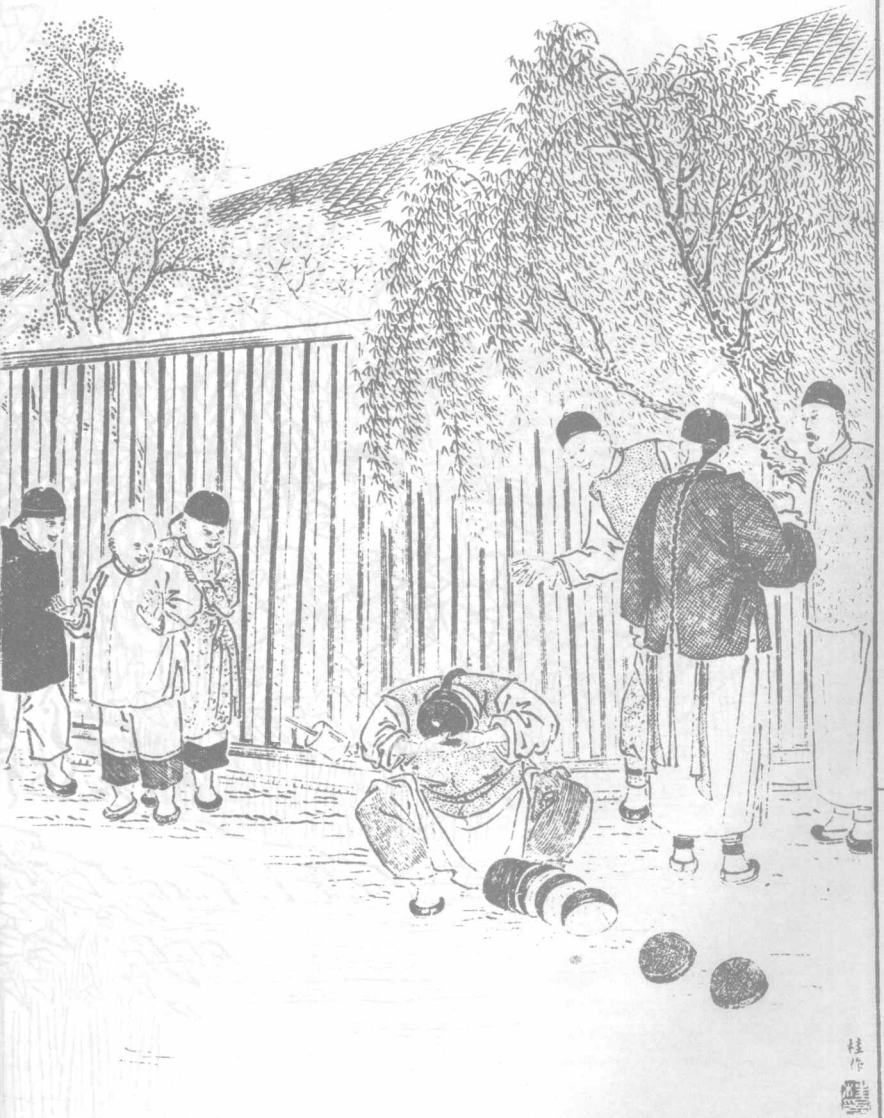
此者不知凡幾日前有責

斗背真誠等

物者名邪尚標在法租界

野花園地方

拉地黃牛適有老北門



內張祥隆帽

店學徒至寶生行經吳庚

駭足開龍不

防拉者用力過猛半裂飛

起竟中寶生

左目難送醫院醫治而其

眸子已失明

事誠無心也然而過士

則中亦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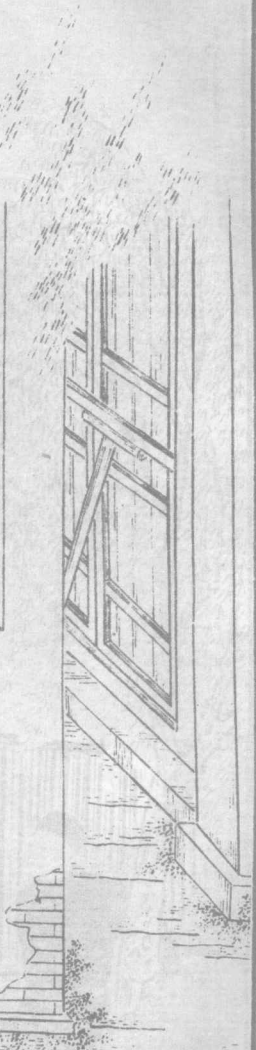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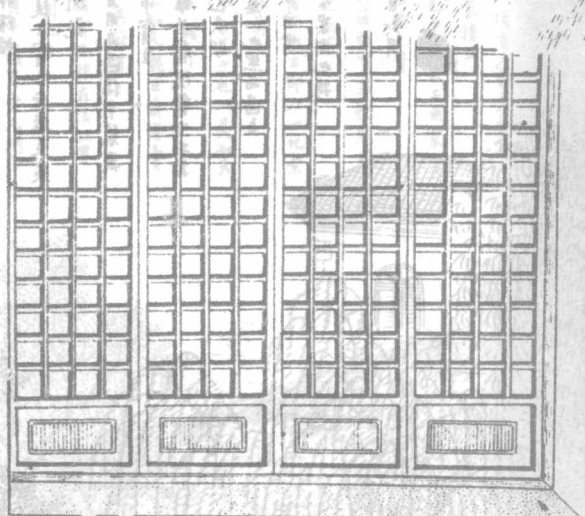
一重公案在此時

兩人

各不自知耳



此景相類
金瓶梅
武大郎
潘金蓮
西門慶
白蓮寺
武大郎
潘金蓮
西門慶
白蓮寺



田氏子琳





蛇 破 小 匪

金陵多樓戶一樓之費動值百金朝陽門內劉姓設樓頗多鱗地
 經天章祀五色有偷兒思竊踰以為齋瓶先籠於二月十六夜乘陰雨
 踰穴墻垣而入行近窗際伸手一摸有物觸手如木棍竊喜曰是可藉
 為護身兵也攫而取之蠕蠕動亟思棄去己自手至臂繞三匝大懼失
 聲狂喊賊匠摩挲而燭之乃一二十餘歲男子詰所自來目灼不能
 對由是搬送保甲局答責而釋之編荒年之詩曰素絲五蛇素絲
 五纖而下即言妻蛇妾於者自是此事天然至金子子底蓋

兄 妹 相 逢

僧人以朝山進香為功德原
其意以

為活佛不可得而見而生前

之清修

苦行或指戒心之到處印証

可徹窺

其萬千之一二故其著者也

實數林也

使有以瞻拜而後快目前者

佛子從

浙之定海至普陀山野道也

向江渡

頭時渡舟中先有一女尼在

佛家無



內外進艚叙談先語遊覽次引釋典
終則各

詢亦錄之相承與夫家世之所自出談

言未畢

各注目相視而相訪不禁失聲齊哭

各舟為

之愕然蓋僧與尼本屬同胞兄妹

自遭劫

寇之亂流離奔走無家可歸因削

髮以入

空門昔皆少年今已垂老撫今

感昔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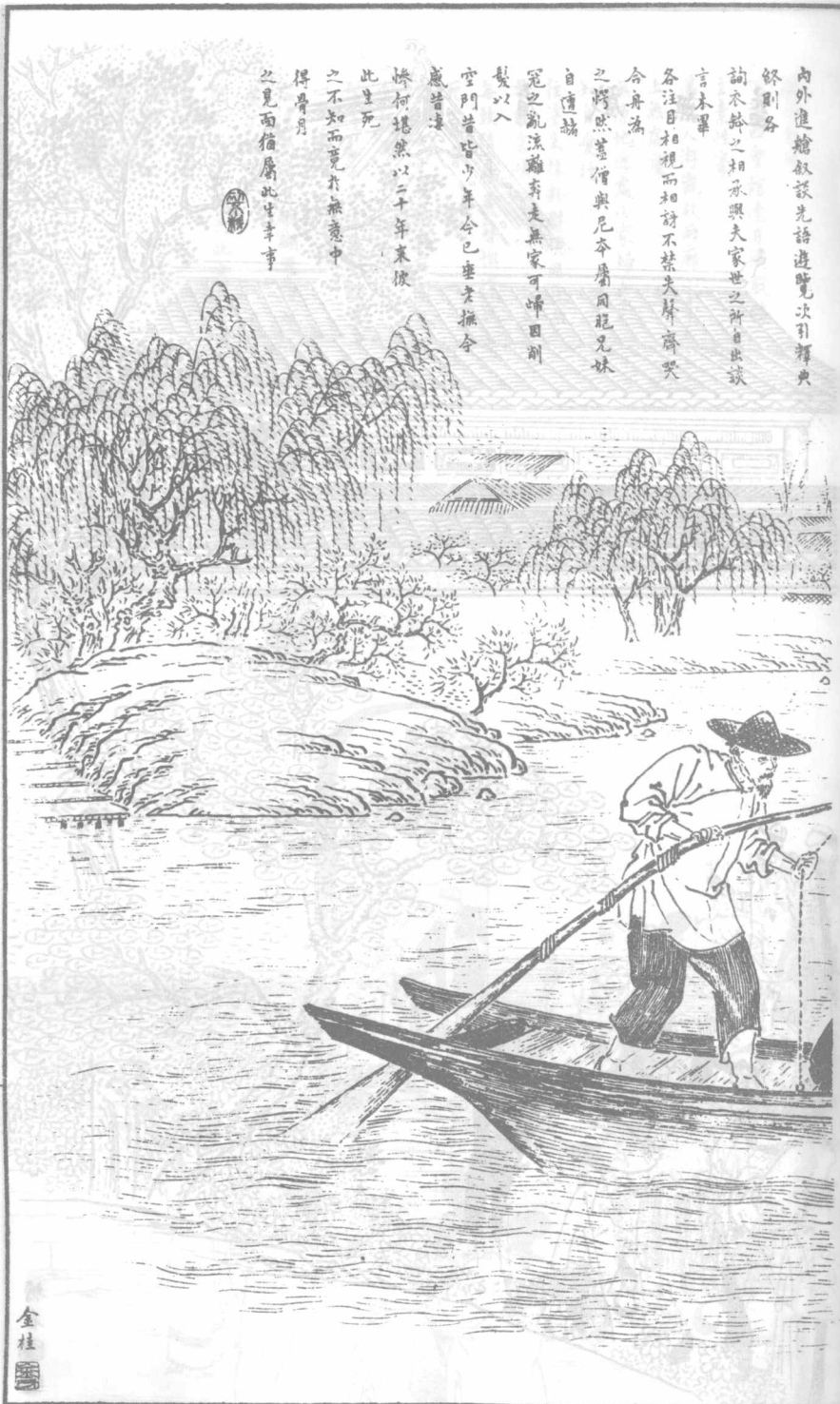
悽何堪然以二十年來彼

此生死

之不知而竟於無意中

得骨肉

之見面猶屬此生幸事



看戲無益



塘春

揚州南河

下江西會館連日演戲館

主素性豪

邁縱人游觀故兩廊小臺

上無虛座

無隙地近處小家婦女不

知自愛往

往塗朱抹粉群袂同遊而

戲散言歸

每致墮履遺簪悞惱欲

死一日有

某姓女亦為惡少所圍衣

裳顛倒鬢

髻蓬鬆正在危急之間忽

一少年領

臨波瀾桶中醍醐灌頂遺

臭不堪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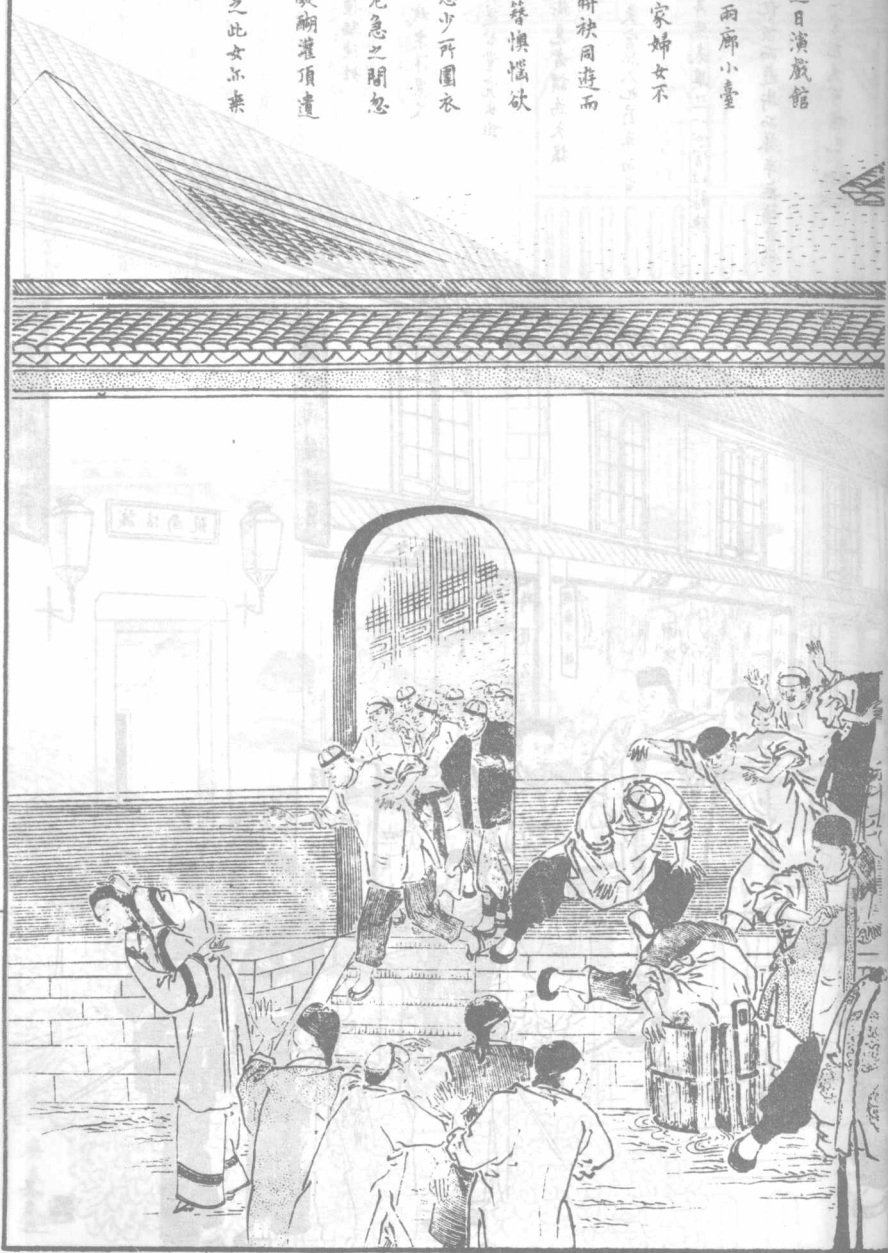
門而出人亦避之此女亦乘

勢而潰圍

然而

險

矣



不 失 官 樣

浙人

王雲山曾稱知縣撞騙陳姓

銀洋

衣服并借出永源棧東洋票及

棧主

姚姓旋經窺破扭送公堂究出誰

騙寶

情判令荷校遊街見者謂為大樣

大擺

依舊官場模樣夫官亦人也曷為而有

樣則

樣於安自尊大岸然表異之一心官以樣傳

已可

嘅已冒官以樣而犯案而遊街而樣幸無補於偽

官而

人猶這樣以稱之官尤為可嘆已



滬過僧藏

僧與俗之別不盡關頭髮之有與無而其衣帽鞋襪無一與俗同世人習見以為僧則宜然不足怪也而日前過滬之藏僧則衣帽又介乎不僧不俗之間冠

僧冠無踵而有頂色尚黃綠或黃色袍細質開叉色深綠揚黃坐綠呢四人轎

隨從六人服色稍有異同而無甚出入轎前有頂馬騎者藍頂花翎往各衙署拜會其

名簡則書危負已都魯都普七字間其過鄂時習

處以下均往河干詳謁則其尊榮有由

吳友如



軍火無情

蘇撫院書業甲
家有素
事近羽士銀經
前有武
弁曾寄手槍一桿
遺置舊
物堆中已忘之矣

蘇撫院書業甲
家有素
事近羽士銀經
前有武
弁曾寄手槍一桿
遺置舊
物堆中已忘之矣

太上垂科昭濟玉瀝



吉吳友出

有小兒

偶無搜出裝以銅

帽聊試

聲響而生銹不靈

力又弱

曾不少動某道士見

獵三喜

相助為理森然一臂後

聞門空

處而出聞聲某公館而

匪人昇

油一罇在門前煙過道中

後扇人

頭面人倒地而碎為粉碎盡

槍中遺

有舊藥未經燃空故也道

士送縣

管押庖人傷費准甲認領

所費雖

微受驚匪細殺人利器

居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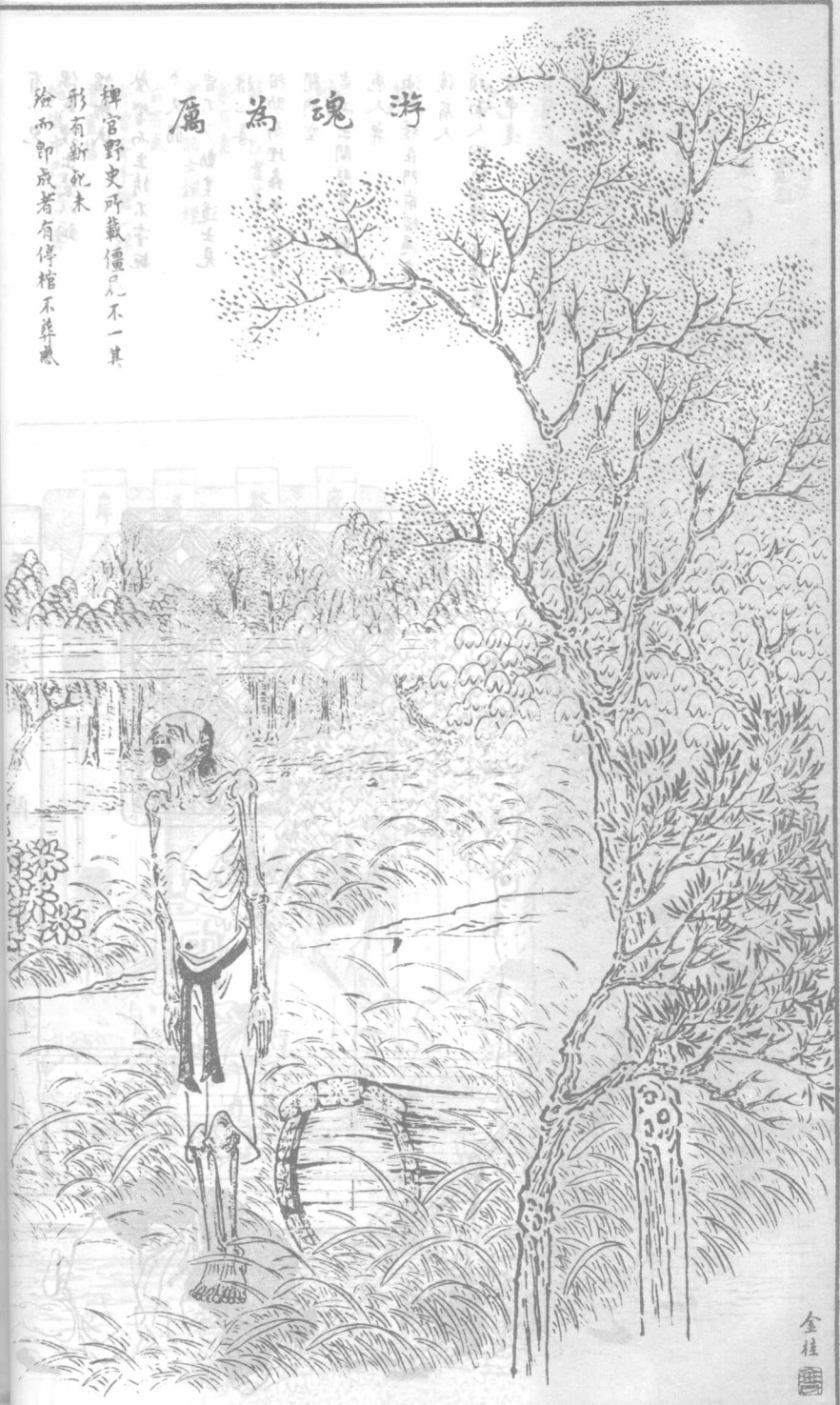
可漫為藏之哉

天道演教廣開甘羅之門



游魂為厲

裨官野史所載僵屍不一其
形有新死未
殮而即成者有停棺不葬者



星

使

指

南

出使

英俄大臣劉芝田星

使抵

香港後即乘法公司輪船出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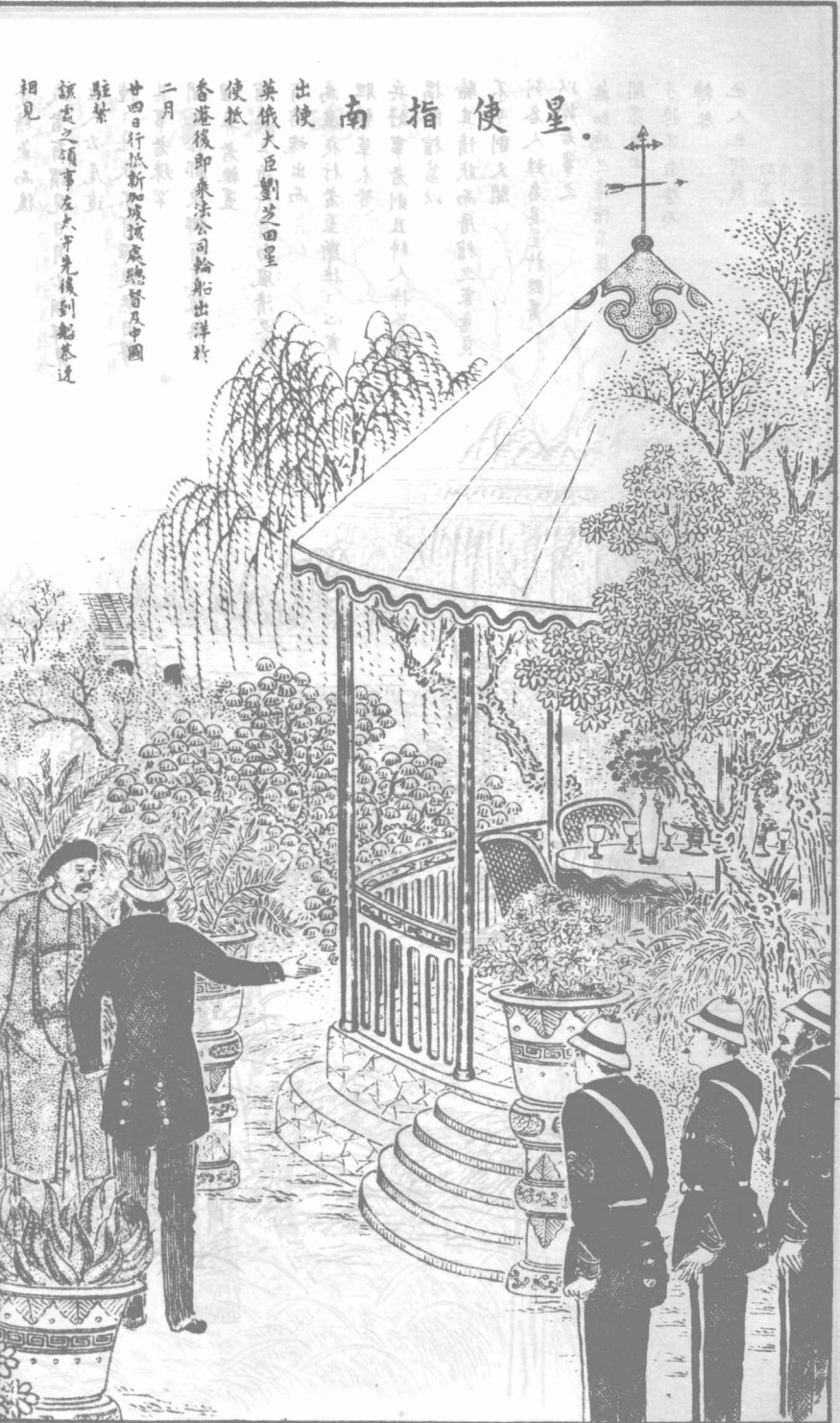
二月

廿四日行抵新加坡該處總督及中國

駐紮

該處之領事在大甲先後到船恭送

相見



喜歡坐鐘片刻星使隨興撫督領事
按坐

小火輪以登岸：上防兵列隊若鵝

行樂

工奏樂以相迎砲台上升砲十五明

以致

敬者星使乃坐鐘督之馬車至其

紀第

用午膳：畢游公家花園瑤華

琪苑

日不暇給時時就克乃與水司等

回船

總督同領事則又送金江平以

限副

謝：予清文兼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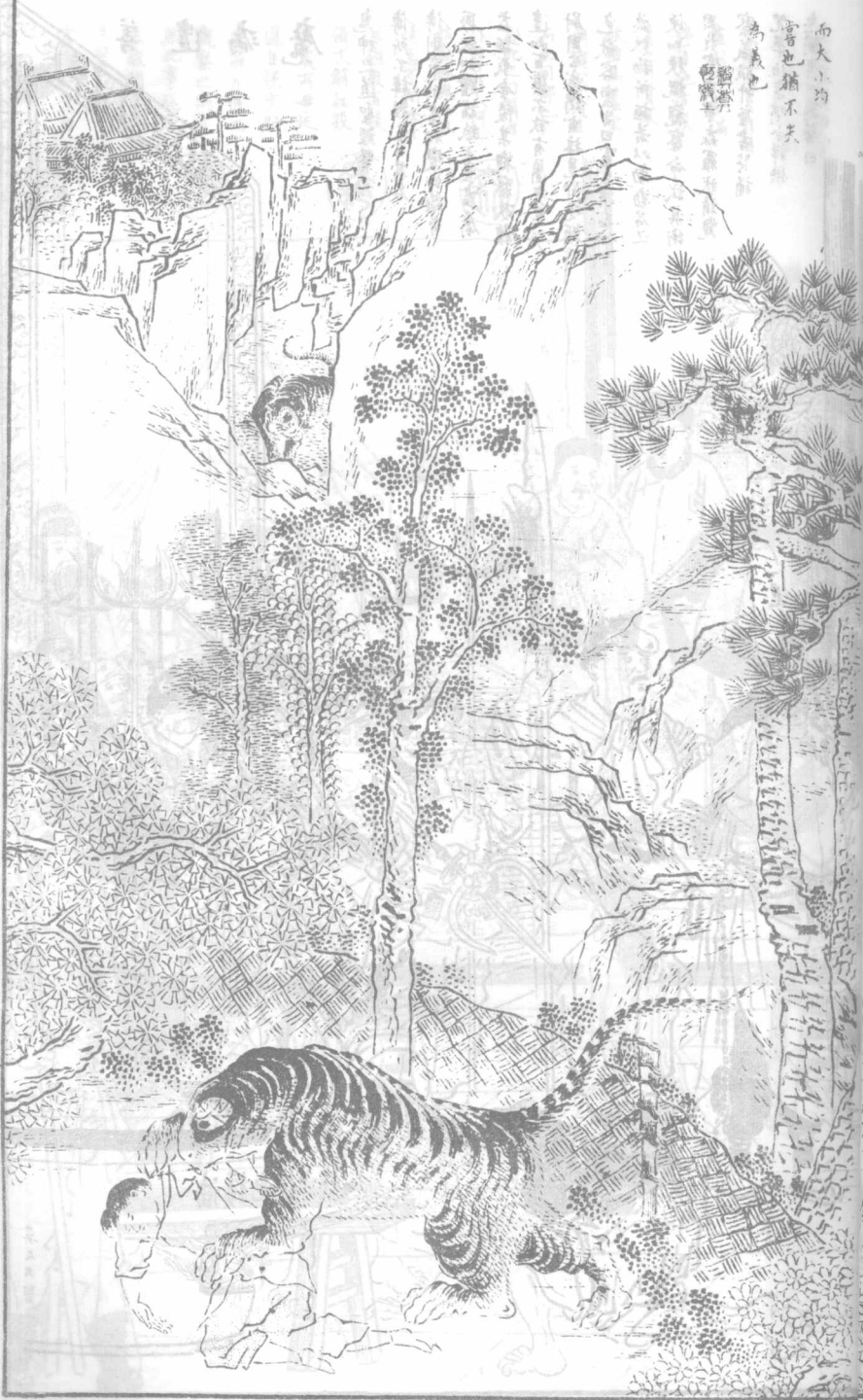
忽來五虎

廣東番禺縣屬有一村名飛游
 村後有山：有坑：有廟
 槐樹古柏蒼松陰森可怖是
 處雖非不遠而間有鄉
 人于過此前月二十八日下
 午時有某甲由家園
 而來瞥見籬內有虎搖
 一婢女七律呼喚
 某發驅此虎逃匿
 人立即鳴鑼集司
 捕役詎見人至既出
 籬外五虎或游或
 去五日後境內又有數童
 掘二首將路出山下
 陡遇虎至數童驚走二虎
 為虎食盡坑中共有
 大虎二頭小虎三頭得食
 則與共故二情
 不嫌其多也虎手
 虎手會人語
 海王理印得會



而大小均
嘗也猶不失
為義也

監製
郭寶生



善遣病魔

鬼神之道聖經賢

傳所不詳經止有其名

傳則窮形盡相變幻離奇

厥狀如繪諸紙上豈盡屬

虛誣我全後某觀察政體

達知百藥不效有屬吏某少

尉固公求謂首接見仰視顏

色一飲容而告曰靈者清志似

為妖物所誣若以勸勸若之

便知梗概觀察命試其術

因於室中有蘇羅狀請觀

察蘇羅狀升座書符誦

咒畢拍案唱令詳供

息聞堂下應聲曰



某姓宋廣西人
時好狎邪花影

不逼迫至於自

盡刻已孽滿

將往他方投

生之川貫家

飲助馬蓋宋

與觀察者主

而兼同鄉也少

尉叱之曰爾自

作孽於人何尤

姑念孤魂無依

情急可測始汝

冥報數百提

倫大解柱投

生處所毋延

遲自快少尉

書符斥退而

觀察之病霍

然此事脫今

東坡聞之必

且曰大妙
官淨一大白



味良慘報

南洋日裏地方有某甲家豪富幼年失怙為
 母氏所鍾愛稍長貌秀美而氣沈毅喜怒不形
 於色此里另平康時或過從有清某與甲有同
 嗜因治游而相識者甚本老於世故且善伺人意
 向一日甲告黃曰母氏謹司出納揮霍不能如意
 奈何苦曰是不難以計取之無不成曰計將安出
 曰只須署偽券一紙同向母氏索銀得之則為二
 八之瓜分是時甲方沈酣於花柳氣之如其計以
 告其母不忍坐視出銀三十兩以昇黃得銀易
 面目錦毫不與甲始悟其奸大悔隱圖報復
 而口中不出一惡言久之訪某處有麻風女購以
 歸啖以重金兼授以計功成而後退重賞所不
 吝也畫策既定乃詣黃所告以新納一極不容
 於夫婦願借屋一椽為寄頓所且許厚
 酬黃大喜慨然諾相與備食枕置器且
 陳設華麗消言入門甲謂黃曰某不
 能宿於此一切賴君照拂當抽間一
 至也於是或間日一至或數日一
 至則夜必歸一月後黃私念
 曰是可製而代也調姬不
 拒遂通焉有子年少



而小橋亦與秋八月

姬魂去告甲：似

不甚掛意無何

肌膚奇瘰手足

如拳如患麻顧

子亦抑強之不

暇而鬼展之畫

遂破道人以視

甲：固無恙也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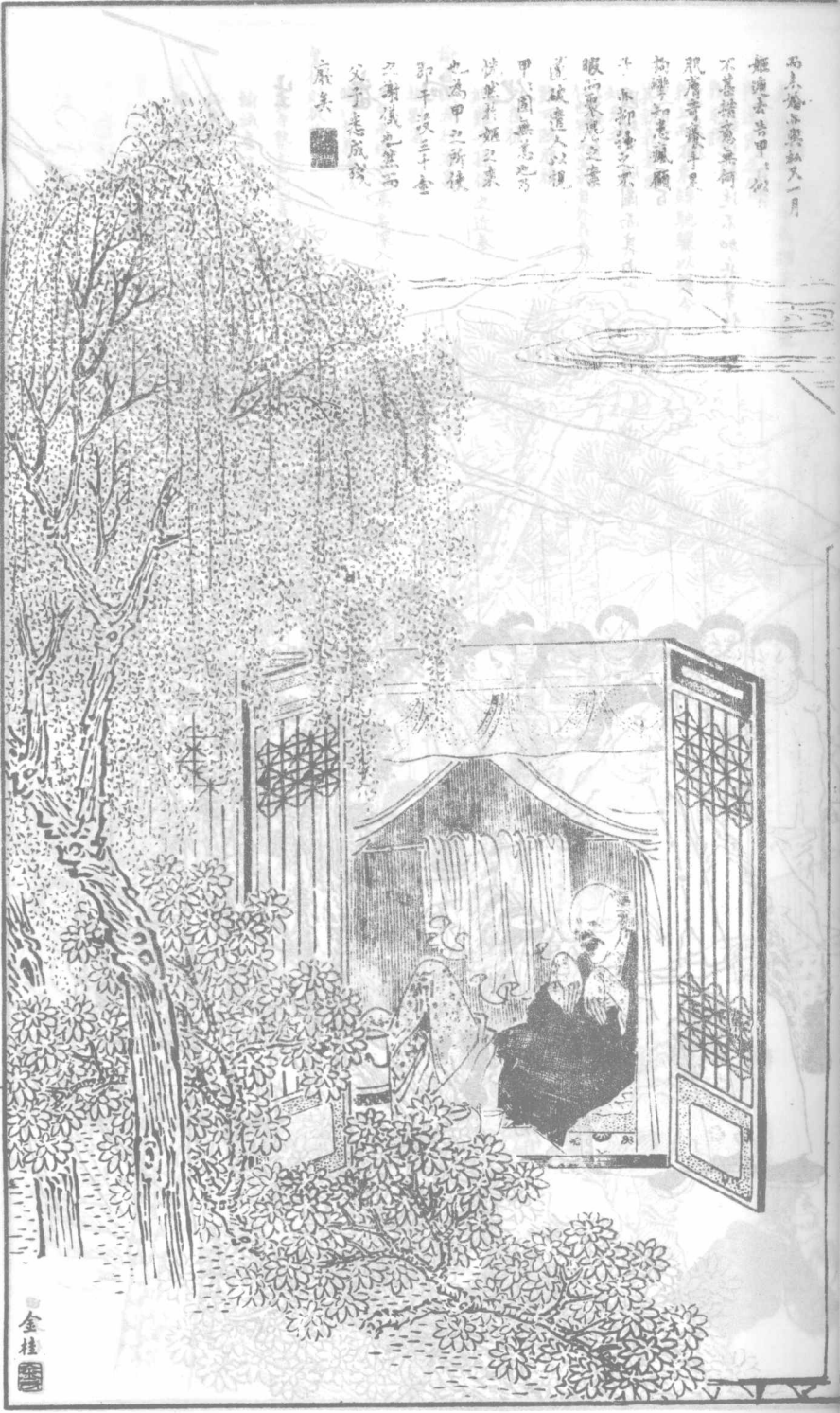
恍然於姬已來

也為甲之所使

即于沒三十查

之謝儀也然而

父子志成哉



生 蕃 向 化

台灣自
國初入版圖而其內山
之生蕃二百
年來猶
未歸化朝廷不知兵革任
其自生自育
自為統



率各不相犯並處相安一若勝
代逸民之會

我毛踐

我上而不來轉馳驟以強今

其就我者固

如天之

仁也然而生成自外在我

雖可既脫視

之在彼

終難子孫保之近奉

諭者改為行省專

撫劉省

三中承統兵一萬名深入山谷

曉以大義澤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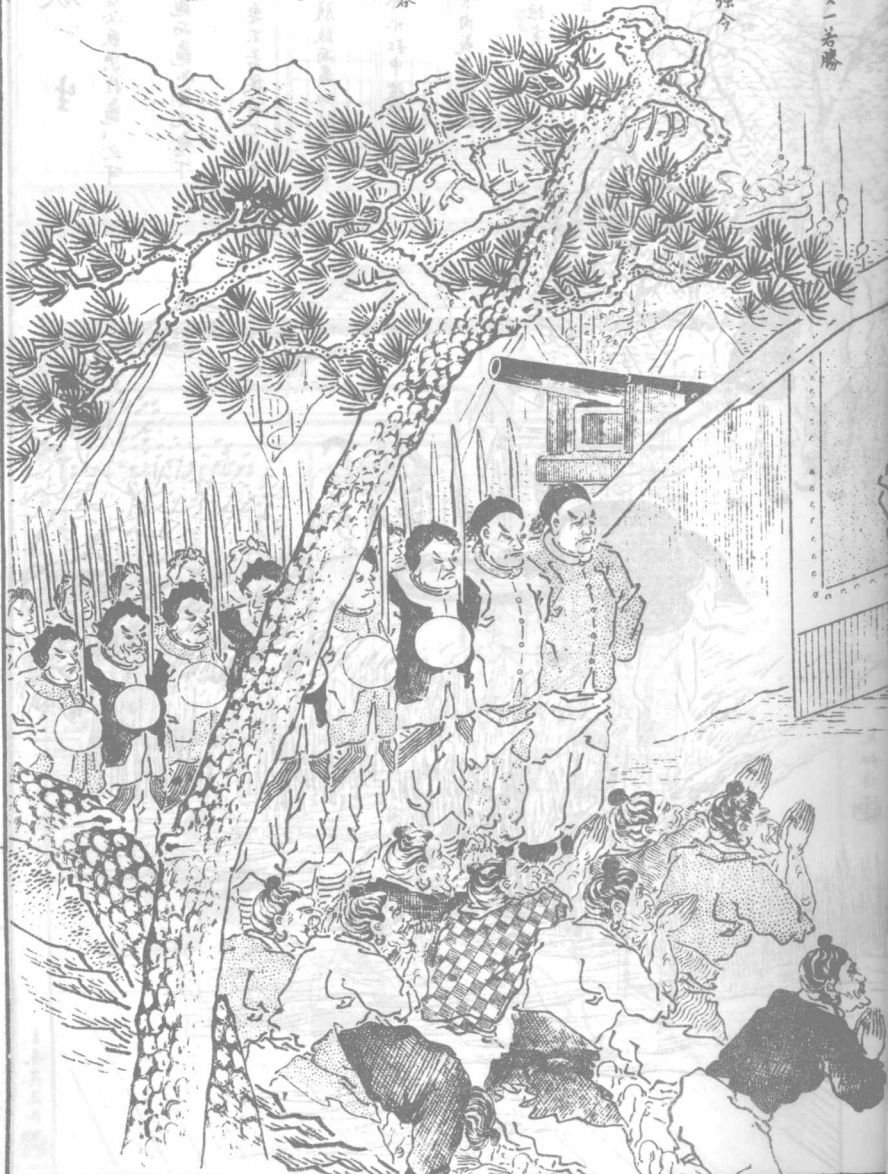
皇仁則彼首

目等親審利害詣行營

輸誠善染污

俗成興

維新善民知所從事已



玳瑁放生

古人蓄疑問卜吉凶休咎必取決於龜之可貴也明矣降至今日

則卜休咎問吉凶者不於龜而龜亦無况愈下至擬之為娼婦之夫龜

即不與人爭而人之視龜要不若從前之可貴矣就予所見種類亦自

不多有所謂拖蛇龜其腹版兩截如門箭富之家無蛇意有所謂綠

毛龜背上毛長寸許游泳水缸中披拂若雨蓑蓄之家無火患大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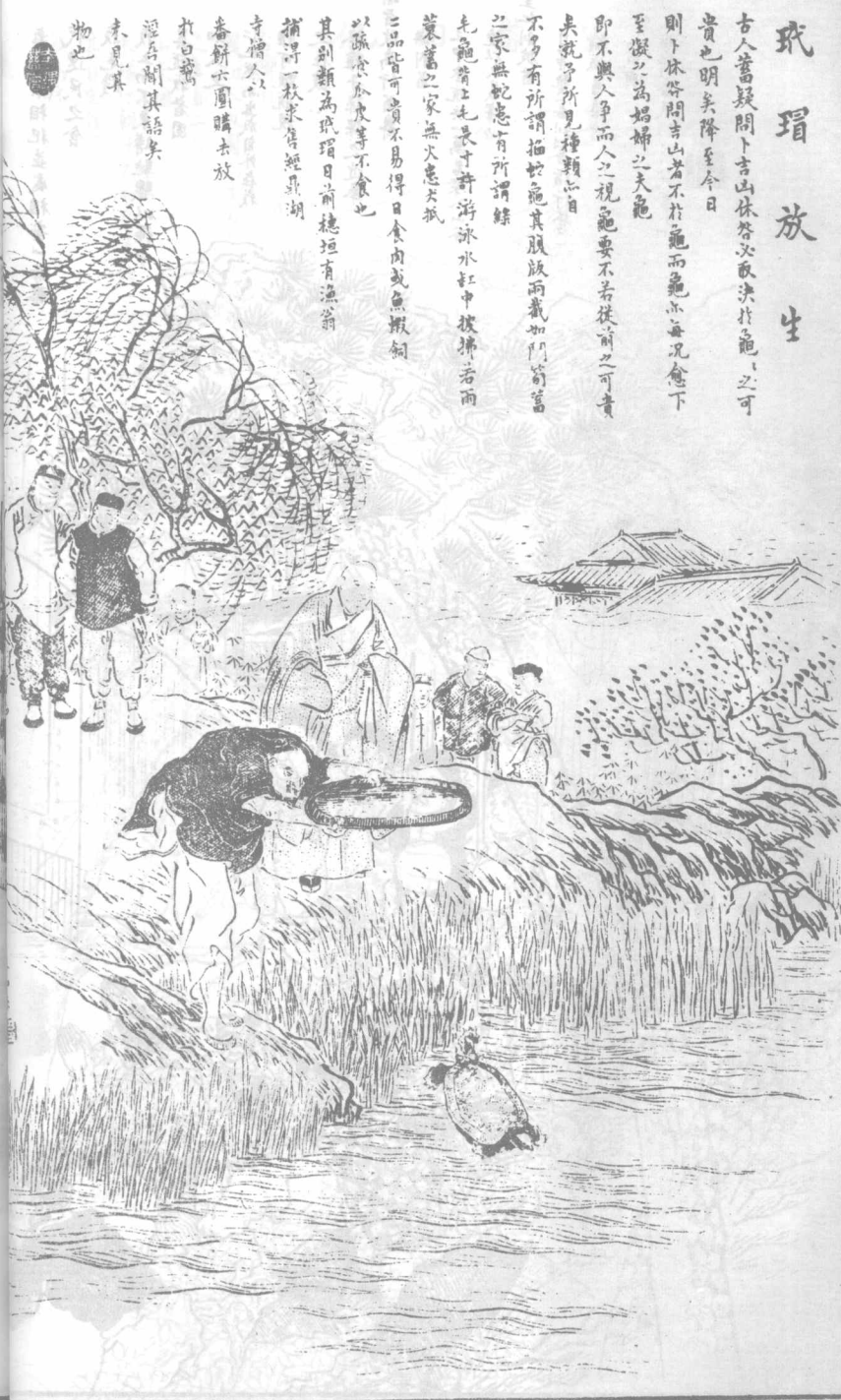
二品皆可負不易得日食肉或魚蝦飼以蔬食瓜皮等不食也

其別類為玳瑁目前穗垣有漁翁捕得一枚求售經異湖

寺僧人以番餅六圓購去放

於白鵝潭各聞其語矣

未見其物也



無類

無賴撰洋

白晝劫奪者盜也而設計撞騙者為賊乃有人以賊之智為盜之行者如前日小東門內

東來升金鋪

舖有某婦在櫃兌換金飾

突有一人飛奔

上前大聲謂婦曰昨日向

爾取錢付會

堅稱無有今忽有洋置

物乎舉手掌

婦類取其洋向外便走

該婦羞痛哭

集目定神呆店中人亦

以底細未明不

便攔阻祇以片刻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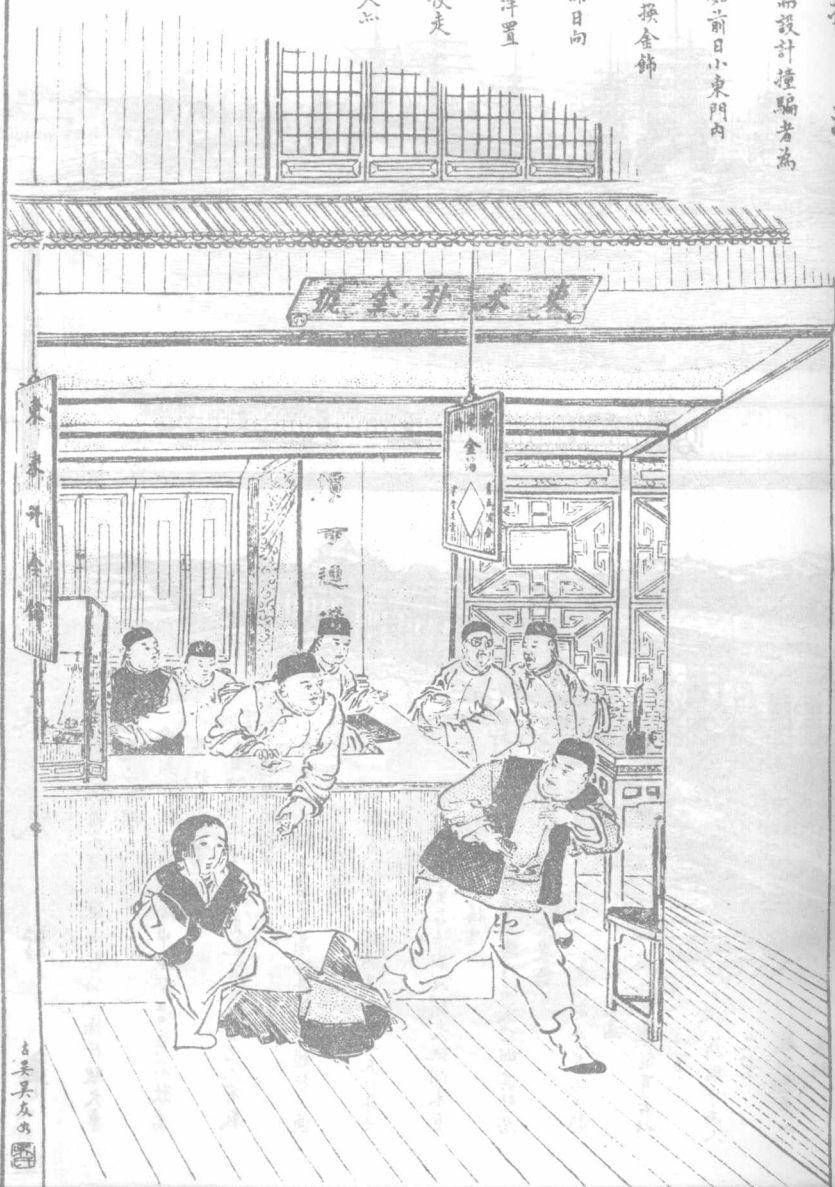
疑及婦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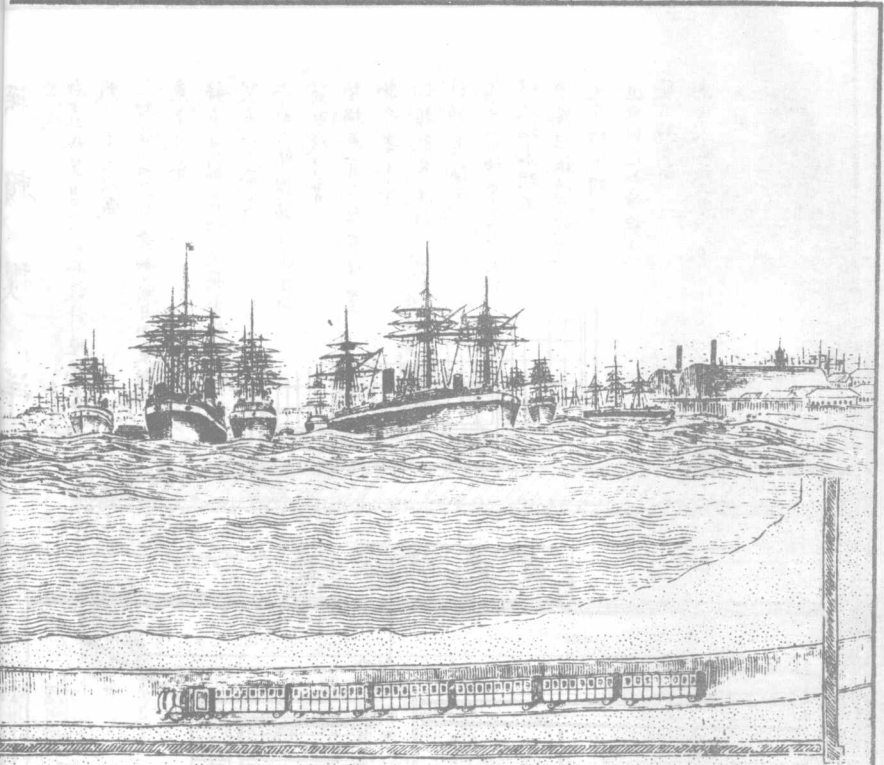
追取則已如黃鶴凌

風不知去向

矣古人云賊有賊智

良然





水底行車

英國在淡爾水河底鑿成鐵路一條行駛火車已見之西圖

畫報即由該報譯登申報聞者莫不歎為奇絕案此事

自始以迄乎終有期也每日在工之人有數也路計英八二

大六尺闊二丈三尺高以其開車經行不過四分鐘時計之

此路當不甚長然為日則有十五六年之久作工則有三千

人之多生吞活剝以闢天地間未有之奇由構思而

創議而興作而成功則其堅忍不畏難

之正確乎其不可拔

難能耳若以此事

為極乎西人之靈

敏而甚其所長則

熱 煮 江 豚

長江數十

里每當

風雨驟至

之時必

有江

豚拍

浮水

而雖不

必全

身皆現

而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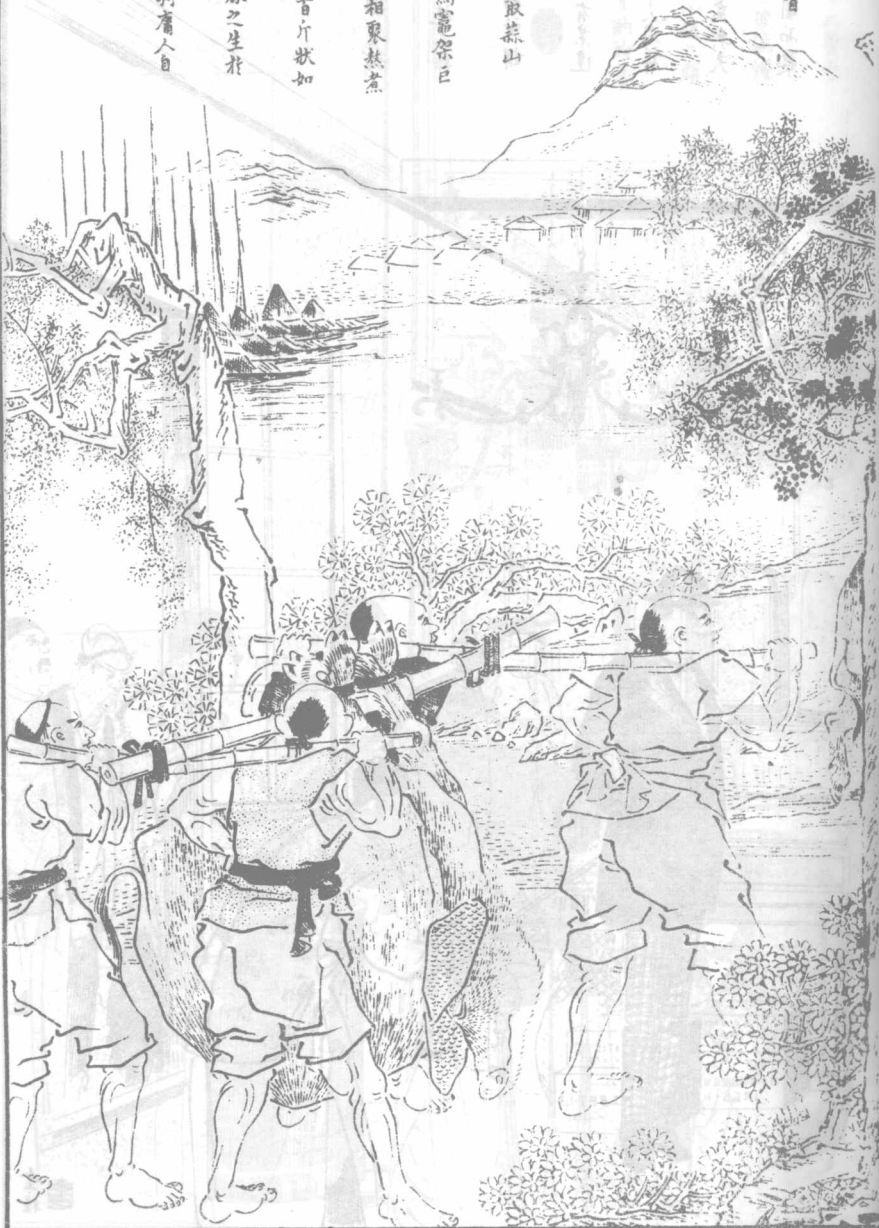
即至去已

其為難

熱大湯江豚者



懼見之
 為不祥恒於船首
 焚香祈
 禱奉之如神明
 然習聞
 江寧所織之緞
 尚不撻
 以江猪之油則其
 色不肥
 則江豚宜可以獵取蒜山
 下有漁
 戶數家掘地而為竈祭巨
 釜其上
 有人經行此處見相象熬煮
 江豚油
 權之每隻約重三百斤狀如
 水牛而
 兩耳生解然則豚之生於
 江者非
 真通於神明也特庸人自
 擾之耳



和氣致祥

本埠購售洋廣雜貨鋪

全享可推

巨擘入其中而粹視之無

鉅細無精

粗目眩而神迷正如所謂

置身凶險

道上應接不暇前有某連

官戾止是

舖議購洋龍舖中人周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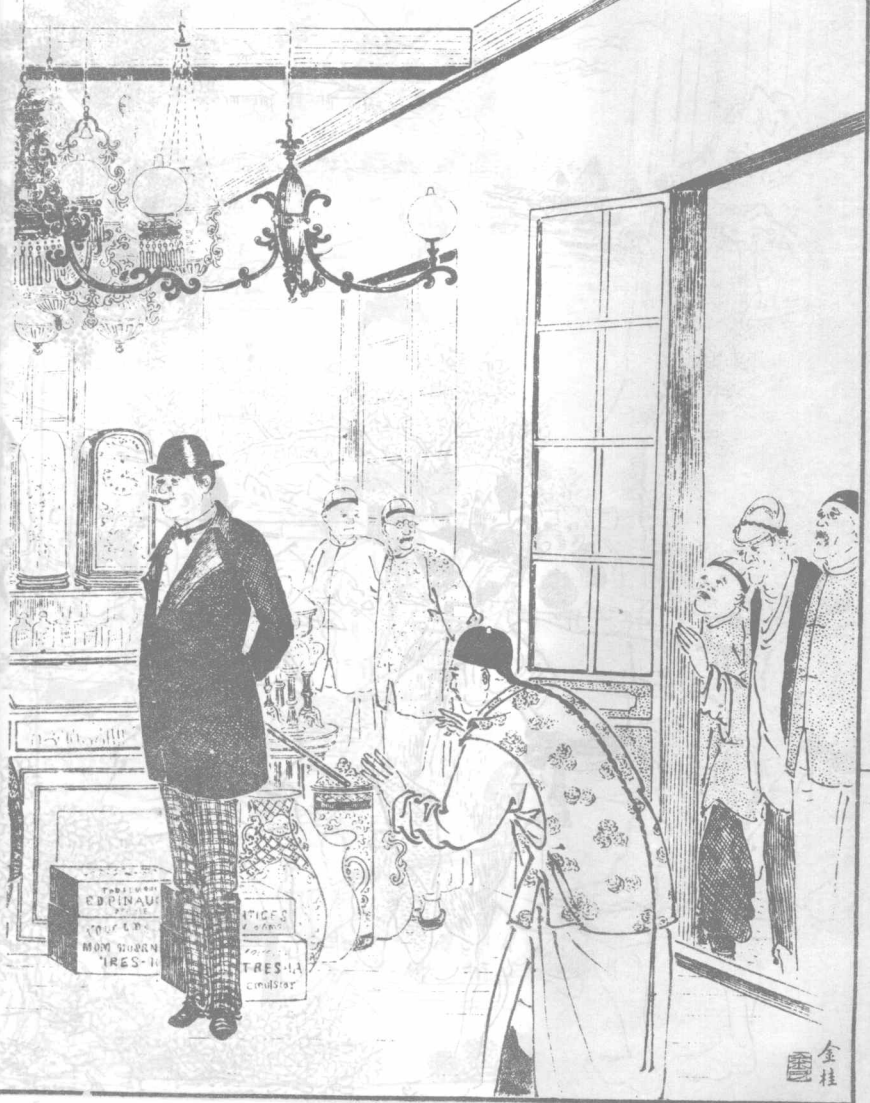
指示極言

靈巧途人經行是處與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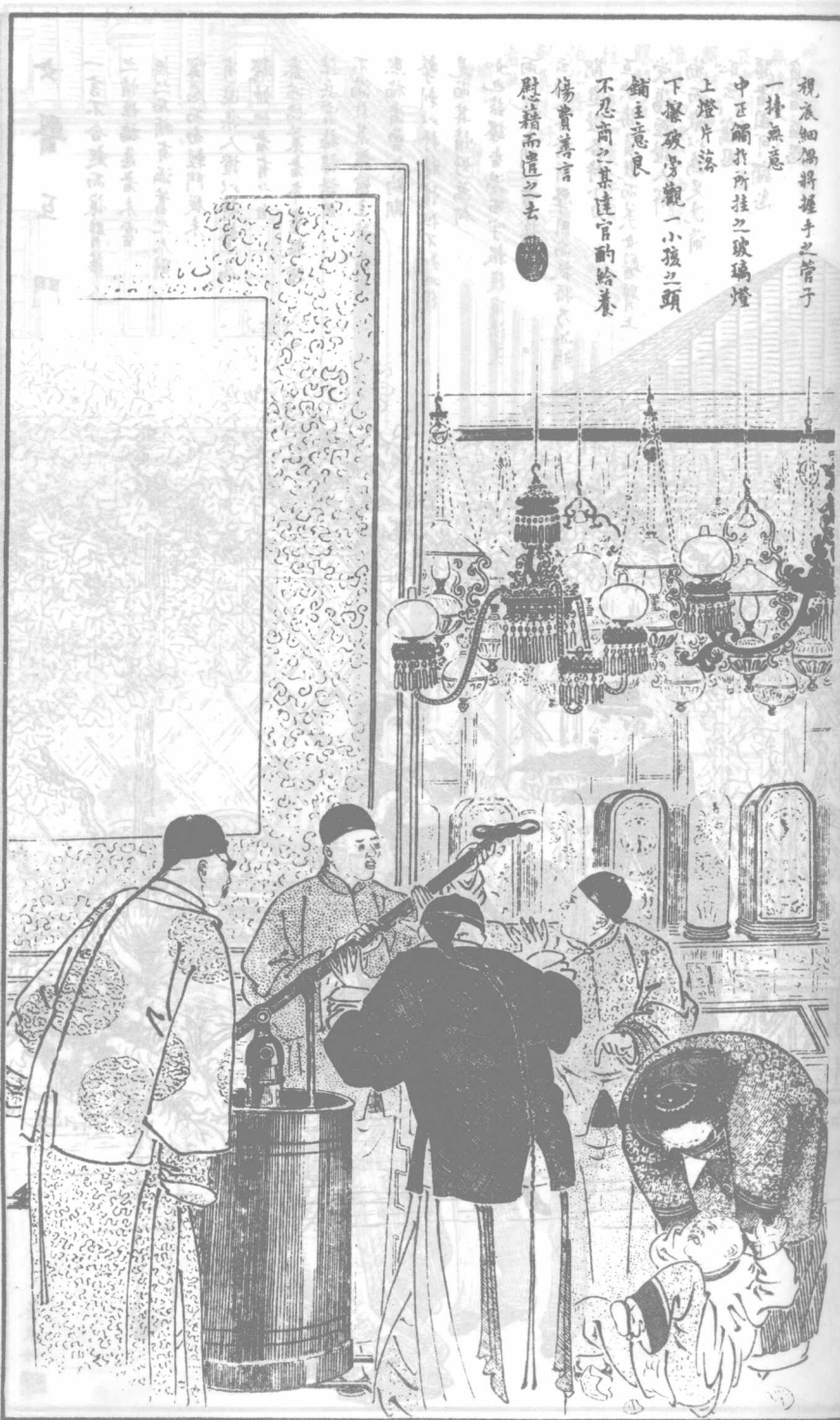
入舖置物

之老少男婦摩圍而聚

觀其官審



視派細偶將握手之管子
 一掛無意
 中正舖於所挂之玻璃燈
 上燈片落
 下擊破旁觀一小孩之頭
 鋪主意良
 不忍前之某達官酌給養
 傷費善言
 慰藉而遣之去



女醫 互鬥

一言不合起而攘臂華人之情性褊急者未嘗

無之而稍有涵蓄之人則

寧忍而勿輕鬥從未

有邀集人證以搏擊為

獲嫌地者有之自

泰西始量者本畫報繪

法兵官福禱諾因

不滿於某報館主筆名羅

熙福者曾亦約期

擊刺以抒積憤但不知此後

見面其情好為何

如也茲譯香港西字報復有法美

兩女醫互鬥一事據

云兩人各誇所學因而執捥乃亦約

期邊證各持小刀

互決勝負既而美女醫醫臂上

受傷經證人解

勸而散以為足洗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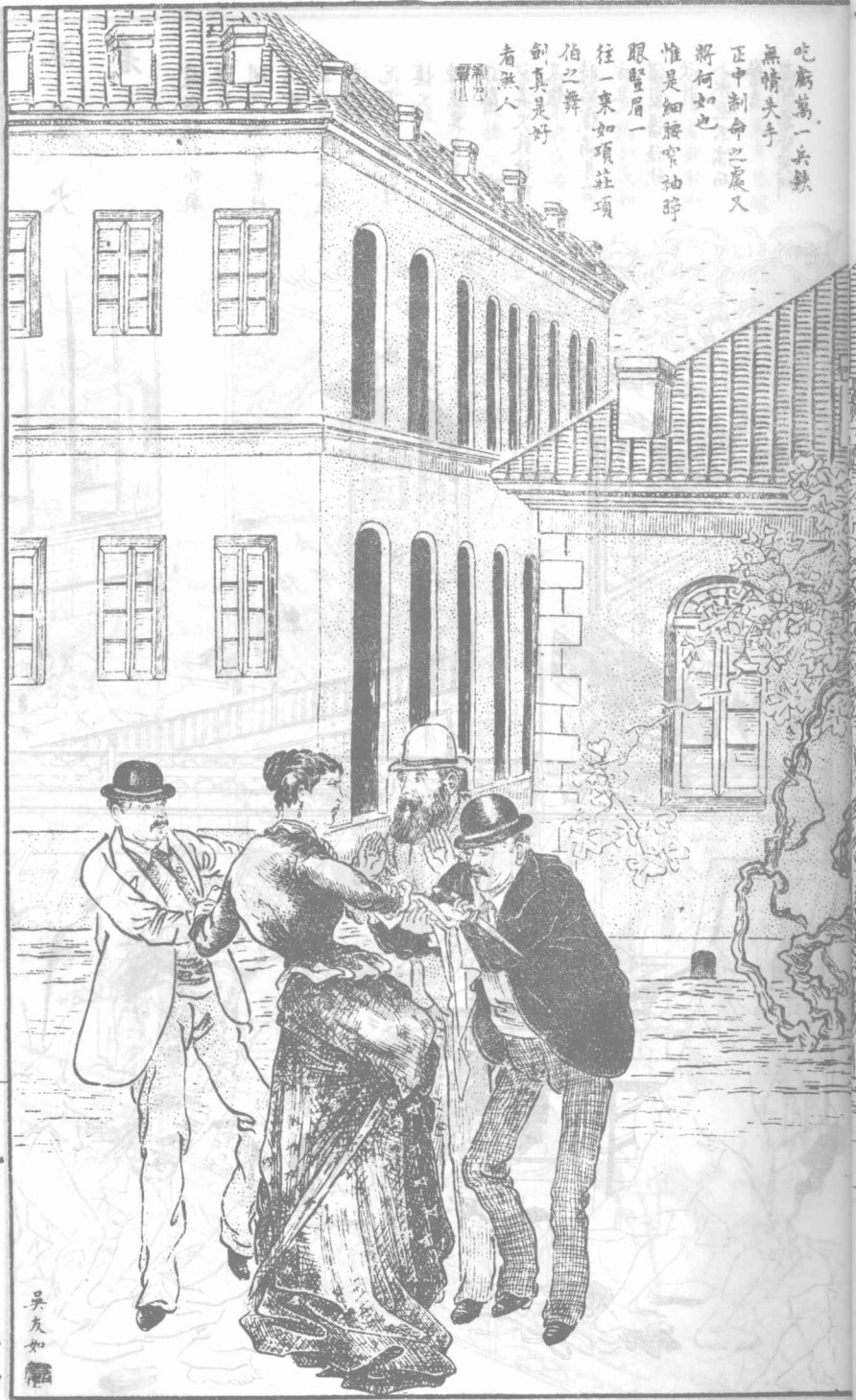
恥云竊思

醫者固可彌怨

負者益怨



吃虧萬一兵缺
 無情夫手
 正中制命之處又
 將何如也
 惟是細腰窄袖時
 眼豎眉一
 往一來如項莊項
 伯之舞
 劍真是好
 者燕人



吳友如

混堂火

著

蘇城關門外南

濠新

開河橋有某姓

浴堂

於前月二十三夜

遭火

死有謂偶不謹

慎火

種係其自遺有

謂鄰

兒弄火致被殃

及雖

時垢膩滴身者

方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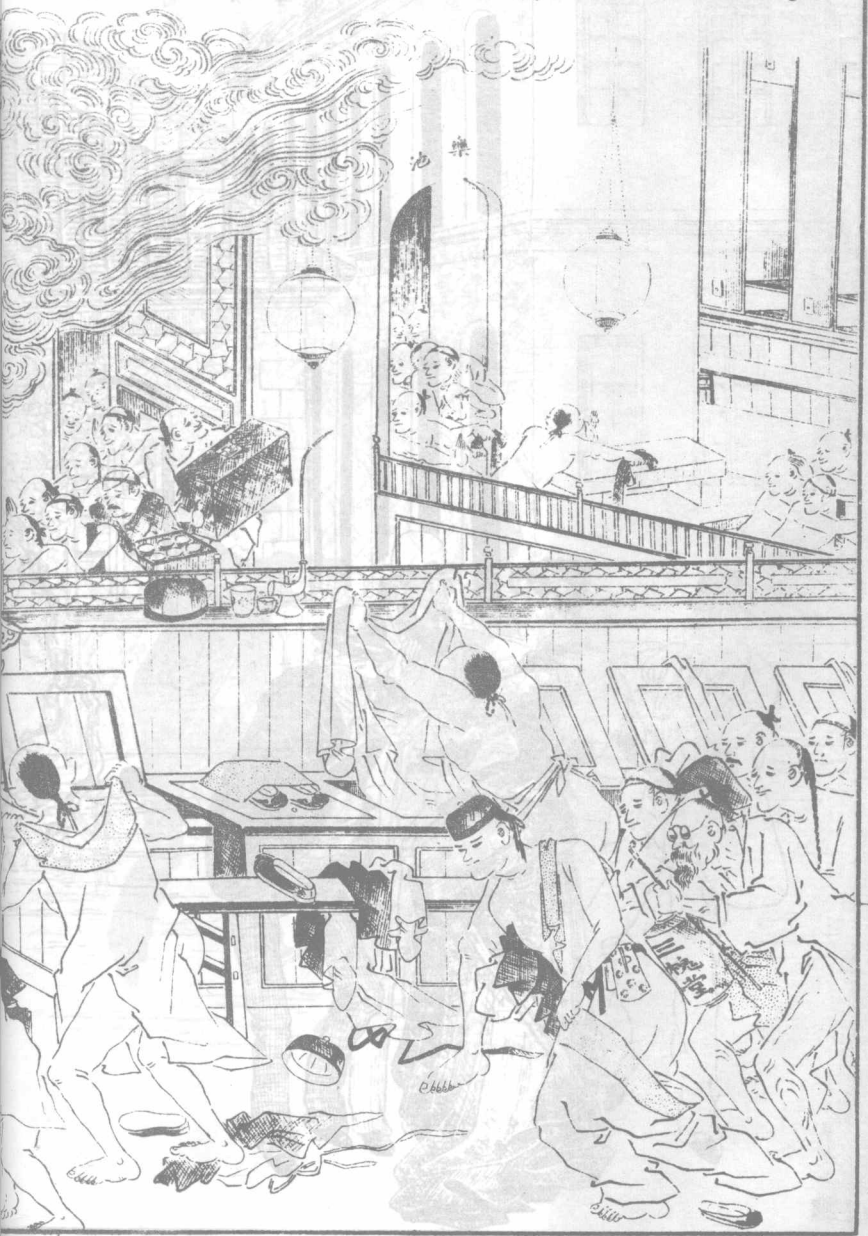
濯磨盪滌欣

吹於

入水之不滿而

警告

忽聞要叩哭門



而出
 淋漓其身瑟縮
 其形
 偃偻者鞠躬如
 躡伏
 者足縮如夜如
 何其
 夜未央庭燈之
 光乃
 公無禱下體
 何哉
 吁嗟乎
 愴張



田英作

強 劫 民 婦

禁點之後

貧無聊賴結充黨以

圖劫

搶其意每

屬於富家貧者可無

慮也

乃近聞江

浦縣新兵營防兵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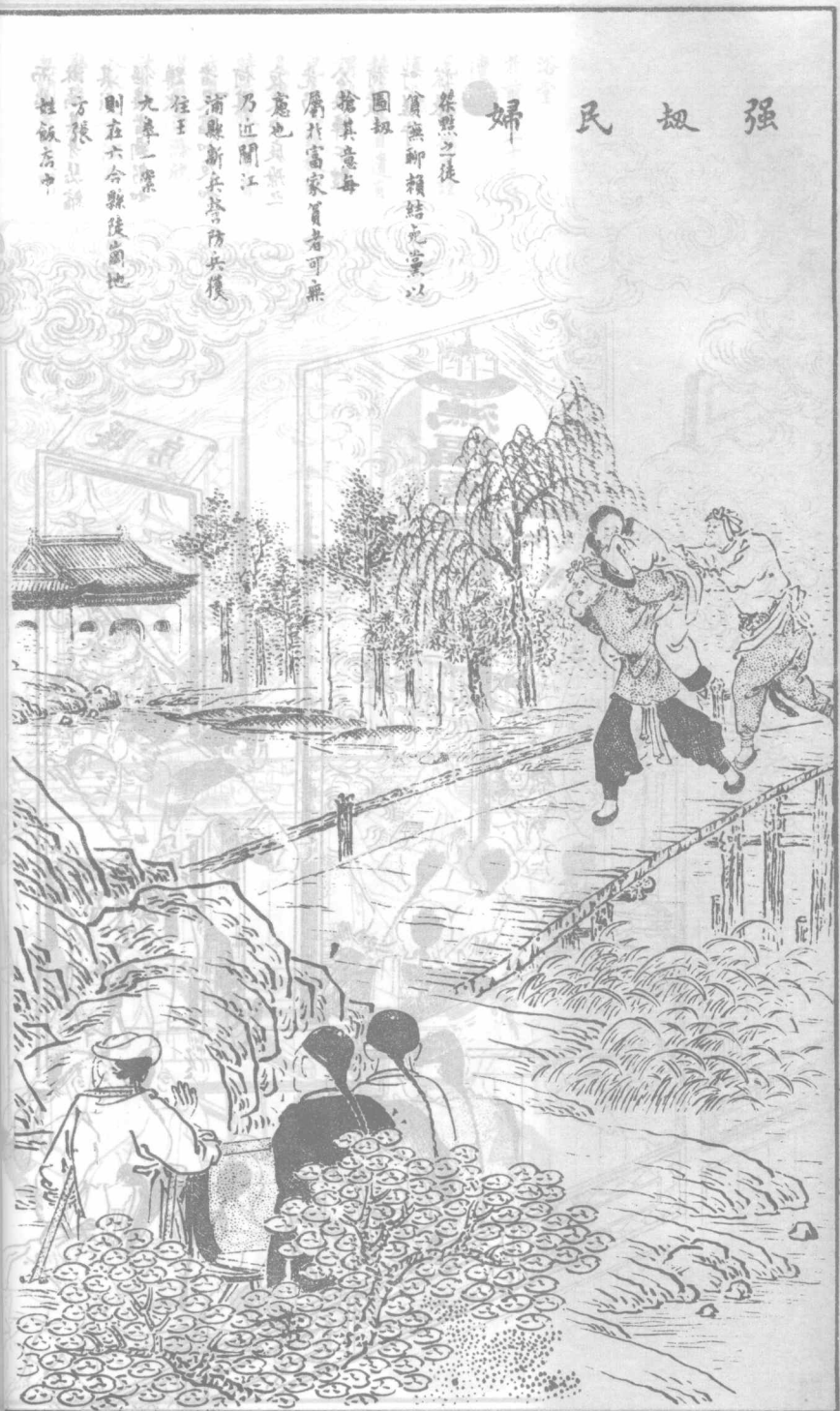
匪狂王

九率一眾

某則在六合縣徒圖地

橫方張

亦姓飯店中



止叔扁居之萬張氏
一口

沿途輸流

背負先行最宿意圖

嫁賣

得錢瓜分

等因時至今日盜之

心益

毒盜之計

益狡美家有年輕

婦女

者其慎諸



吳

胎

又

見



日前

本埠新聞橋之側巡街

中西

捕見有人手攜籬包一只

過捕

委棄於地而遽遁捕燭

之則

一人身猪首之小孩奇

矣今

得揚城燈籠巷某氏婦

一產

而懷胎其一人身而犬首

一則

身首毫無歧異惟首与

足似

犬爪則上真者而又奇者也

不相

謀而適相合倘所謂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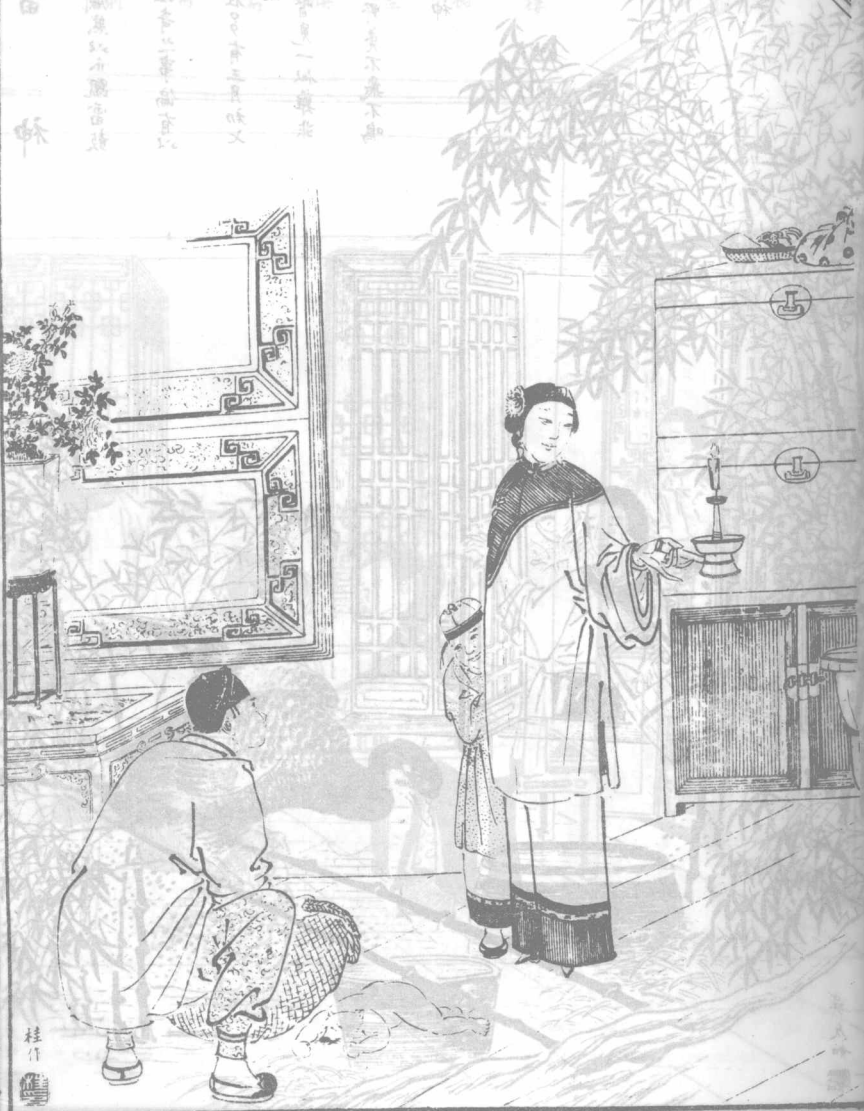
獨而

有獨乎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附 會 雷 神

俗傳雷神難爪龍目朱羽爛然以爪蹴雷鼓
便作霹靂鳴此特小

說家之權定言不足信也顧離奇之事偏有以
使人穿鑿附會倡一

和百輩奉以為真者亦所在多有三月初七
日午後漢皋董家

巷長郡公所對面某姓家瞥見一似雞非
雞似鴨非鴨毛羽爛

爛嘴距銳尖頭面頸項又似野鳥不飛不鳴
不知來自何處時

方烈風雷面故見者皆以雷神
屬之天下

事往往出於流俗人之口
而非

之無可非
辨之者非

無可辨
者此又

類是也



捕鼠談奇

漢口郭家巷有祿糊店：之樓頭為汪姓夫婦所僦居婦一日見一鼠奔走裙幅邊致：作聲不畏人自是日隨之以行即偶至鄰家消遣鼠亦如婢子或先導或後隨無弗俱婦心惡之流鄰人教擒之而果獲張其前漫足而釘之於板未幾婦手足腫痛一如鼠之被釘而為患者是鼠孽耶是果報耶好作佛門語者則又附會給：已



滅火藥水

火之為用也居民不可一日無即不能一日不為備

凡大都會人烟稠密之處一家不慎禍及四鄰縱有

水龍奔赴澆灌倉皇而勢已燎原奏效終難北奏

手又況地處旱乾既少長河又無深井徒手不能為

力有龍興無龍同即以上海一城喻之河道洪塞潮不

時至每一失事動輒數十間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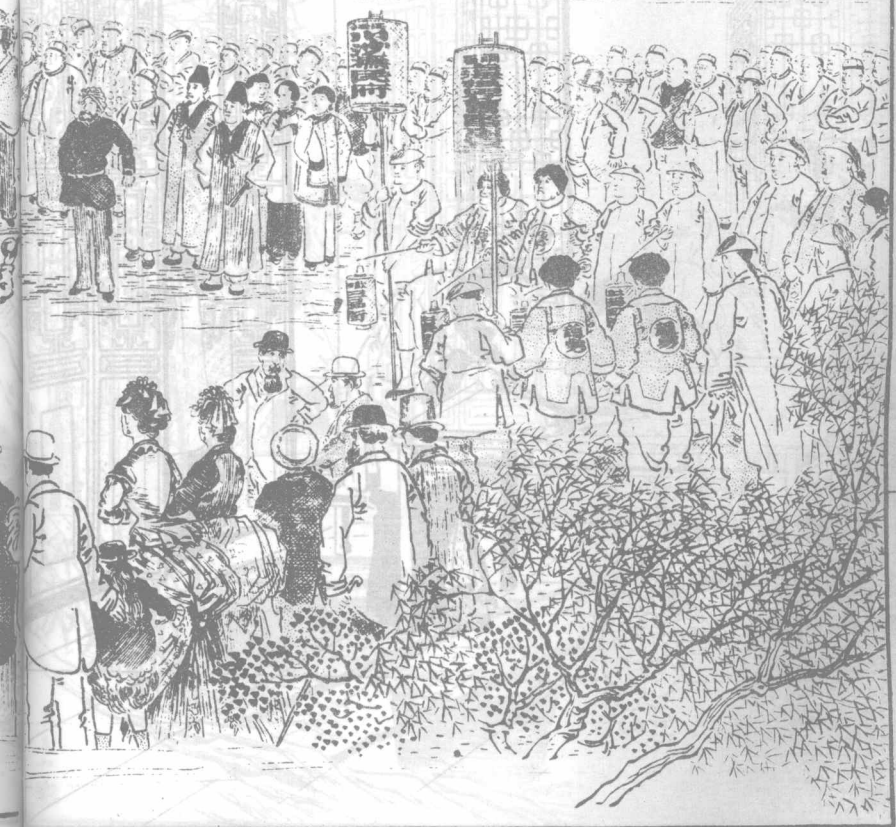
百間不華有心人議設水廠

議通自來水道而屢議

屢梗輒付之無可如何茲得福利公司

之藥水真是神妙無匹演試之日中

西人之與觀者無不同聲噴米



而價值又廉若得居民分
以購儲

預備不測利人利己何幸

如之吾

知必有好善之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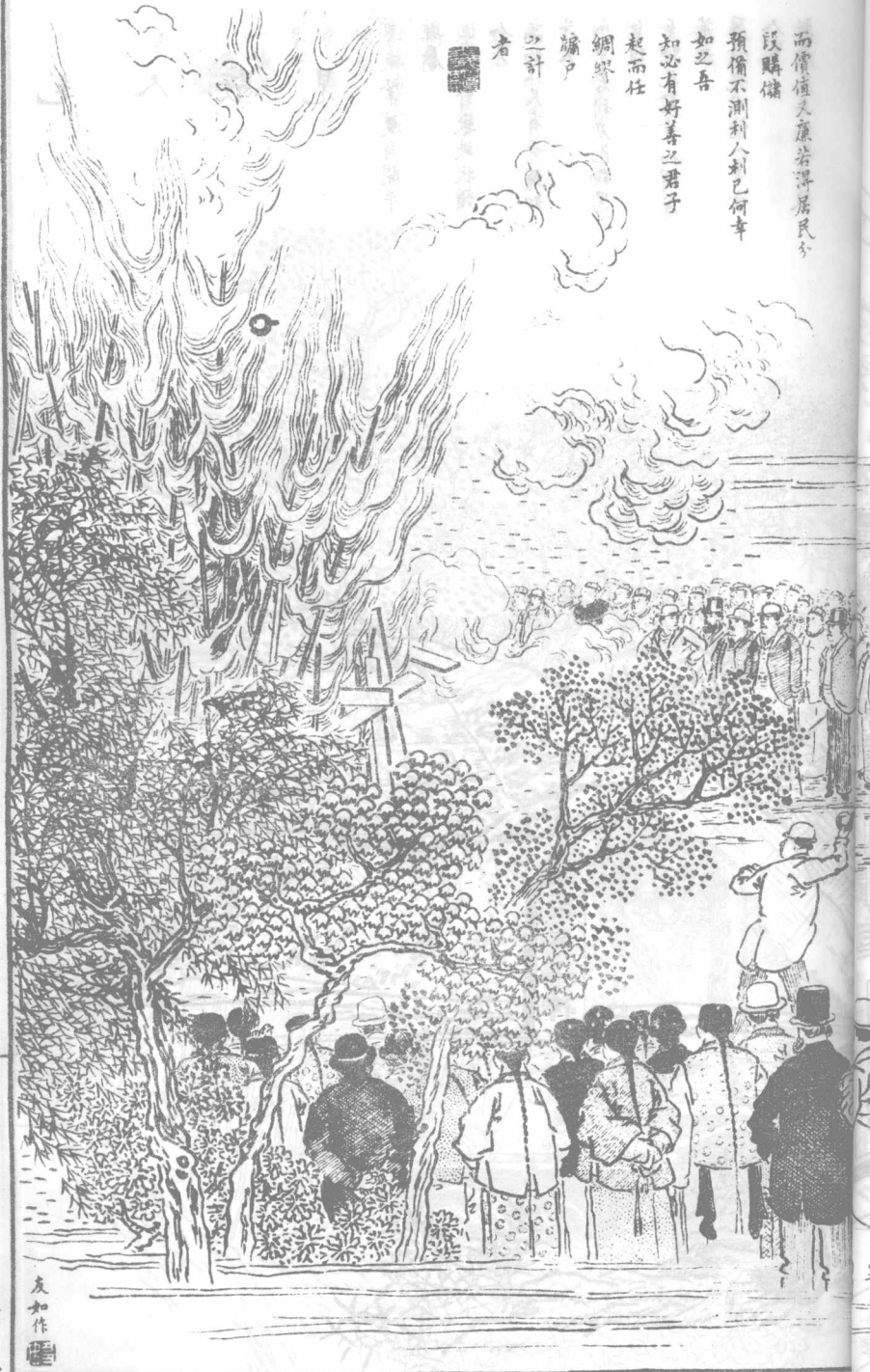
起而任

綢繆

編戶

之計

者



友如作

毛 人 駭 見

粵東肇慶府開平

縣屬

近產一野獸狀類

人身

高約八尺有奇頭如

斗大

小甲若利刀色黝黑

自頂

至踵毛蒙茸如蟬膚

革之

厚糖炮不能入專食

人家

新厝屍具致骸骨

籍鄧野中鄉



馬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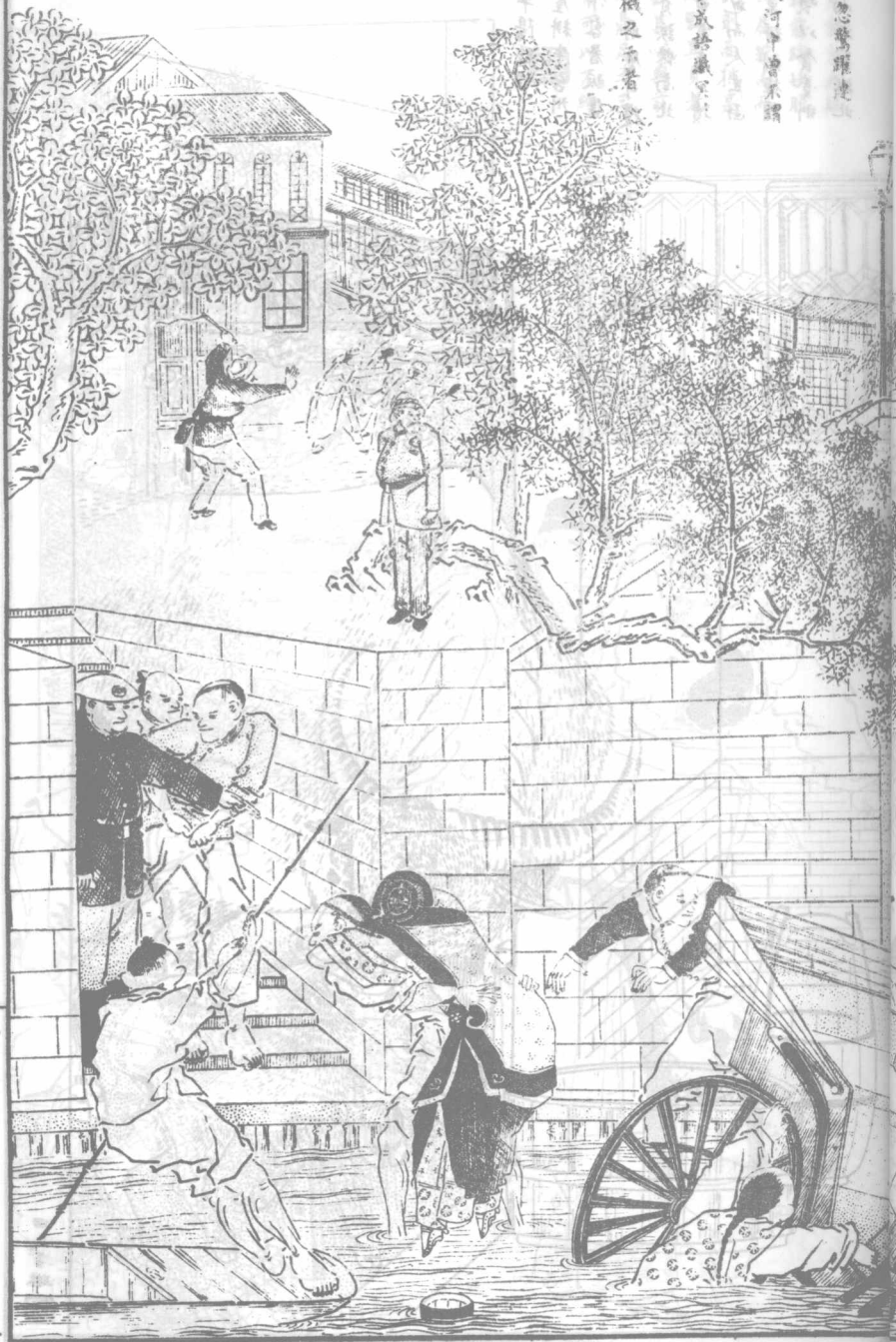
墮河

虹口有橋名白墮當南北之
 街年久欄干剝朽工部
 局飭
 匠另置尚未裝齊
 時則
 泥上方當賽馬之
 期車
 馬往來尤形繁甚
 一日
 有馬車一輛由虹口
 而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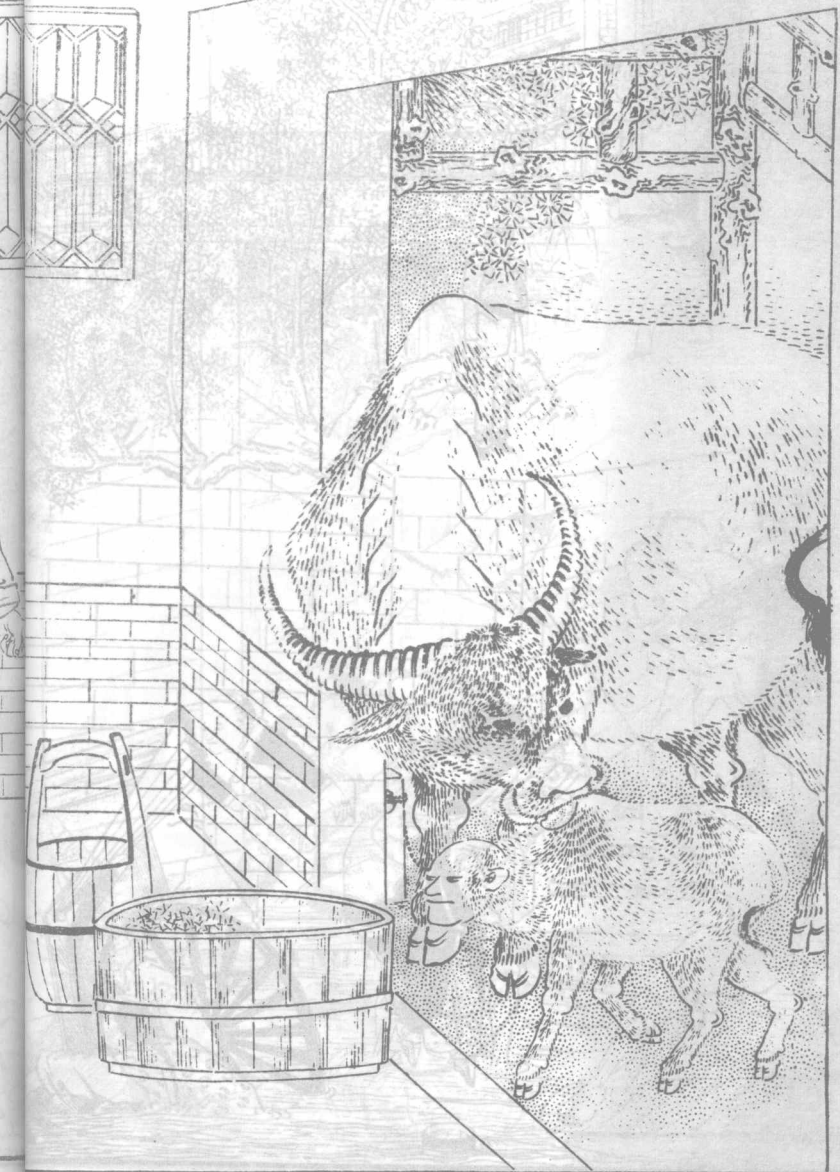
良 獻 面 人

馬至此忽驚躍連
人帶...
車墮入河中曾不謂
昔日...
難檢合或語藏...
中若...
有先機之示者
良可...
異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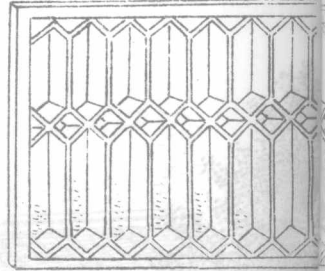


人面犢身

沈者平陽縣下
鄉向產耕牛台州
人之作者販售
於甯波府屬可獲
利前月該縣南北
港葉甲家產一犢
身半也而人其面
飼以草料則掉頭
而去喂以食薑則
鼓腹而游竊雖此



事其為寓言無疑
 然本報前繪妖胎
 二則均屬獸面而
 人身此則面猶是
 人也而獸其身者
 自必獸其心與前
 事恰成鼎足之三
 焉是不可以不繪



瞽 又 見

天下

惟有舜之子而後可以有

瞽瞍之父否

則憤

激之氣蒸成乖戾：不

已乃至戕賊

禍有

不勝言者矣鄧坦有某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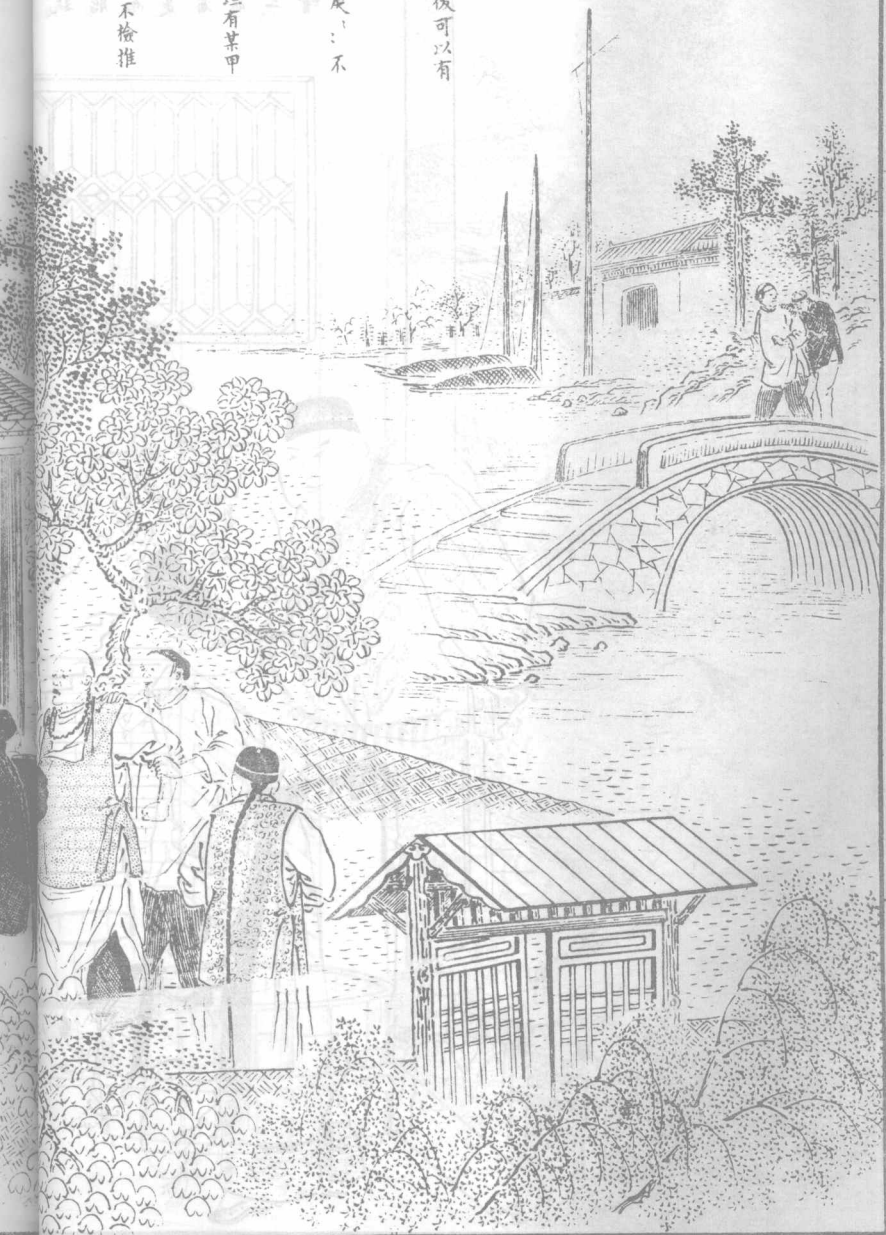
見愛於母而

見惡

於父：以甲行為不檢推

墜江中以速

其死



歸語其妻曰大志與夫逆
命此是老夫

婦自

怨自艾竟夜對泣牛衣中

天方晚聞叩

戶聲

啟而視之乃子也蓋甲經

救生船上救

起得

不死復經善堂送之歸得

骨肉重圓嗚

呼擻
羊子證夫子不許反是以

思則父之於

子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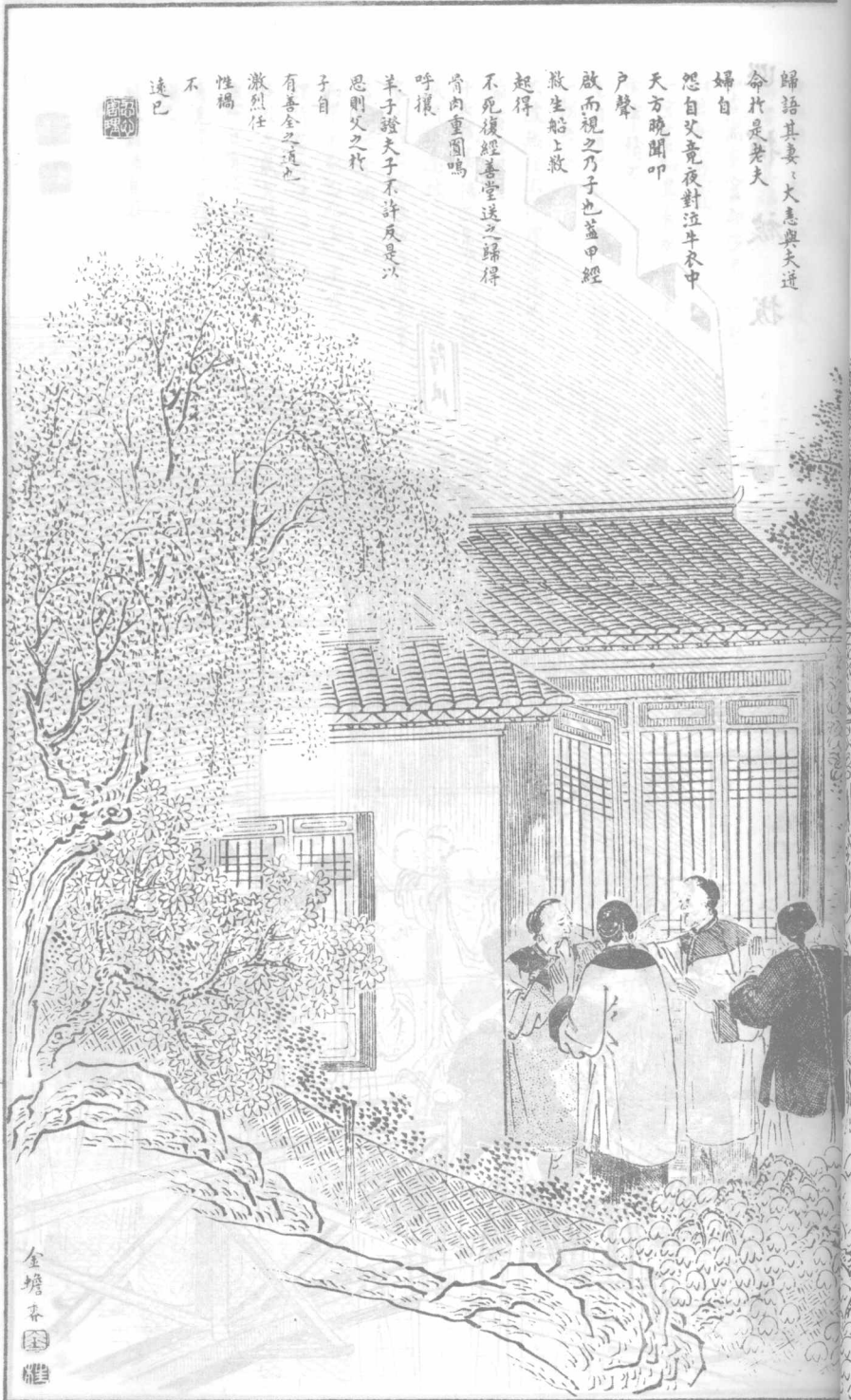
有善全之道也

激烈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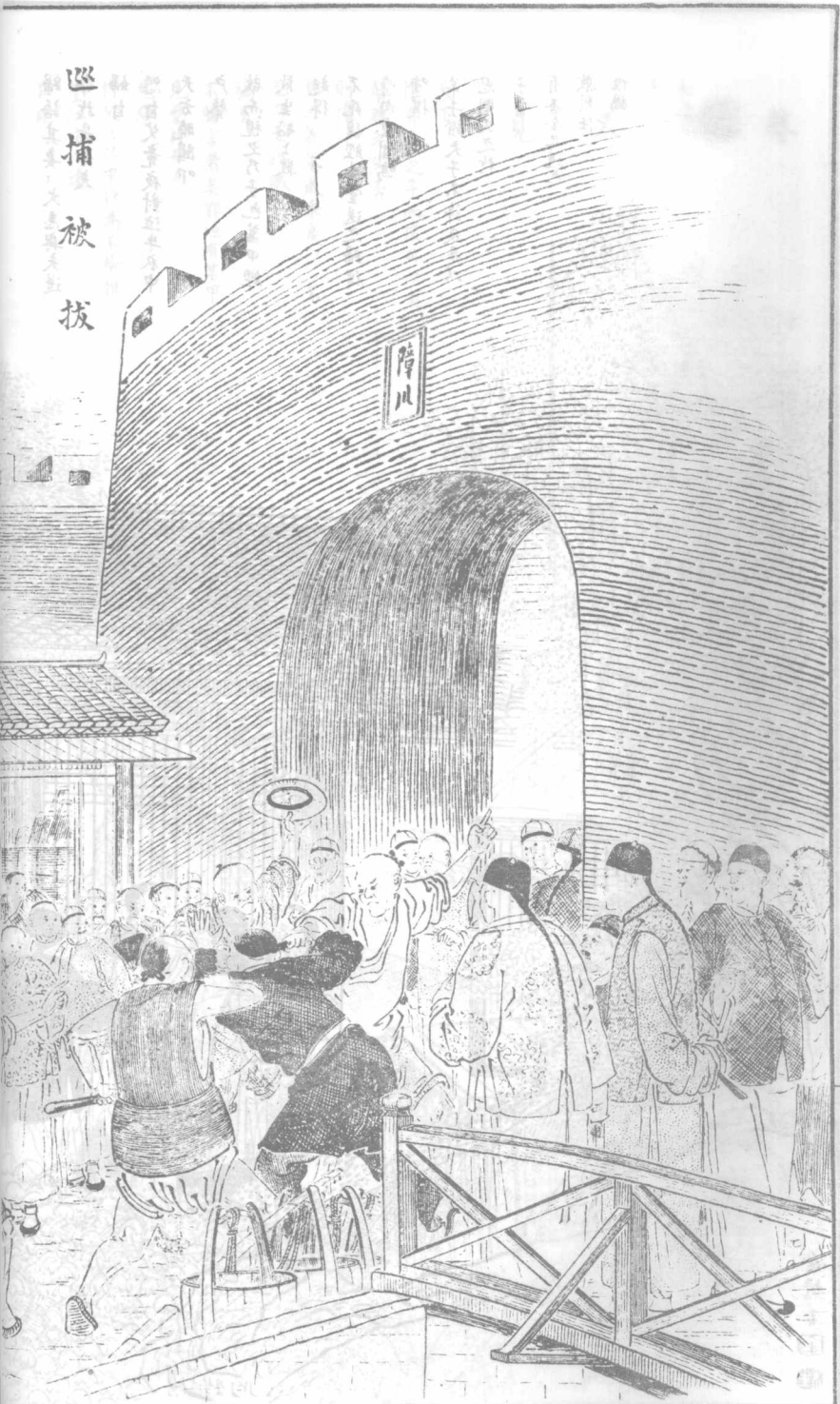
性禍

不

遠已



巡捕被拔



中西捕手較水經任差嚴人
弱者地其攝

聖心而氣宜即強者亦難忍
以首高不敵數

一官並知其者所禁也夫天
下實積於之

至自有其間然露以款巨影
一朝者原野入野十餘年天

不改無往不復理勢使然也
前有法界三

千七號華捕巡至與此門外
城河法忍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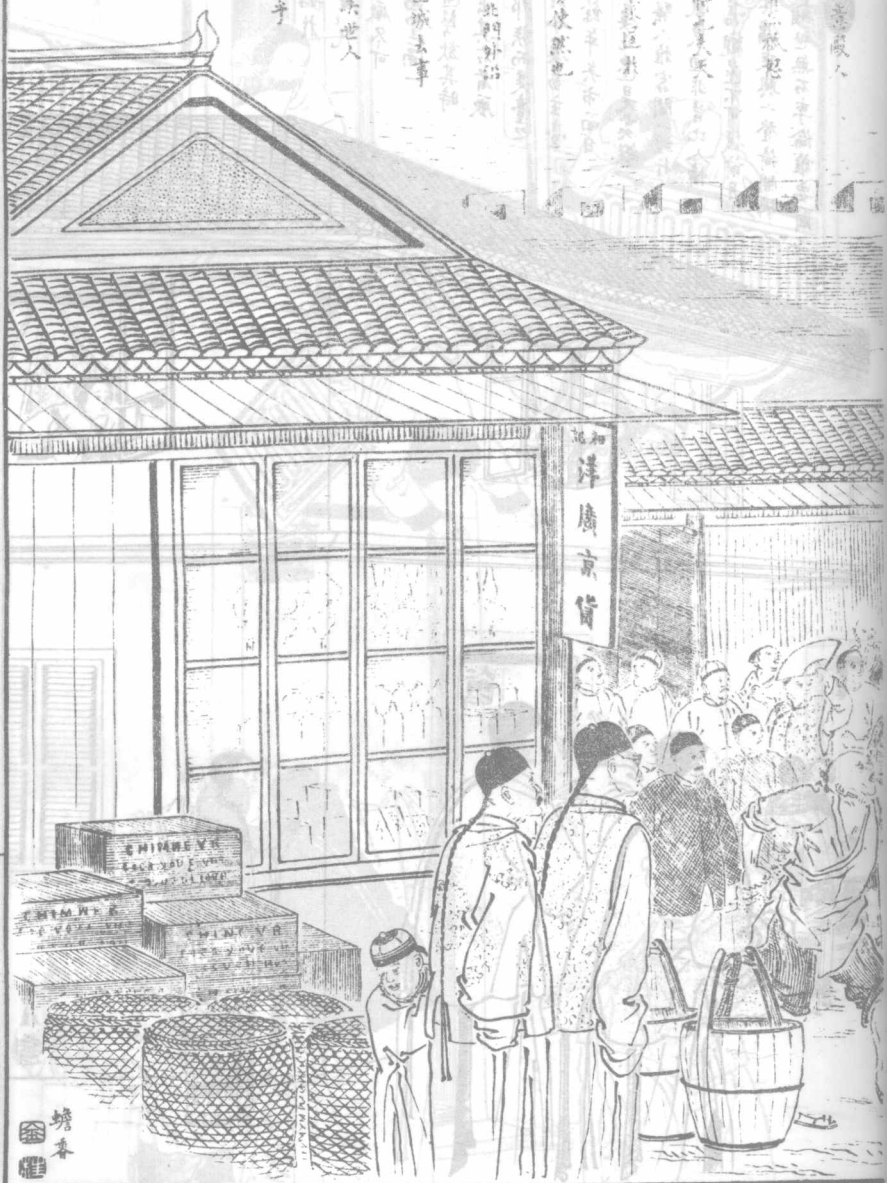
多人板橋吊橋担進城去事
後雖經會辦

而眼前新已吃名其世人
謂持勢者為

孤假充威夫曰假明乎
非所自有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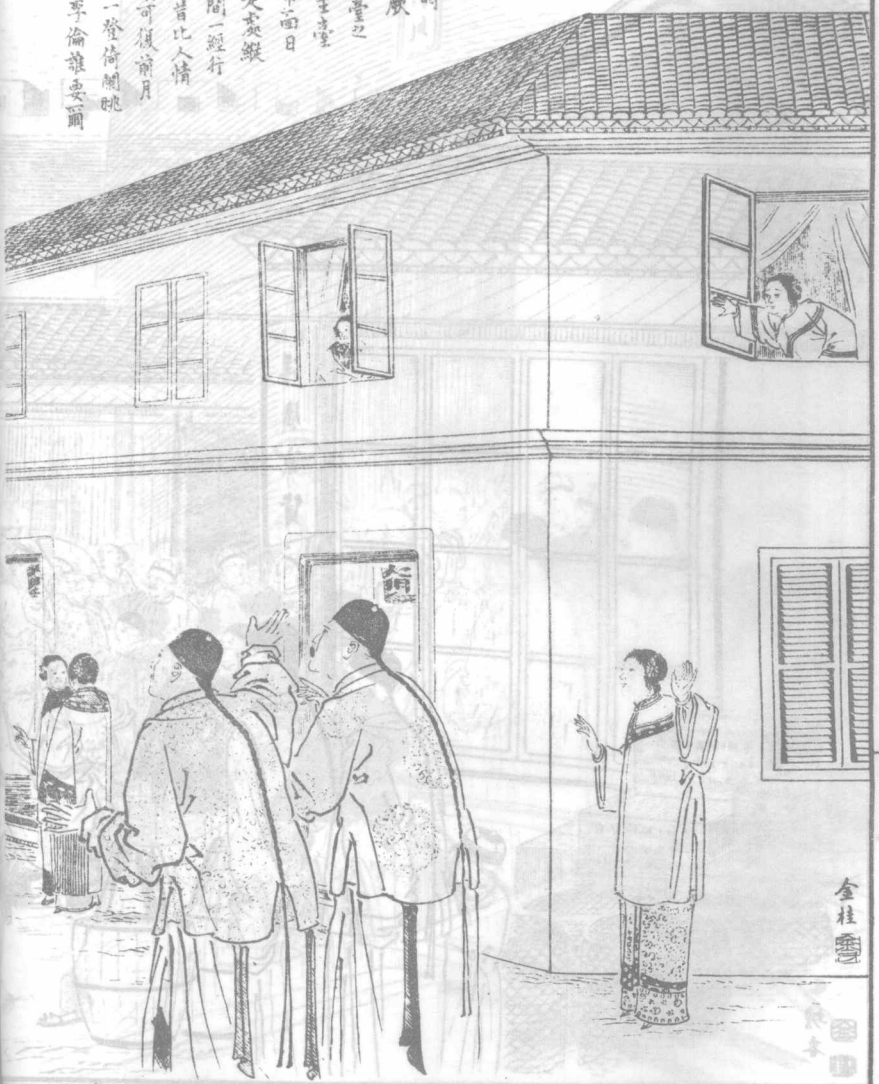
有見匿之一日該
捕之

被該捕自取
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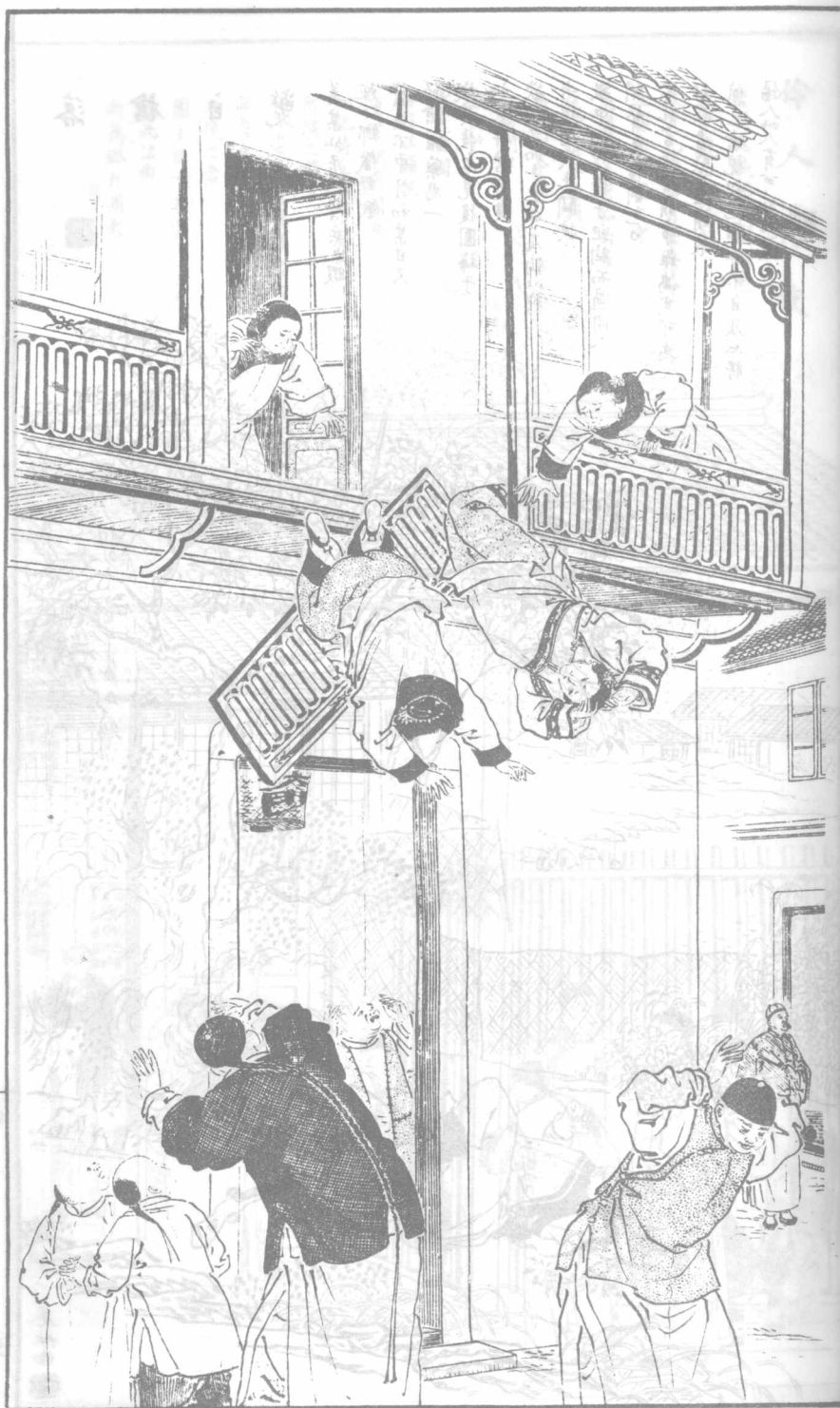
妓女墜樓

滬北茶寮之華美始於同治初年之麗水堂。凡三層面街臨河極軒廠冬可以負曝夏可以乘涼西望隔一弄皆妓館院闊可通琴歌其時茶寮生意之盛無有出其右者厥後省垣復避地者復邦族而是臺之生意亦稍就衰臣於今屢易主臺之廣三為二者且十餘年矣市面日北商妓館之上等者亦屢北遷是矣縱有姊妹花向人招颺而騷人雅客間一經行若將流已望然去之氣象固非昔比人情與為轉移而是臺之高麗遂不可復前月下自有長仙堂妓情其備樂興一登倚闌眺遠閣木中斷人與俱顛世無石季倫誰要爾秋綠珠故事



金桂雲

庚五



落槍自斃

姜某仙居人營兵也暇
輒下鄉獵野獸

發無不中月初某日又

浴槍灌藥思一

試其技忽見後園梅子

初綻鮮碧可愛

欲摘之而手不可及鉤以槍

尖槍忽失手闖拔

激中銅帽槍子迎胸而過同人

聞聲集視則已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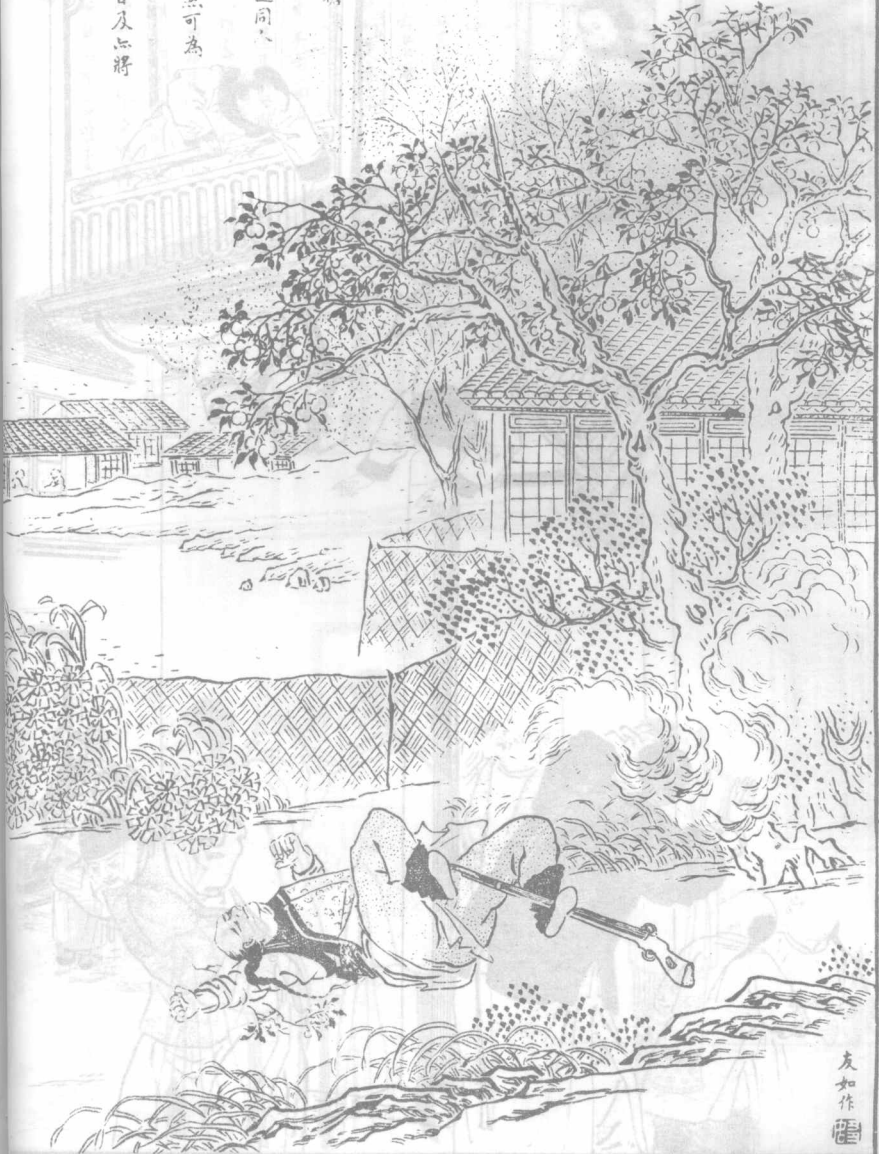
不能言說者謂事雖偶然可為

好殺者敗德謂裝

藏之槍視如兒戲即不自及亦將

傷人此人有可死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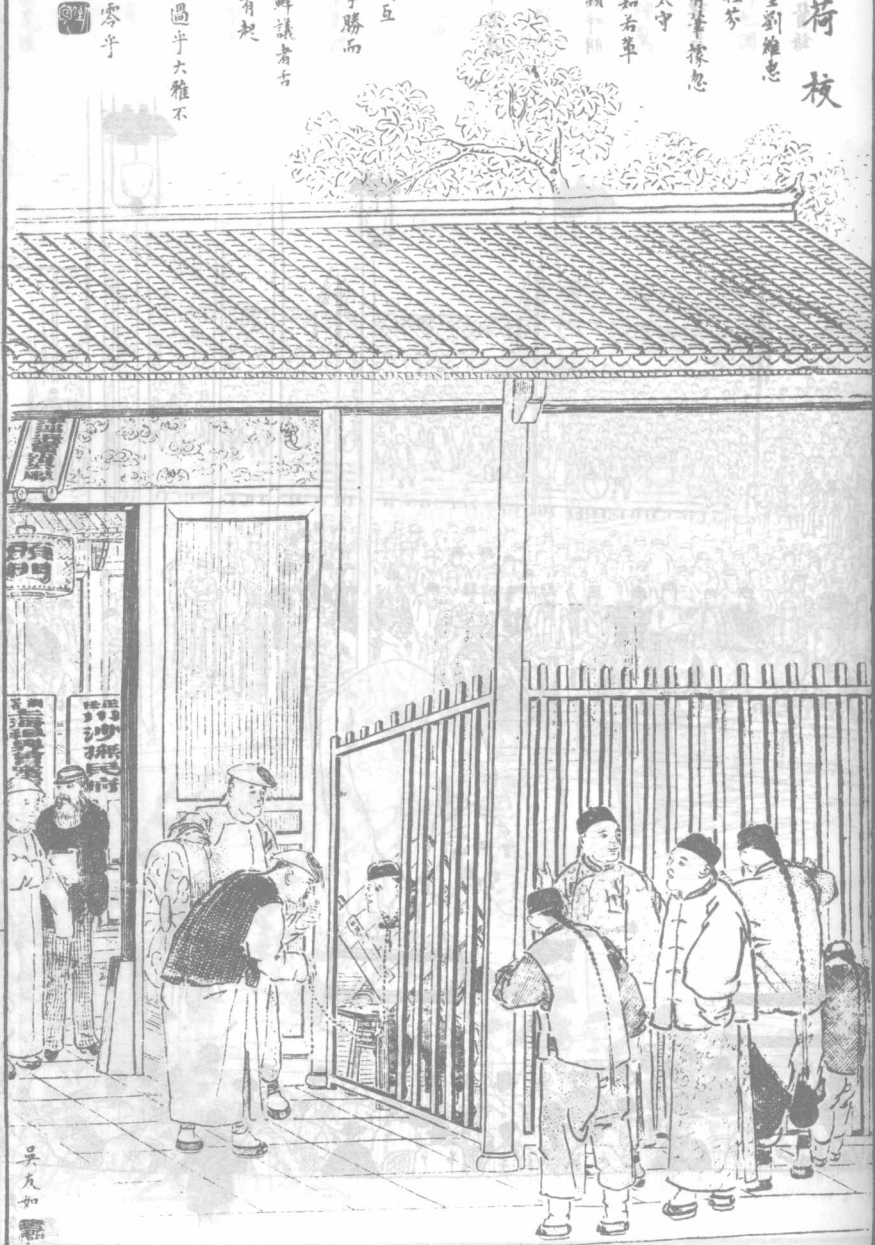
巖



友如作

伶人荷枝

老丹桂戲園主劉維忠
 稟究戲子汪桂芬
 收愛色銀立有筆據忽
 又委身別家太守
 康淳實情深如若輩
 狡滑情與誑賴
 無異判令荷
 枝頭門以
 做夫也
 事之曲圖
 曲在汪願換
 重賞開戲園互
 相把持互相爭勝而
 所演之戲半
 以淫盜為新鮮謀者古
 敵唇焦不聞有起
 而挽之者
 園主詎遂無過乎大雅不
 作此法曲之
 所為終非潤零乎



吳友如

西

戲

重

東

車尼

利馬戲至

申自四月十九夜

開演

以迄於今

觀者引頸而呼朋

談者

眉飛而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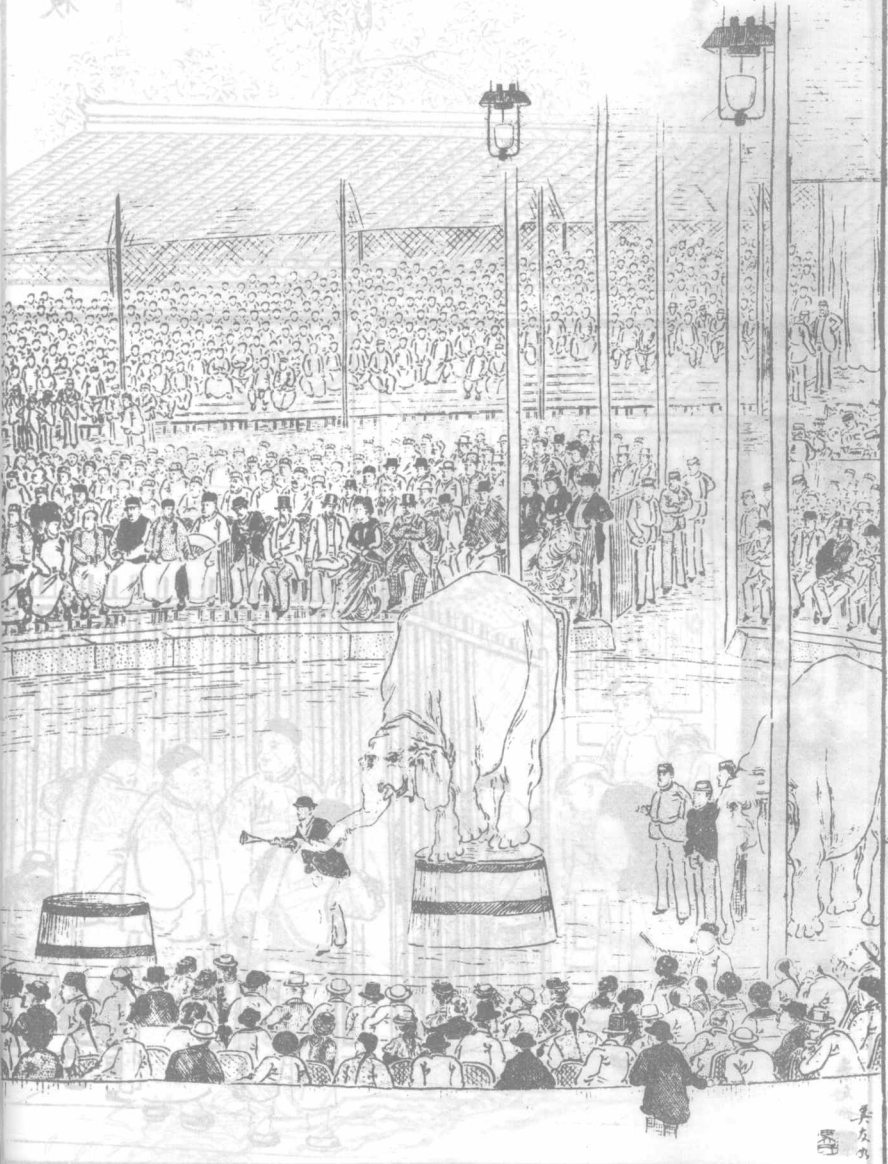
舞其所演種石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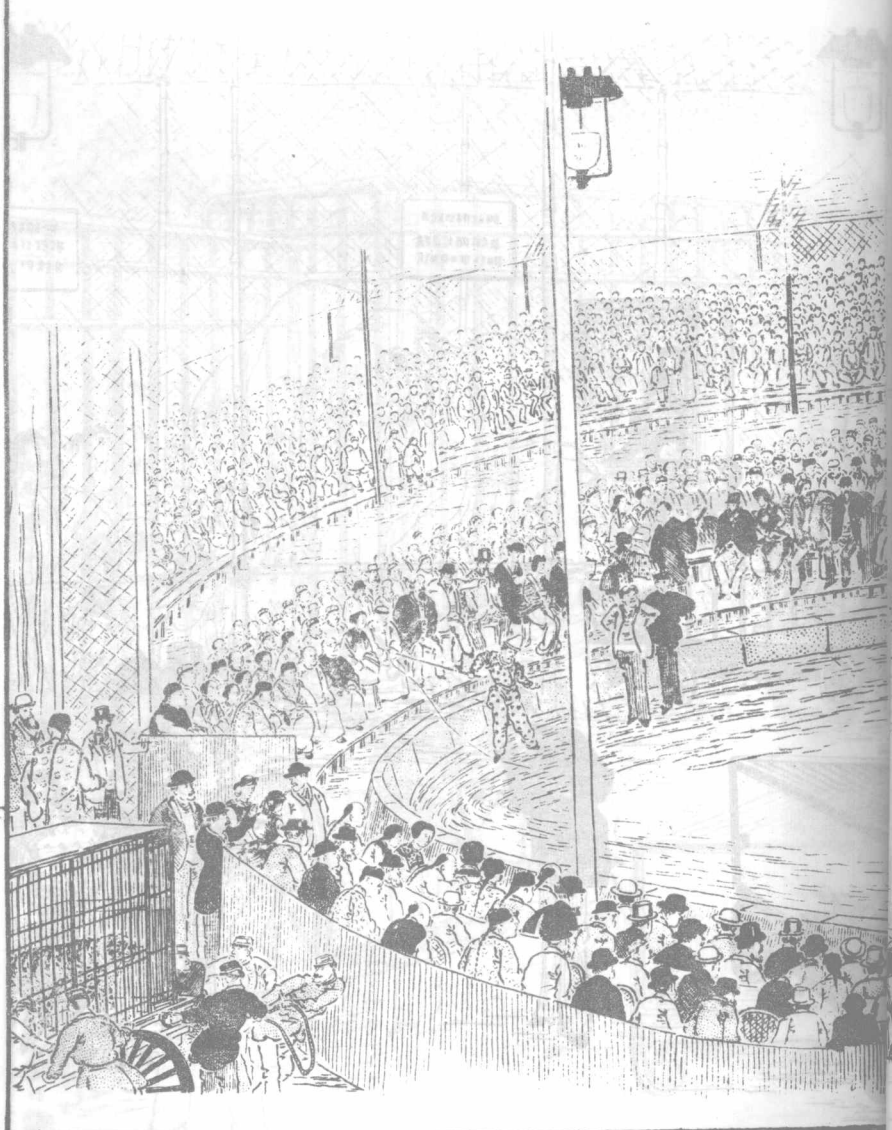
埠日報已

詳言之不必贅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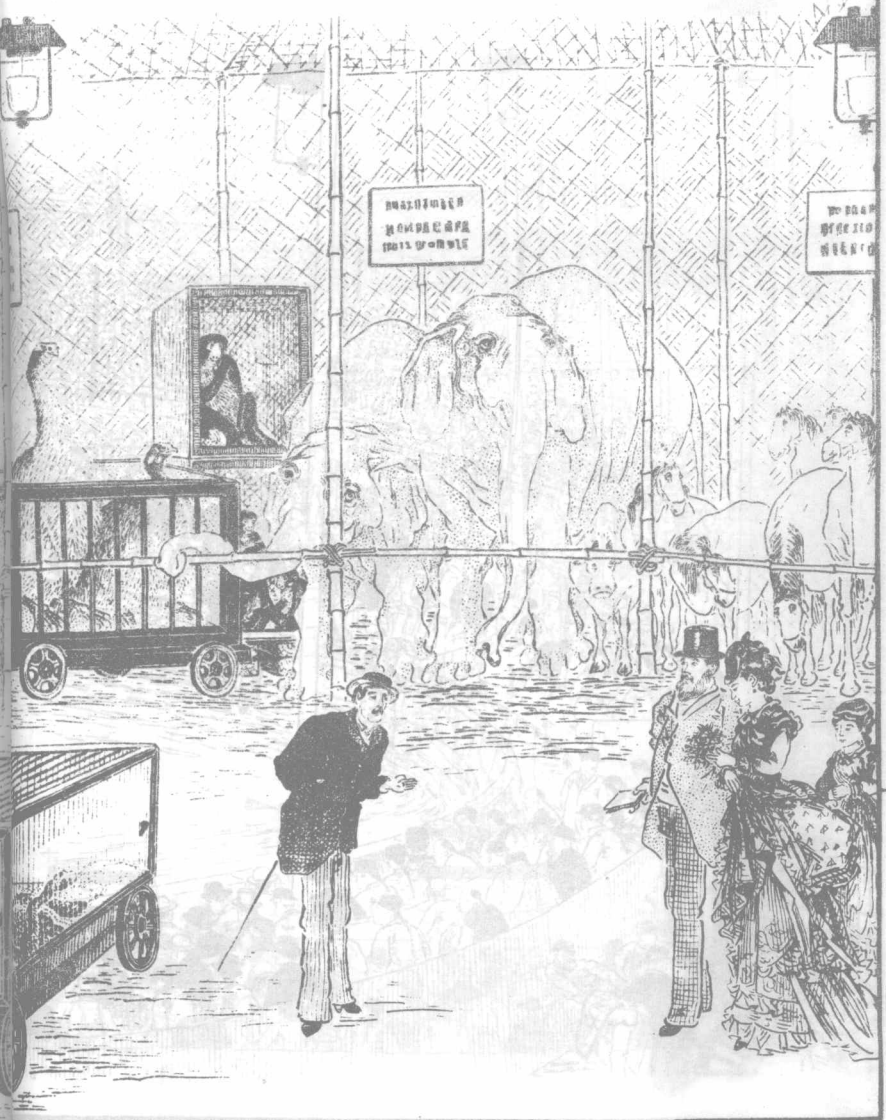
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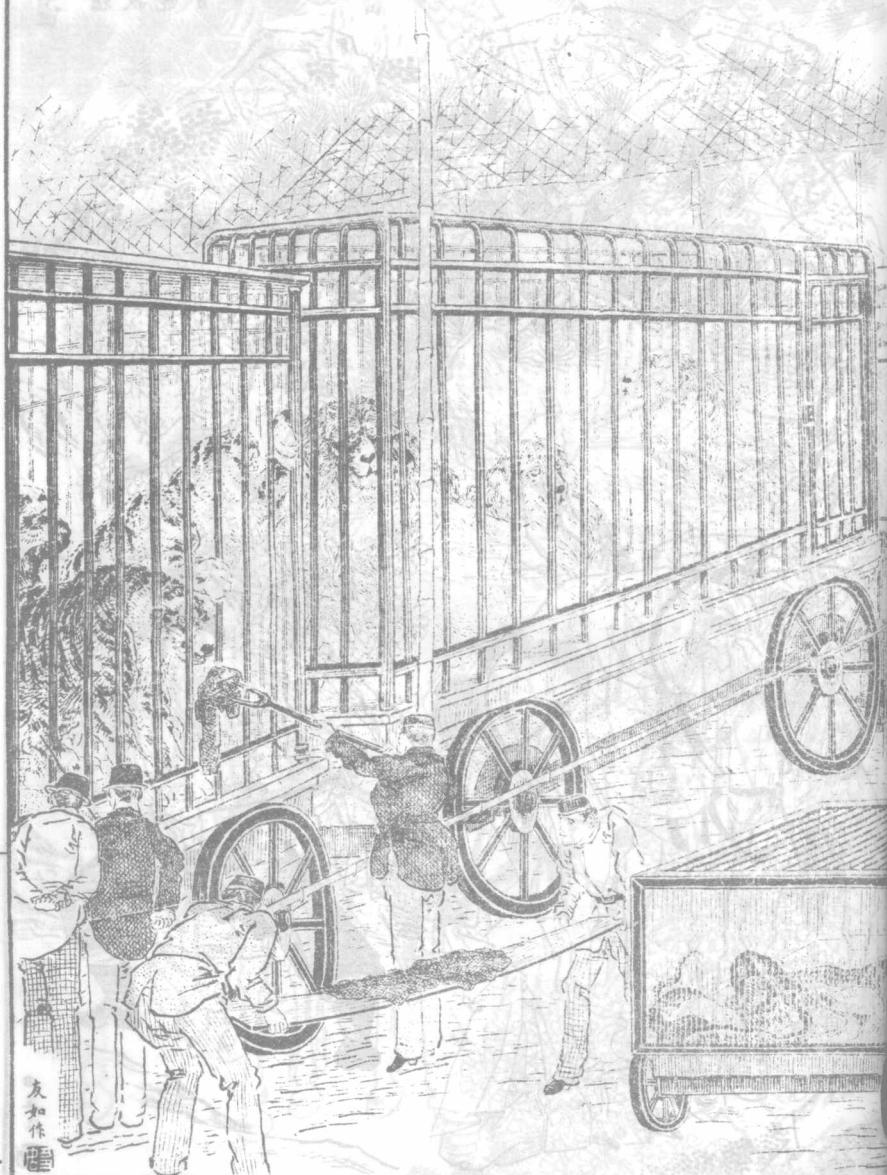
顧是
 戲有正劇
 有離劇馳馬也調
 柳也
 搏虎也令
 人心悸令人神驚
 是謂
 正劇翻損
 也鑽圈也擲帽也
 走索
 如三上吊
 谷把如兩頭人中
 入同
 聲曰奇西
 入擊掌為樂是謂
 雜劇
 若夫體攤
 腫而步滿履屨然
 自大
 其蠢無比
 者象也然而鼻之
 為用
 能吹銅角
 能韻胡笙其見性



靈彌
 形奇幻此
 外如鳥首而羊身
 半首
 而駝負馴
 犬與蟒與狸、刻
 雖未
 竟其所長
 去致花樣翻新習
 詩異
 日必非護
 而不作祇給游人
 靜觀
 也總之令
 羽族毛族鱗族龜
 天下
 至猛至惡
 之物皆能平其凶
 斂濟
 厭宜機以
 就我範圍而數人
 舞蹈
 車若亦入傑
 矣乎



此圖為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所製之鐵籠車，其構造堅固，能容納多人，且可裝載貨物。此種車輛在當時極為普遍，為運輸之重要工具。圖中可見數人正操作此車，其輪軸與馬具均極精巧。此種車輛之發明，實為交通事業之一大進步。



友和作

獵戶除盜

遵化陳姓善用火槍
 遐邇無不知其名有叔
 姓二人技尤精取獐鹿
 於百步外無弗中一日
 有貴介危人踵門市
 鹿脯無以應遂借姓
 登山獵取時則于燕
 春書新綠成茵起起
 一虎正假發槍忽聞山
 沒音女子啜泣聲求
 鏡聲陳從林際速望
 之見有馬賊七八人
 一少婦一賊露
 白刃飯婦頭逼陳
 和水行將強污陳
 語其姓曰我輩賊
 無慈悲心但見強
 暴橫行無禮而不一
 援手非大丈夫也碎
 然一響一賊應聲
 倒草賊驚而噪姓
 又連三入斃一賊



出林大呼曰鼠
 輩焉敢無禮
 放汝行百五十
 步莫望生
 賊懼狀地
 乞哀就縛
 而送之官
 嗚呼二陳
 人傑也是
 可傳也惜
 不詳其
 名耳



開漕懲辦

有隱憂

道人於二月間經丹徒

縣屬之

辛豐鎮見有一舟泊河

于中坐

二三人老衣楮衣手足

釘鞭撻

訊之知為上年鎮江關

漕案中

之江某據云上年鎮屬

因灾歉

收各屬新、舊報江某稟請縣署

飭定劃

一灾歉分數而適中漕總之所

於是漕



總以拿人激眾怒以求起激官怒
而開漕

之勢廣而江某之罪坐而漕總仍

得行其

高下其手之故智借憶曾文正公

總制兩

江其時大難甫平瘡痍殊甚

江南始

准減賦而開漕之始其除令

策無人

變種外端一律徵收獻策者

謂地之

策熟不能無差等即升科不能

無區別

文正姚宥答之曰此事細思之終

覺不妥

嗚呼以文正之才之學豈不知熟

與策之

未能一律而其不能不歸一律者

甚深知

以策作熟以熟作策之為弊滋

六也滑

文之滑早在文正洞鑿中矣



手 足 為 難

吳郡

某公子自幼性情

便乖

庚戌力絕人驅馳

必報

諺之者故歸之曰

將軍

將軍籍父產有田十

畝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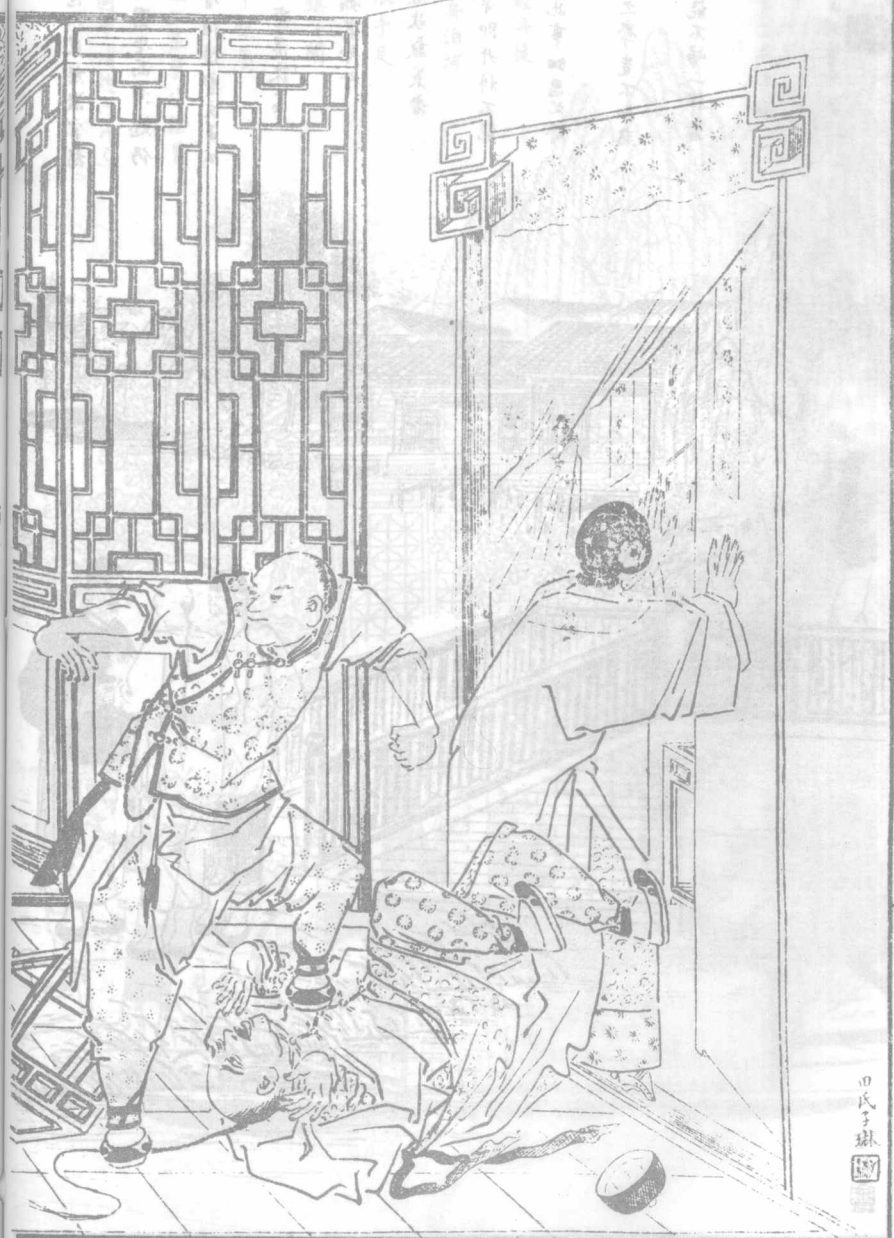
之入賤之出主之者為

具異

母兄將軍但向取息

錢千

餘千而祖遺之公產



一宗不
 與焉乃兄有表才道
 一鄰十
 金齋而無其能上年
 負八數
 萬金變產償之且不
 足四月
 初旬將軍欲於公款
 中抽提
 洋若干圓以為己有
 迫兄
 無以應遽以老奉奉
 敬兄畏
 其無力又不敵跪而
 求款遣
 人通信其母冀解圍
 其母至
 斥之將軍以為羞也
 遷怒其
 母亦傷於是族人俱
 不平公
 議吳呈於吳署以達
 將軍



將軍不武

倫帝之地風化所基
 縮紳之家尤
 為齊民所觀也
 得星後訪是
 拘將軍將軍遂不出
 星授守三日
 上黨之邑不得已遠避
 到葉兄與母
 先在儼然兩道對臂
 情善為明府
 畧語數語命在右去
 其冠將詳革
 功名將軍始大懼崩
 負若不及涕
 泗交流自陳悔過邑
 尊轉問兄



仍以嚴辨請色尊以
 正言駁斥之
 嗟乎天官大夫之第
 煌赫何如乃
 翁作古未久所謂骨
 肉猶未寒也
 而乃好博之子破家
 財好勇之子
 啟家碑九原有知能
 無痛哭



田氏子琳

吳越

之俗事

鬼神者為百神

無論已即路頭水角

泥塊石礮莫不觀觀

之區僅有持香燭指

廟肅衣冠拜轉其

下而不顯識者之嘆者

習俗已久糾難挽也南

台有橋名萬壽其第六

孔下方石穴寬不盈尺深

而相羊穴外供設香燭燻

台軍事上有額曰周四相

公懷云神能生殺人善隨

人意向只須供雞二頭熱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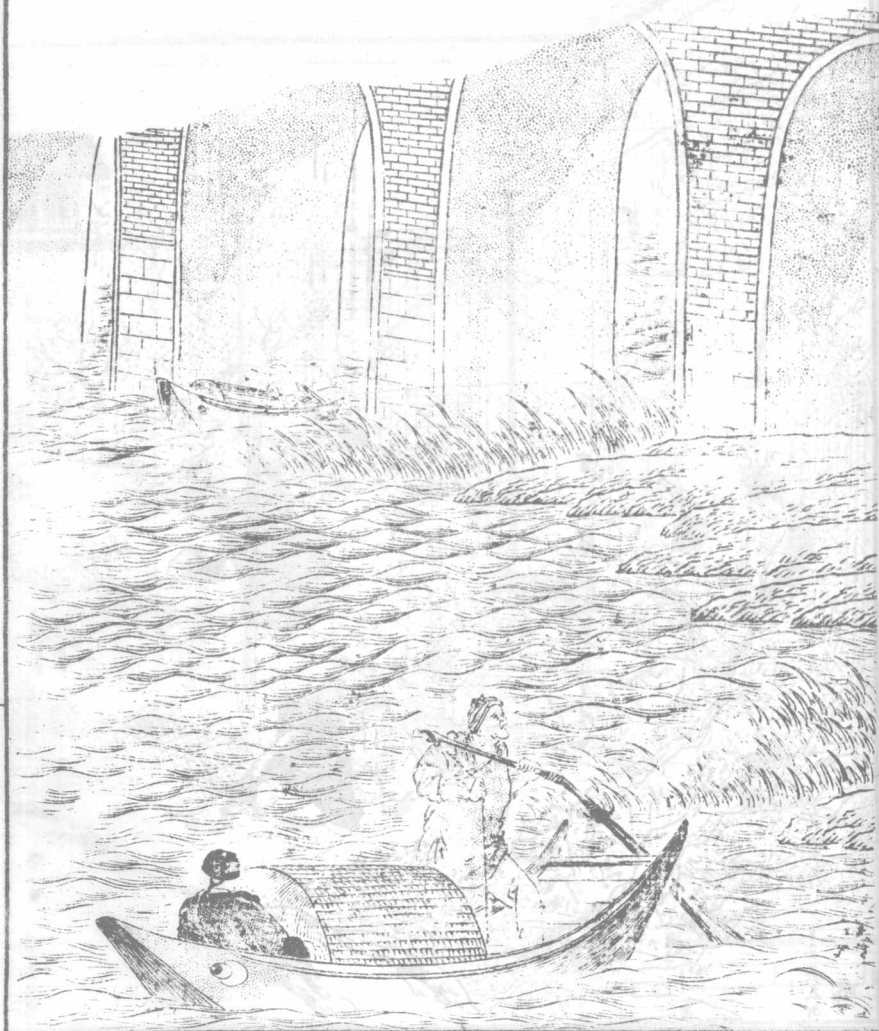
祝之無不應也是何言與人

命關天死生有數周四相公

誰能操其券狗豚情乎亦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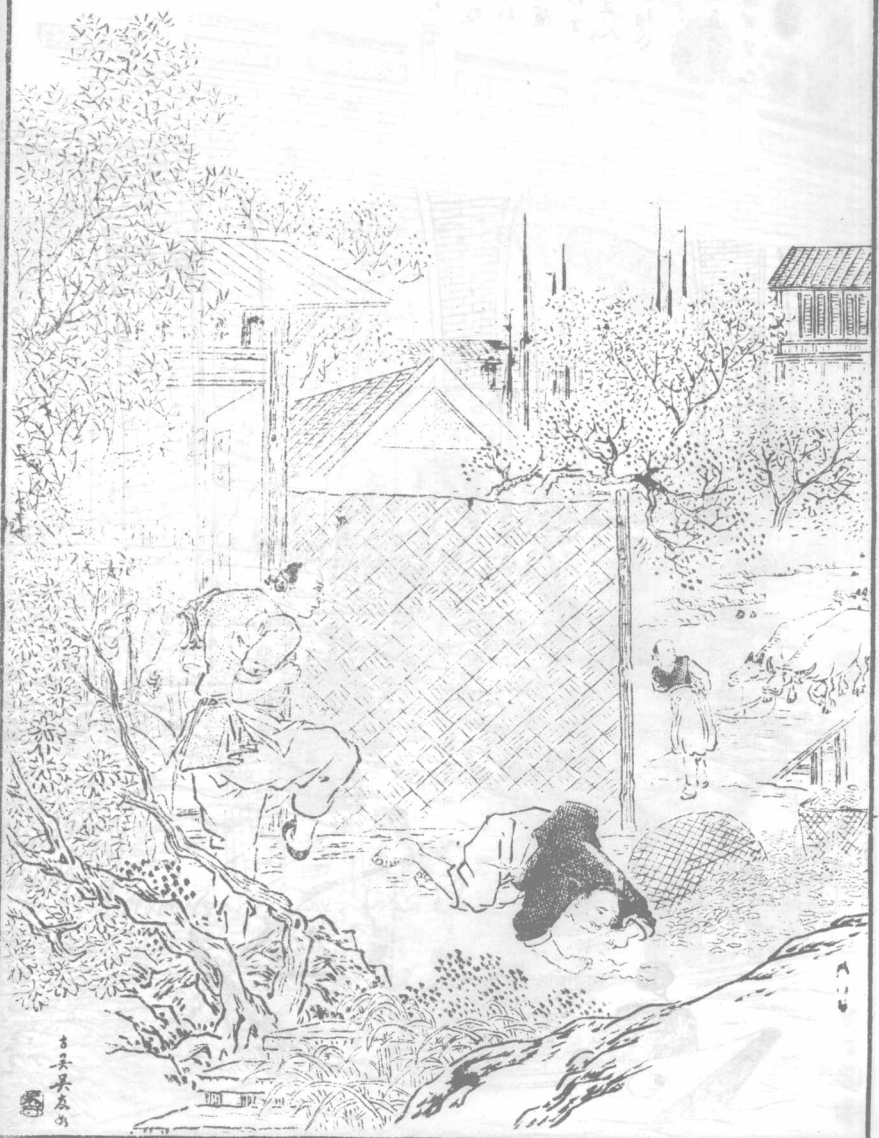
神之為道必在聰明正直者乎

愚夫婦之自愚人殊可笑已



逞凶應責

負郭村童摘蔬笋瓜
 豆置竹筐中一
 肩入城市叫賣日所
 得幾何而凶狠
 之徒輒以論價不合
 與之爭毆日黃
 八仙橋西有寧人某
 甲向村孩買蔬
 豆不戢遽批孩頰且
 飛一腿中孩之
 要害吐出蛔蟲十數
 條怒不能無性
 命憂嗟乎天下人而
 個個多事講
 理則官長且可以不設
 某甲不足其德
 有衣冠家富恃蠻逞
 強不古使宜不
 休者冷眼靜觀可發
 一歎



主吳友成
 畫

痧 笑 柄

四港口某性婦患嘔吐家人情
 近處某甲為挑痧至則誇大
 其詞先鋪張其所救之某、次
 議酬儀然後裝腔做勢出鉞
 針刺婦左肩入肉二寸許針不對穴
 婦痛極狂嘶且針為氣裏力拔
 之而不能出甲自愧技窮願送滬
 北仁濟醫院至則醫生知其謬用
 刀割開然後取出所可異者婦經
 一番驚痛而痧已霍然而愈有
 詭之者謂此婦之愈夫始不可
 歸功於某甲但恐此言入妄人之
 耳又將以別出心裁謂、誇耀人
 前謂得自異人傳授者



拐 匪 站 籠

蘇城胥門

外有

客籍婦

人朱

氏寄居於此夫出外不

常歸有

子十餘貌頗清俊婦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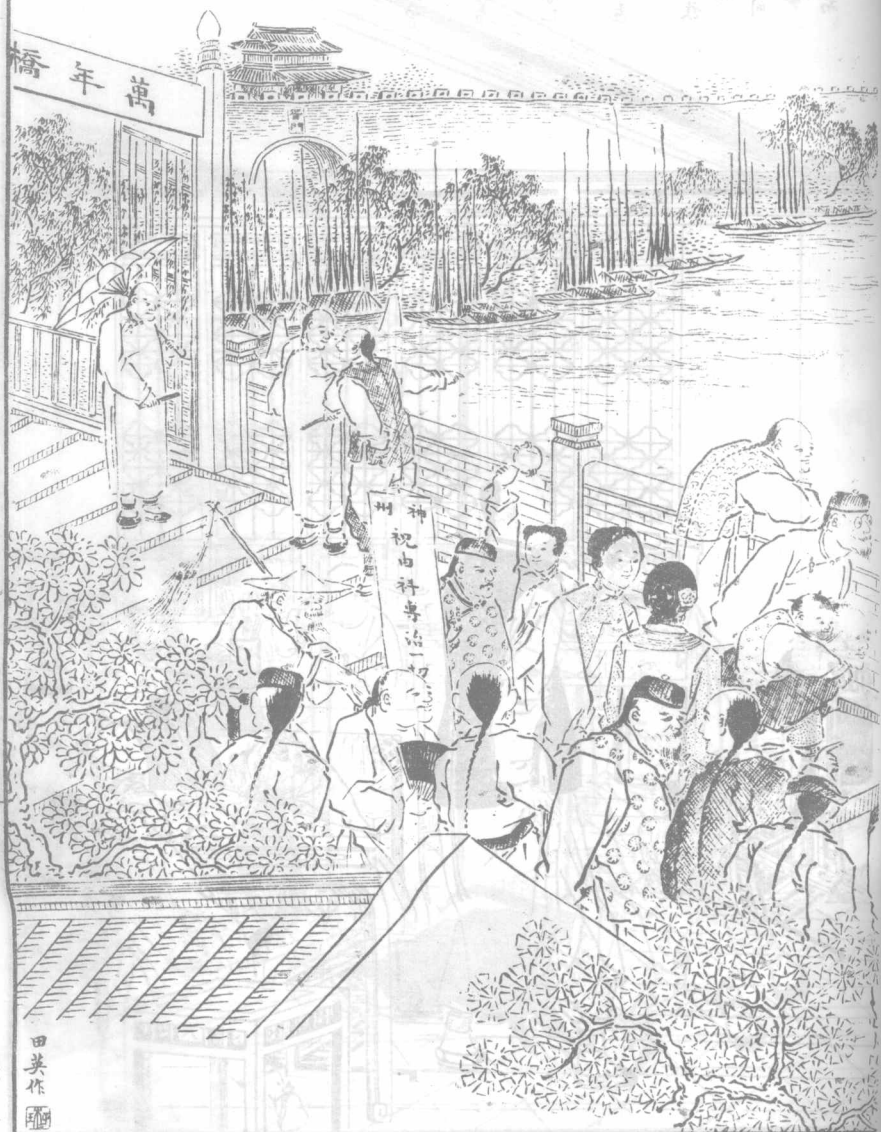
為人雖鉅洗

千將軍廟

拐匪陳某
站籠示眾



滌以餽口每當送還人
 家衣服時佳
 將柴扉反扁而子則任
 其在外嬉游
 不介意也腐滬粵人某
 擬出錢買孩
 即有江北人陳某攜一孩
 至議價四十
 元將署券孩大哭歷訴
 被拐各情節
 粵人良不忍嗚捕送公堂
 移吳縣訊得
 實裝入站籠傳示犯事
 地方以儆此月
 前事也近則本齋工人阿
 楊之女僅四歲
 亦被拐去幸而好善者眾
 四處託人緝
 捕乃於新聞下鄉破獲
 嗚呼天下何
 事不可為而何官死以
 求財者乃如
 是之比也可慨也夫



學究作賊

京師

頭條胡同葉甲本冬烘曾

欠和

源木廠銀數百兩廠東着

夥索

之屢而未見是日又着乙

丙兩

夥往取甲仍無以應慳羞

成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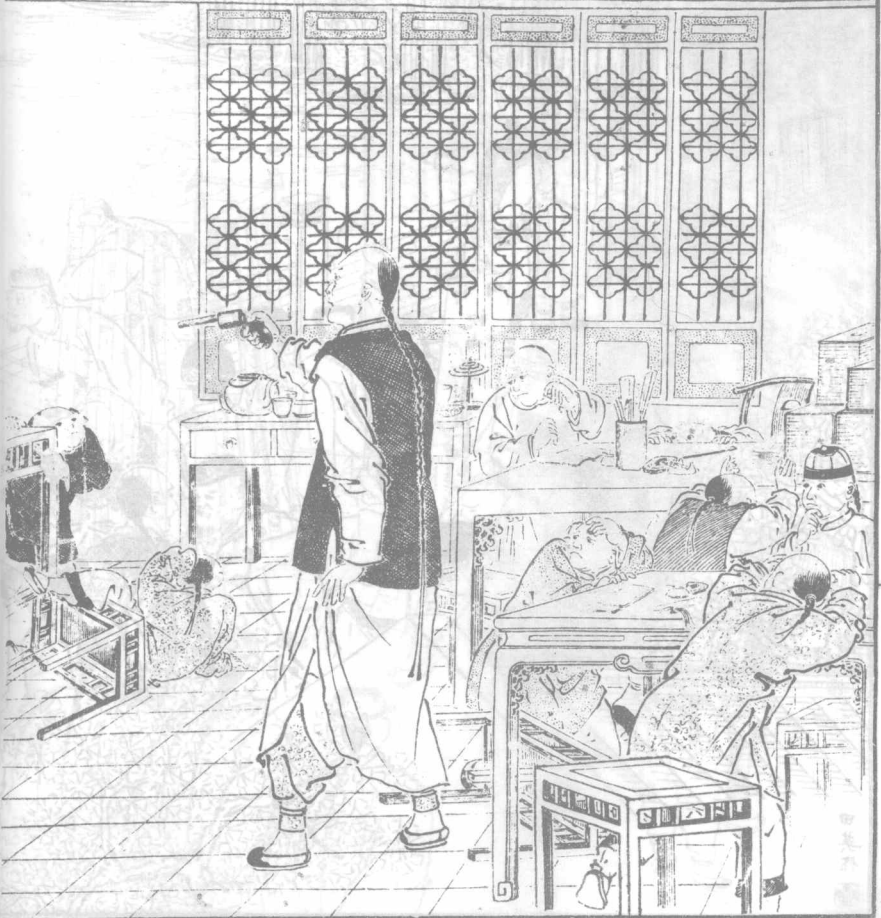
遂取六門手槍向甲施放

乙不

虞其有槍于也管之洞

胸死

丙知不可以理諭欲遁而



甲入蘇... 發一門難着虞不致制命
 而... 受重傷事聞於地方官飭
 差拿... 凶手并於其家搜出作賊
 器具... 水滸傳載智夕夕星
 此君... 殆得真傳衣鉢



人傑地靈特



面 目 可 憎

時當夏令鄉人之

入城

據冀者

縣中諭令桶上加

一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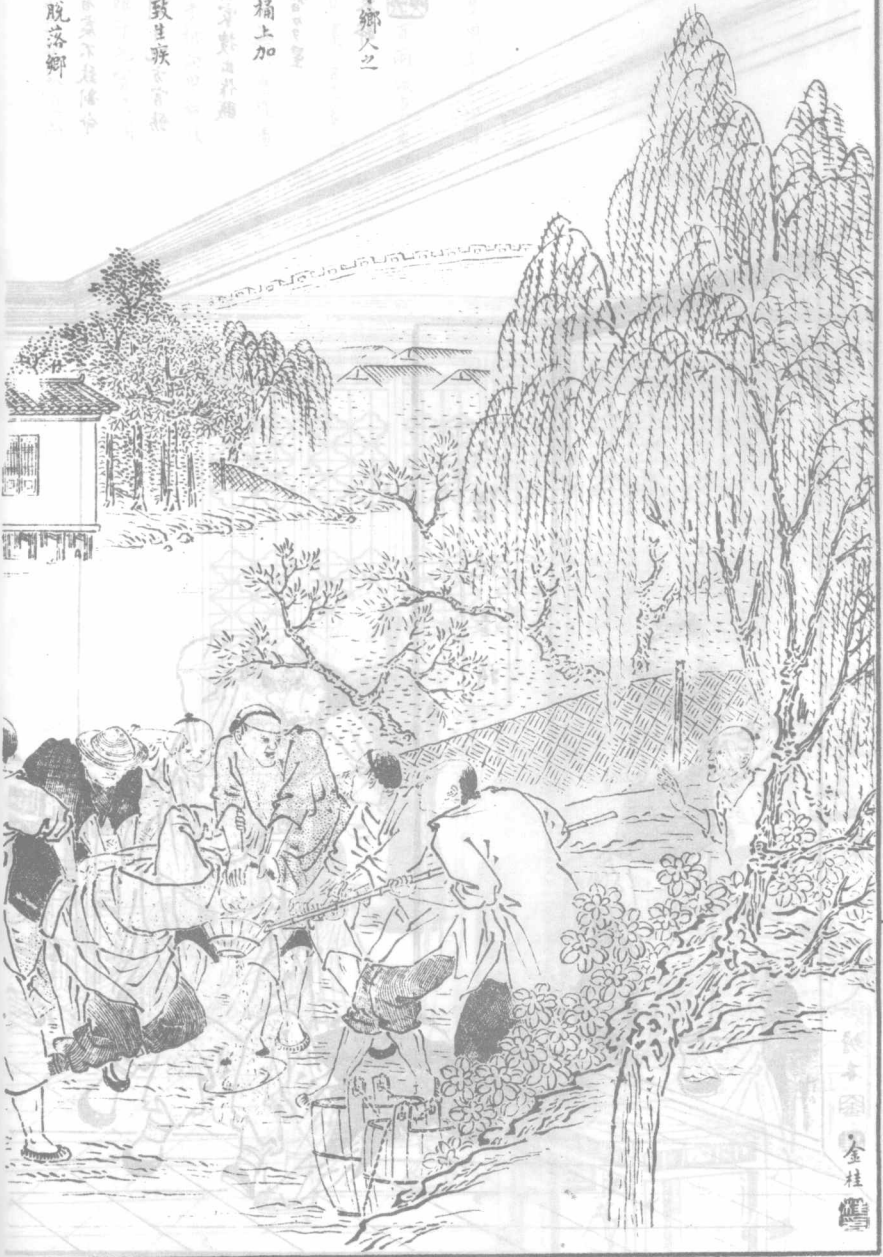
蓋以免

穢氣觸人致生疾

病誠

善舉也

日久桶蓋脫落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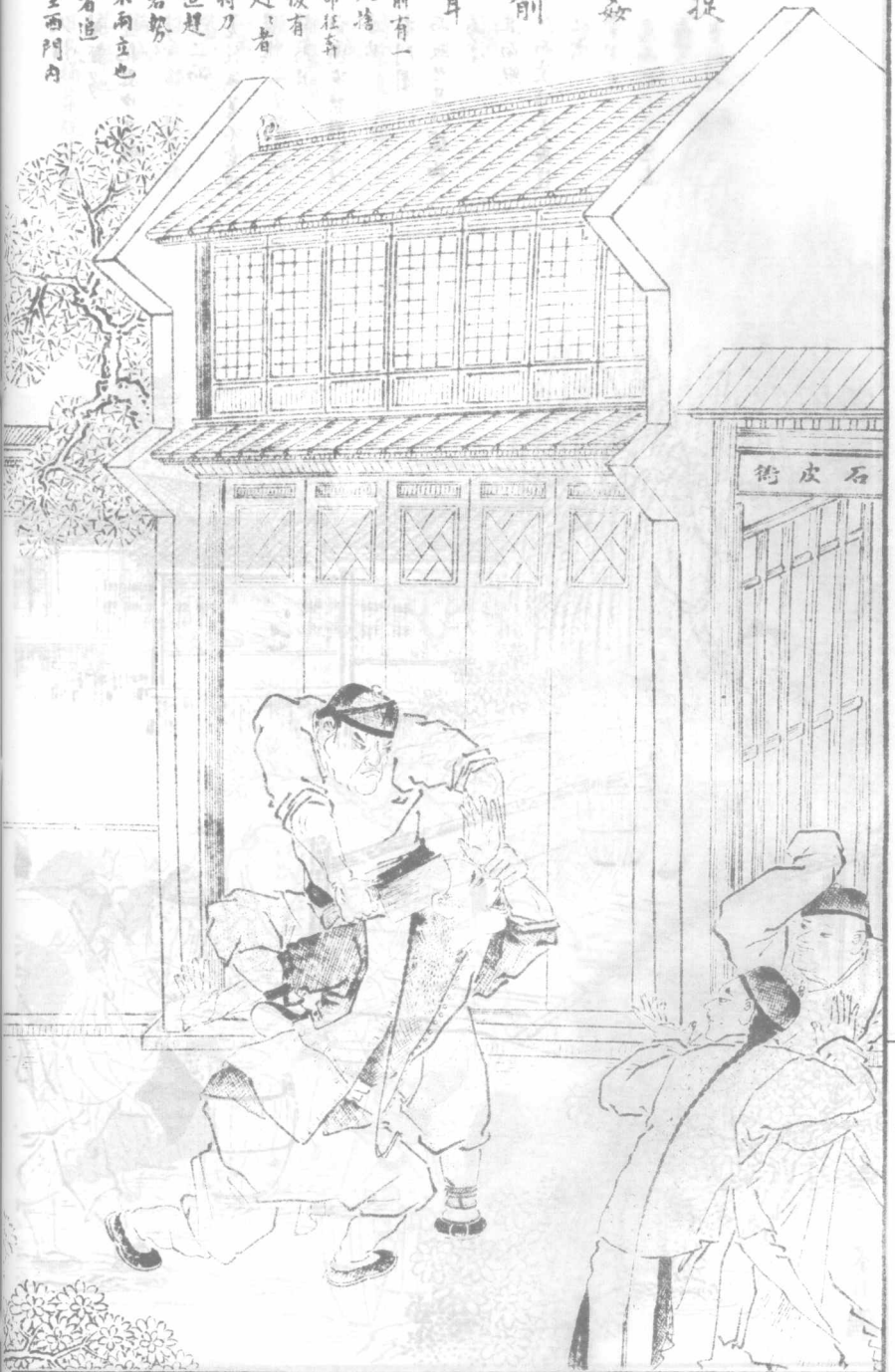


人情
 輸能多
 豈犯禁中又飭差
 役以
 背之而
 差沒無差不索規
 是其
 故態日
 前遇有諸點者誘
 令出
 南門圍
 而敵北且以穢物
 滿塗
 其面雖
 之而使婦夫孫復
 之者
 索固可
 惡而鄉人之惡毒
 亦宜
 重懲也



捉姦削耳

前有一人持命狂奔後有追趕者若不立也者追至西門內



石皮弄弄者觸物
 欲踣狂叫一
 聲一耳早被割去
 淋漓鮮血類
 輔通紅膏有知之者
 曰甲住孔家
 再內妻有安姓乙
 通為甲所
 見將送之官乙頓
 出洋七翼以
 了事及分派時則
 又為地保等
 得其六甲故忿然不
 甘休乃釀成
 此禍但所歡樂者非
 耳也其除犯
 事首惡外自頂至踵
 若眼若口若
 手足皆可一摻入惟
 耳於此案最
 無干涉甲之割之也毋
 亦治之非其
 罪乎



子琳

當

妻

談

新

前聞寧波某鄉有租妻
 之風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五六年或四三年憑中立
 券交易而退一若產業
 之可以意為出入者今聞
 日報袁州又有當妻風
 氣當與租無二理以人為
 稱貸也據述甲以婦當于
 乙得錢三十令春向乙
 找價乙無力聽甲贖歸而
 售於丙婦因氣忿填膺而
 自縊議者謂其不死於乙
 而死於丙前之不貞後豈
 得謂之潔乎雖然徒一而



予美以此誰與獨

終之義可以普攝賢者
 彼村為小室婦為境遇
 所迫又不獲自主一任其
 夫之出之納之如萍隨水
 如絮粘泥小室實為木
 猶中谷遇人不淑古與
 今有同慨焉婦身
 死婦心浩矣



板

書

急

智

京師

某甲花

叢之

義賊也屬

意於

石頭胡同之板

中白某

往還既數家好有

加板書係

七月七夕生人故呼之曰

七姐為人

秀外而慧中一夕甲來謂

七曰今夜

某處有影戲頗堪悅目擬



與卿踏月

銅街一快眼界何如七不虞

其有他意

允之相與染車奴、徑去柳陰

路曲久不見

至七大疑知見誰然身已出廣

渠門四望野

色送離東西莫辨無如何姑

聽其所之久

之至金家店招寓信宿七謂

之曰君與我文好

有年何遽出此下策其愛我色

也何竟絕不一謀

則為財也可知矣果為財只須

送我還數百金可

立致只說由人叔去由君奪之而

始歸七十為心必喜

此計措矣若不然誓死非此不復

行甲見七意取不

可強勉從其計裁與俱還嗚呼

如七者既墮奸人

之手而仍使入秦之壁終能歸趙

簡相如千古逞

當引為知己



見嘖於鬼

胡某

世家子

貌個

僕而性

離奇

無請蒲

留仙

鬼私

傳概信以

為真候

置別墅一所

獨處其

中冀有所遇

時適有以

廢園求售者遂得之



而下榻焉信步
 閒行見有錢碑斷碣
 臥草際靡于之知
 為百年古墓係閨麗抑鬱
 而死者有動於
 中乃為文以誄之若曰幽明異
 路古今異時男
 女異體而無
 異情泉下有
 知母遠遐柔等語每食必
 饗之一夕明月
 如水清風送香舉頭一望見
 曲廊下倚一艷妝
 女子胡心知其為鬼願以好之所
 投亦不畏懼延之
 入室備叩往事初猶將以敬恭漸
 且流於褻狎女聞
 言大笑斥之曰妾人豈有朽寒之骨
 而有生人之趣乎
 若然則地下多雖死而生之鬼無怪
 世間多雖生猶
 死之人也妾人妾人為蒲留仙所始
 矣長嘯



歡喜怨家

潮州人某甲不知其何業僦居小東門

外一日清晨攜有青銅數貫

上街

買物過一婦即與爭論爭

之不

已彼此扭毆旁人訊原委甲

曰婦

本烟花妓係其為之脫籍

者近

則視之如陌路心實不甘

而婦

則謂與甲並不認識哭

遭毆

辱遭失叙簪等六未

肯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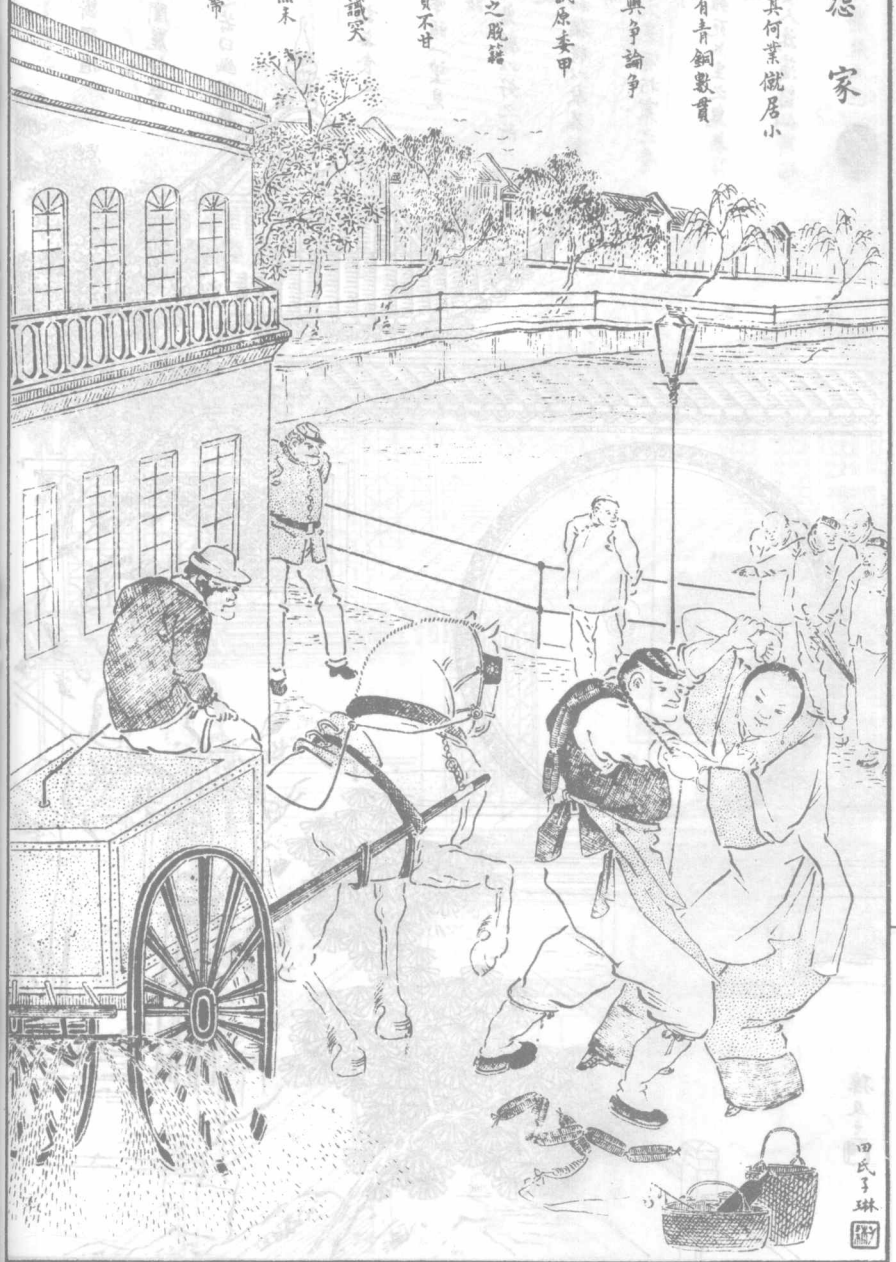
休經巡捕來一併帶

之去

水落石出當俟之

公庭

對簿時也



招 領 失 孩

原領領局憲
 託招商局輪船載來
 拐孩三口請善堂留養
 以待家屬領歸一事
 隔多日無人認領善士
 陳君竹坪將兩孩面貌照
 成畫片黏貼牌上僱夫攜行街
 市旁人鳴鑼俾人招認牌上大書
 特書如有該孩親族人等指明
 確實即赴興昌棧說明果
 與該孩兩相認識無誤即可
 覓保領回云：仁者人也以人
 為己任即以仁為己任也大人
 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二

女

遇

救

京師西便

門某姓女年方二八

年安綽約

頗著豔名一日忽不

見家人四

出偵探杳無踪跡翌

晨有一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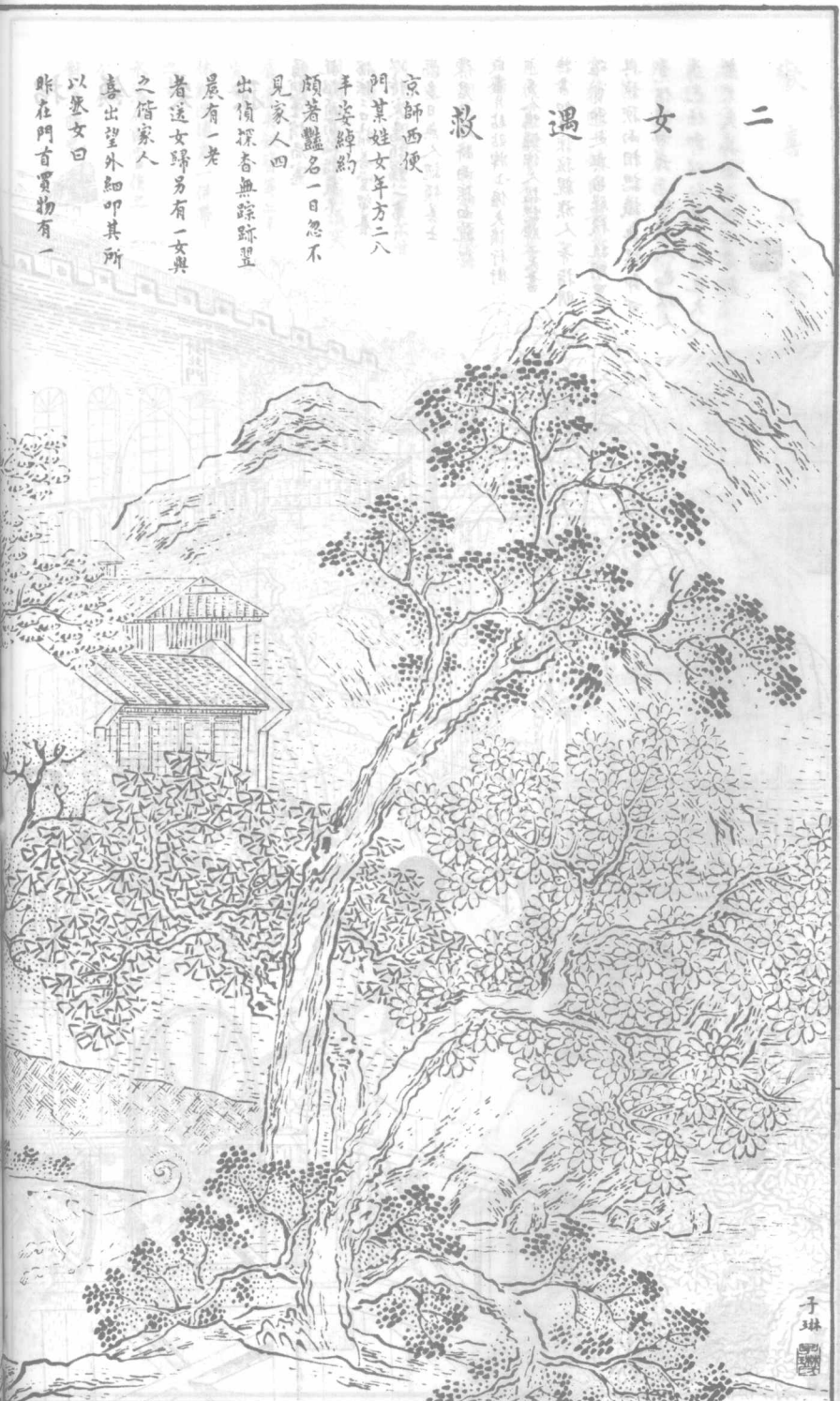
者送女歸另有一女與

之偕家人

喜出望外細叩其所

以密女曰

昨在門首買物有一



子琳

五十五

人向背上

一指心中便模糊尾之

行至日暮

漸了、知身已在亂山

中定神審

視先有此女在亦被拐來

者禁之一

室中至半夜時兩人密商

踰垣出向

東行聞鈴聲遇此翁手挽

駱駝挈帶

而後回其一女劉姓往東四

牌樓亦由

此老送去觀於此可見拐

匪無地不

有而其所挾之術更自怕人

唐老翁





風生膜

間

祝由一科流傳已

久其書符誦咒驅邪出下鬼邪

治病不必其苦放

而一二見

效之靈竟有他

醫束手無

策而彼治之項刻

間便能奏

功神出鬼沒令人

不可思議

者前工某翁左臂

生一痞習

習作瘡形如潰

頑以屢伸

無碑亦自聽之耳



符良心印

一日在途

過稅由科自撰辟

以承醫醫

審之曰皮裏膜外

有氣據為

巢穴若不除去將

來生有苦

衍攝體精血不足供其呼

吸也翁懼

議飛活醫乃焚香誦書黃

紙如蚯蚓

者十餘張貼患處口誦咒語良

久用長柄

鐵圈如團扇狀者向患處作開

刀勢須臾

血溢紙外承以磁杯殆滿驗

之果有白

虱八足紅頭蠕動盈千

萬另書一

符貼之患若失但不知其

自内生抑

由外入手益令人不可思

議矣



武

童

淫

暴

漢陽西門外有尼菴、

名碧蓮逢考門貼

考寓紅條以餘屋出租

此次武童應該此

屋為漢川童租去孝慈

武童至以租之不

獲懷恨在心思乘間為

報復聞漢川童過

江招五妓來菴倚酒樓

其至與間罪師遂

漢川之童鞭妓女上下

衣大肆淫虐而後

散夫侍眾滋事過色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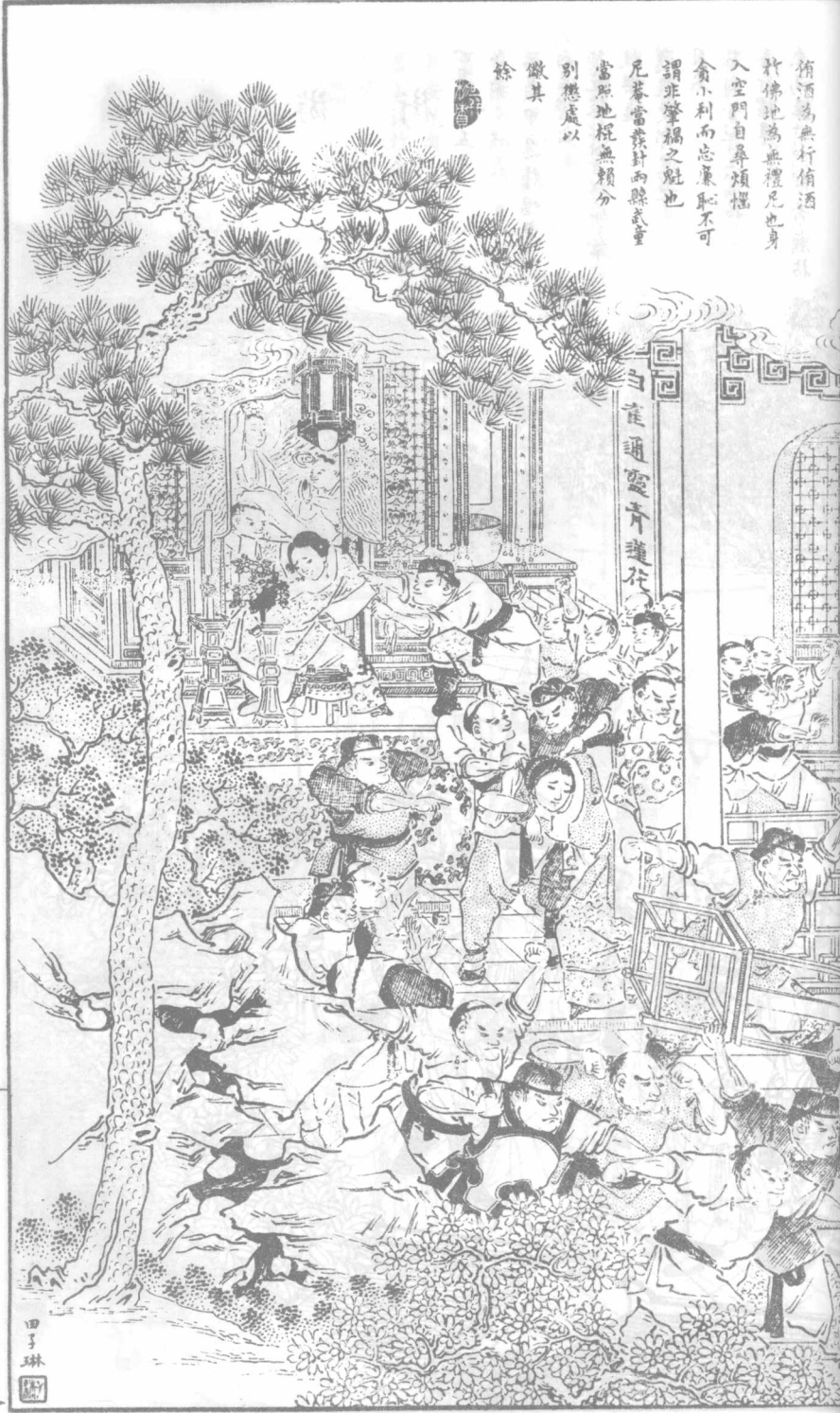
淫考感武童固且

重辦而漢川童之招妓



循酒為無行傾酒
 於佛地為無禮尼也身
 入空門自昇煩惱
 貪小利而忘廉恥不可
 謂非肇禍之魁也
 尼菴當發封兩縣武童
 當照地稅無賴分
 別德處以
 徵其
 餘

自產通靈青蓮花



鼎 甲 游 街

四月二十五日

午前

三鼎甲應腔唱曲

大內並鑾出

插花披紅導以旗傘

鼓樂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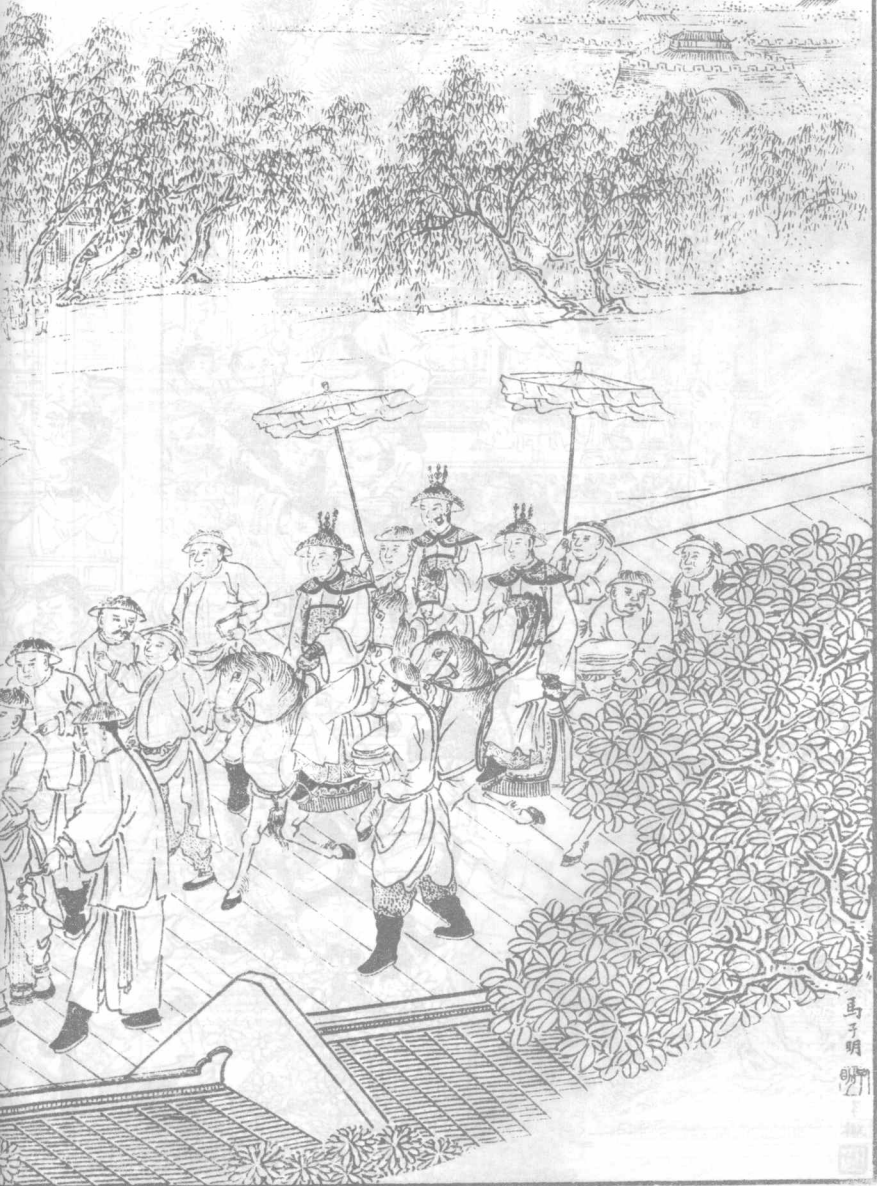
護赴吏部文選

司表

賢科登魁星閣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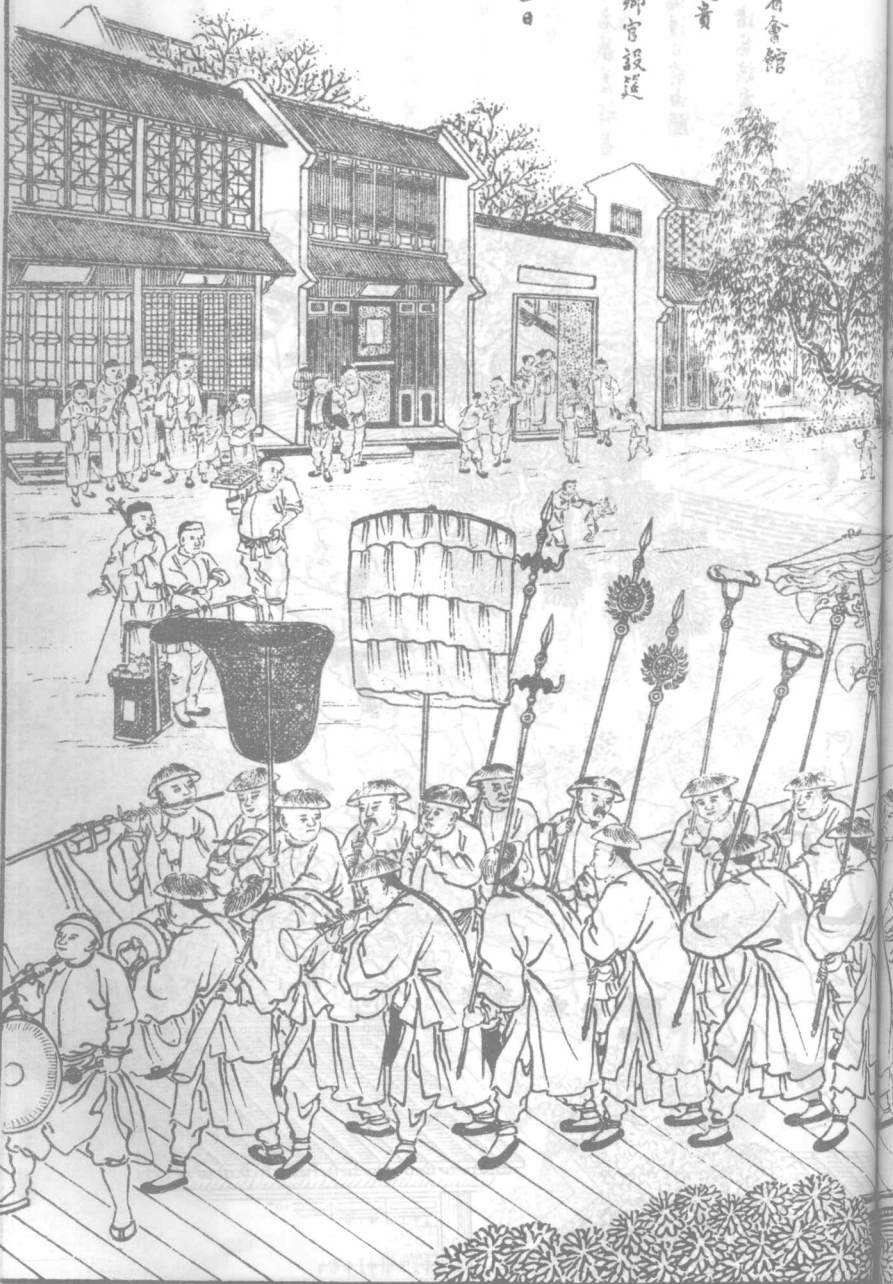
香行禮畢

乘馬至前門開帝廟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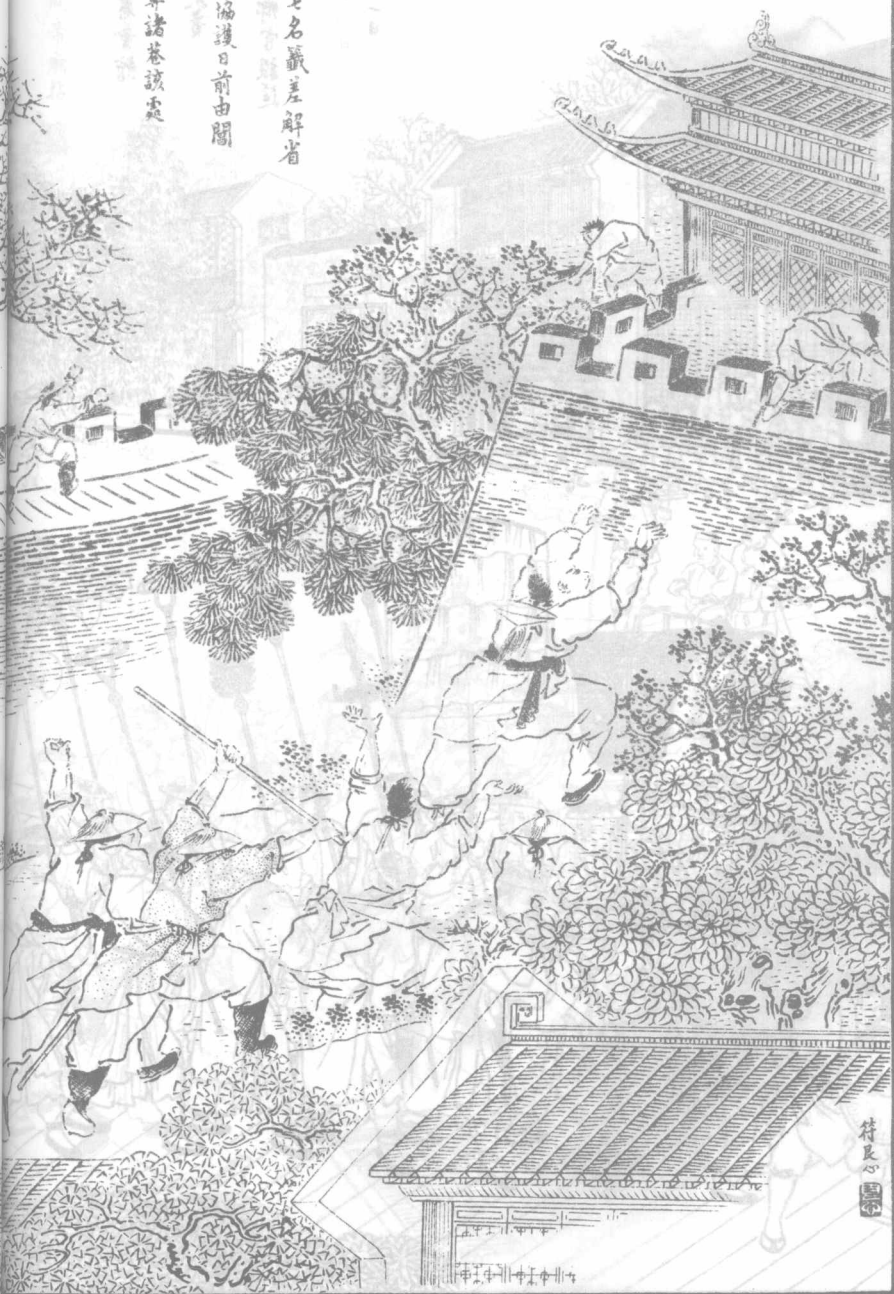
馬子明

香行禮
 旋由榜探送
 狀元至其本省會館
 此次
 狀頭係貴州人貴
 州會館
 在櫻桃街同鄉官設筵
 演劇以俟其
 歸春風
 得意馬蹄疾一日
 看徧
 長安花白
 昔美談於今
 勿替



解 犯 脫 逃

小州盜犯七名竄差解省
 遞經金匱
 縣添差撥兵協護日前由閩
 門起岸進
 城轉右為專諸巷該處
 劫後民
 房大半未
 經起



造瓦礫

堆裏

接城根

行至此有

犯三名不謀而

起跳城逃

竄當時扭獲一名

越二日在

高濠河中浮起屍

身一具地

方報官檢驗脚上尚有

斷縲的係

躍城後竟水力竭而溺斃者

其一尚未

就獲夫盜犯至七人之多進

城不行大

街而由小路無論有無贖罪

情弊而押

解之疏懈早在該犯意料中

矣其四犯

之不與俱逃者幸也咎

誰職之乎



歸

城

隍

妾

娶妻而能熊協

夢生

見而堂構貴承

固人

生極快意之事

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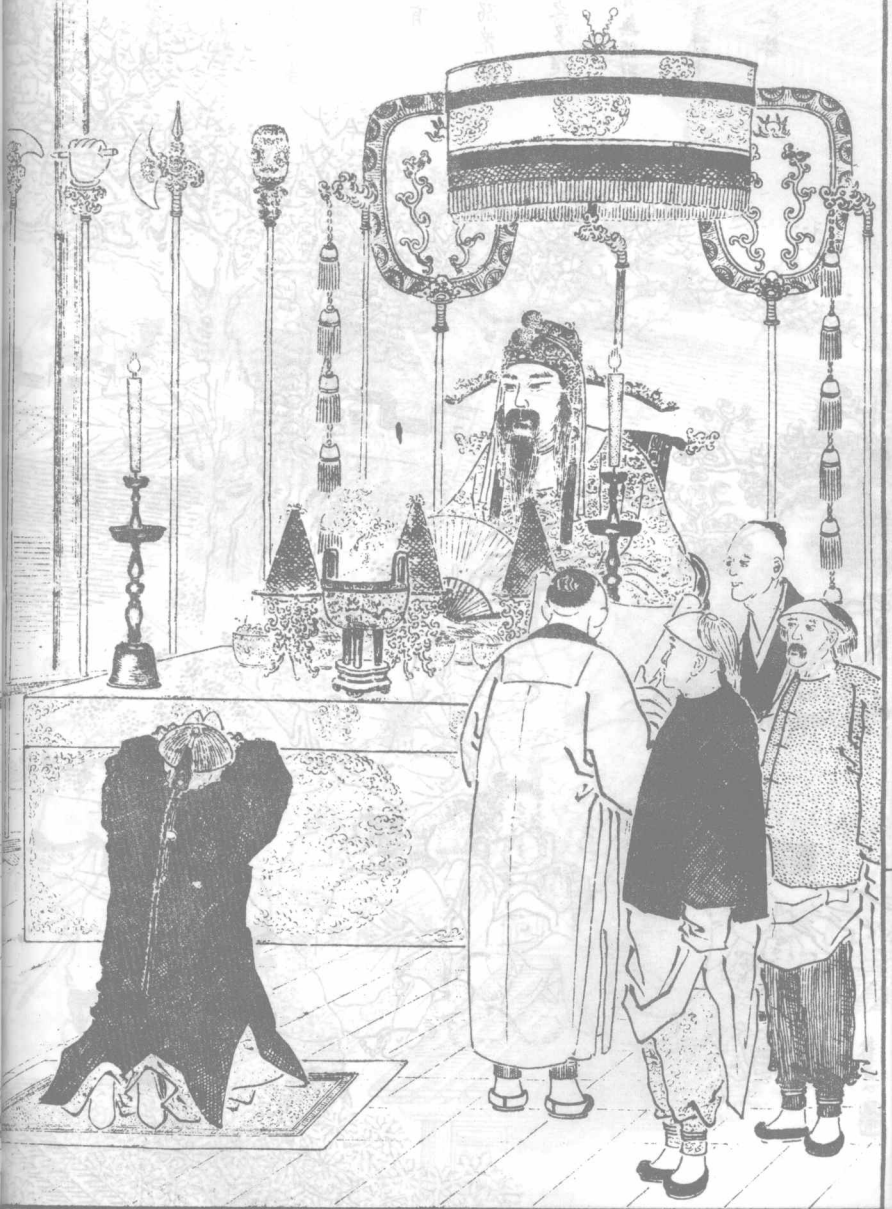
不可必也昔人

有言

曰與其

不肖

不如不生雖非正



論亦

有至理然而無子

者必

不作是想湘中

大業

甲午近古稀猶虛

似續

因念本境城隍神極靈

應買

妾以獻之神於廟之側

建寢

宮其中位置床帳几椅

箱簾

盆盥一切所需之物無

欠缺

而屬其寢饋於斯以

奠神

靈之下御喜甲真想入

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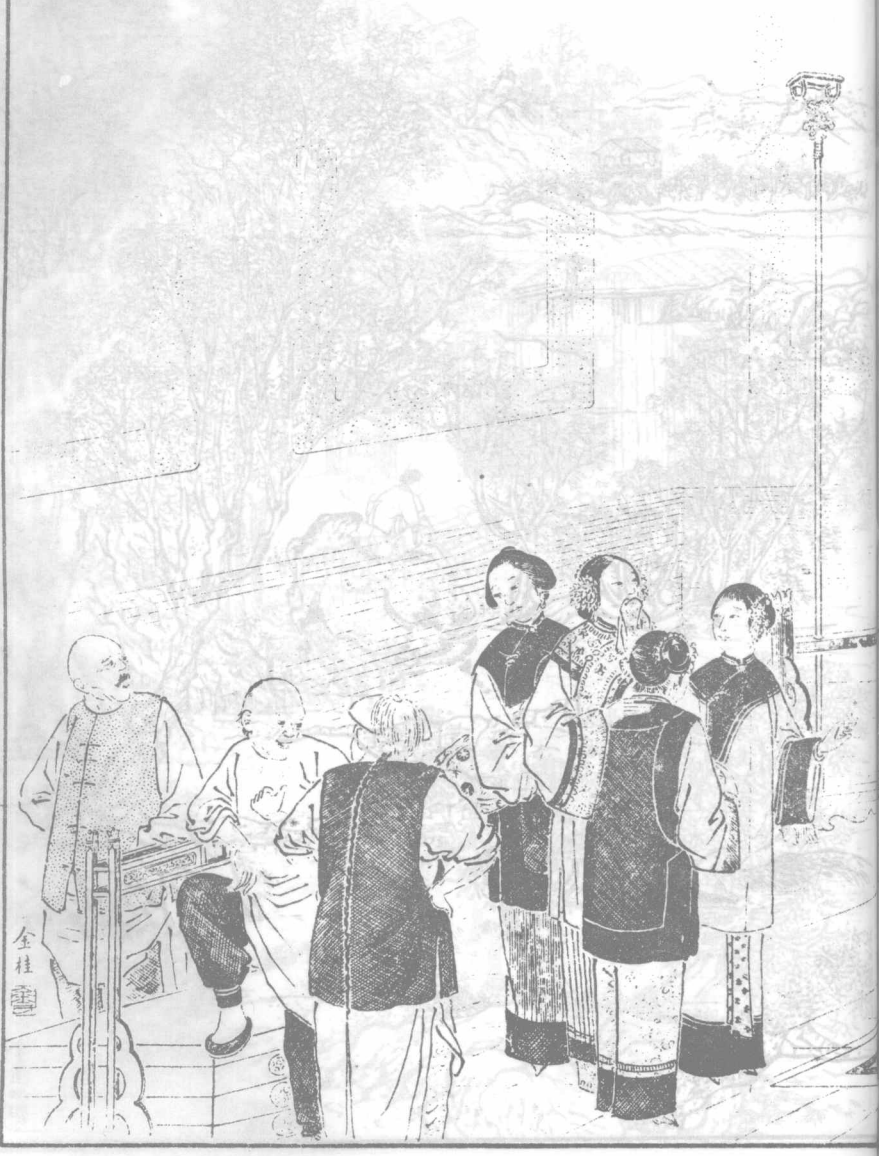
矣雖然一陰一陽之謂

道陰

陽和而後萬物生安知

此老

非是讀書得間者



全桂書

牛

背

不

穩

芒種節至鄉民及時

刈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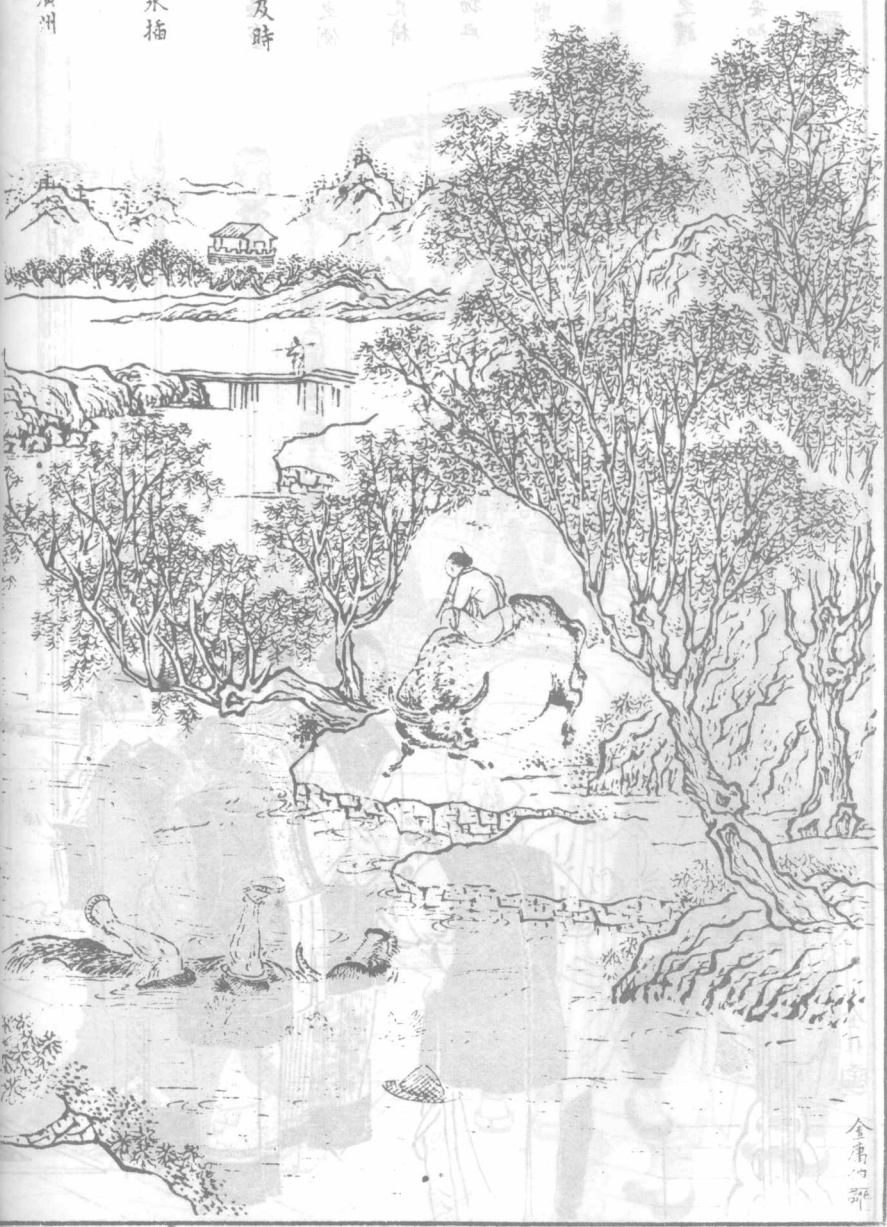
烟葉雨笠

叱犢平土膏序水插

秧針

一碧萬里

真絕妙畫圖也廣州



某鄉

有老農坐

牛背就河干飲水牛

以勞

力故入水

就浴老農亟起立背

上至

深處水流

湍急為水捲而去適

時牛

自登岬而

人則已入水晶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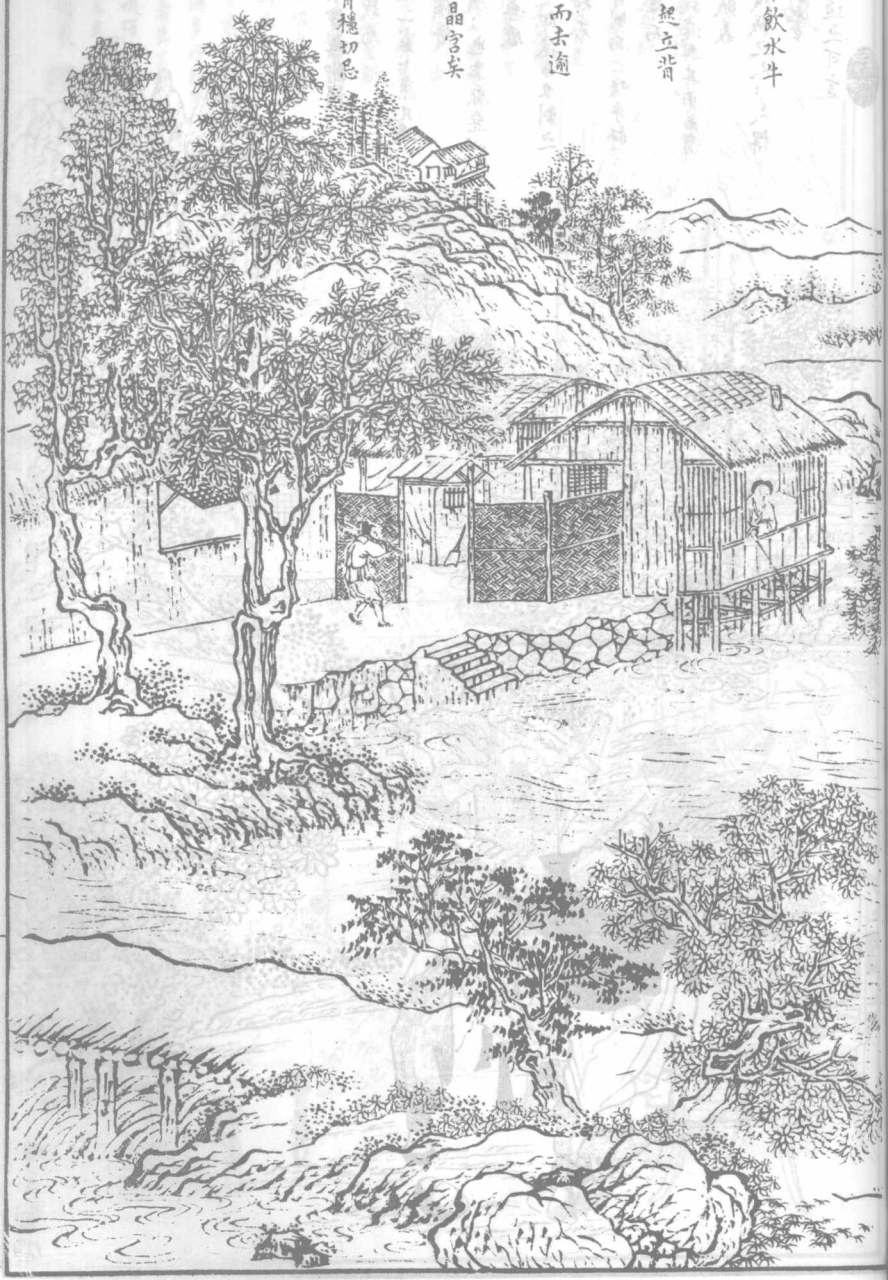
前人

有詩曰收

笛一聲牛背穩切忌

問諸

水濱



塾師殺弟

秣陵閻某甲貧無聊賴

以租識之無故為

村塾師位某乙家小康凡過

斷飲遂向之稱貸

乙以其貸之類也生厭惡心

一日甲復為無厭

之求乙卻之甲即挾白刃刺之

以至於死自知不

能免罪即自刎而亡嗟乎師

弟以義合者尊而

不親甲以貧故遽與其弟若有

深嫌者然是賊義

而兼賊仁也殘賊之人人得

而誅之其自刎也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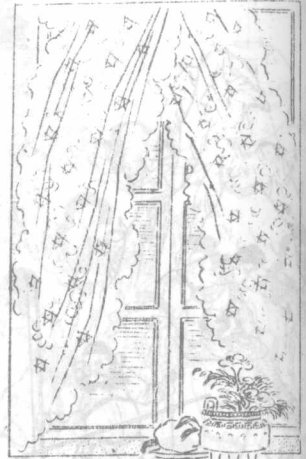
也尚何有師道之可言



法人吸

烟

鴉片入中國流毒至於
 不可收拾使非天意絕
 此種類則補救挽回無
 善策已向嘗謂吸食者
 惟我華人而又不然有
 法國人名聖地者年方
 及壯同其妻與一英國
 朋友并一法國役人出
 門應地球將皆必有車
 轍馬跡以為快行至新
 加坡僑寓客邸墮地有烟
 癮甫下榻呼之吸之若甚
 得意天甫明而病日未中
 而死其未死之前延醫診
 視則謂吸烟過多所致然
 則誤吞膏子者其不救也
 宜也榜上所吸僅屬清空
 之氣而過多亦足以致死可
 不懼哉可不懼哉



東瀛

蠟

人

東瀛

素尚僂佛浮屠泥

犁之說

信之

惟恐其不堅有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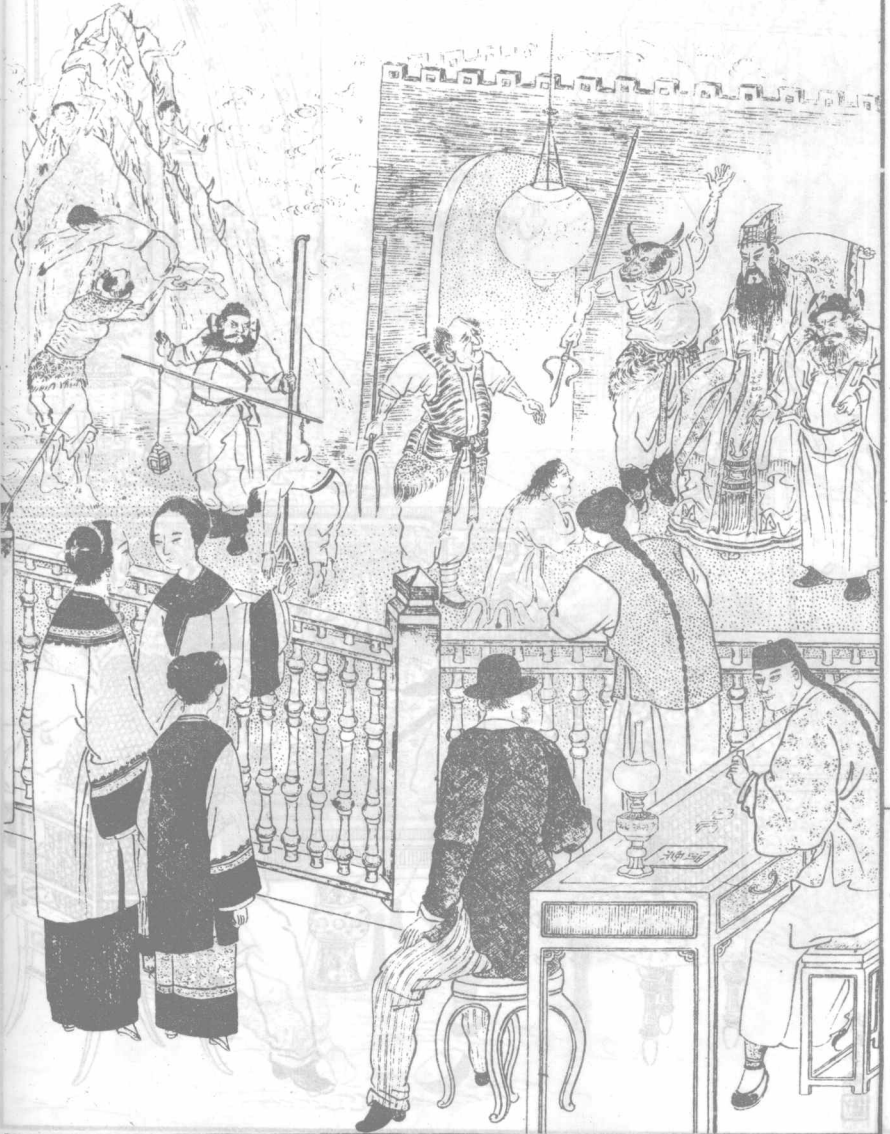
趨容而

司者

由東京構來蠟製

人物數

種安



置四馬路永康里

之西洋

房內

有如閻羅馬鬼判

馬仙女

與釋

迦牟尼馬善者游

天堂惡

者入

地獄種、可怖相

樹欲生

游覽

一周頗足生人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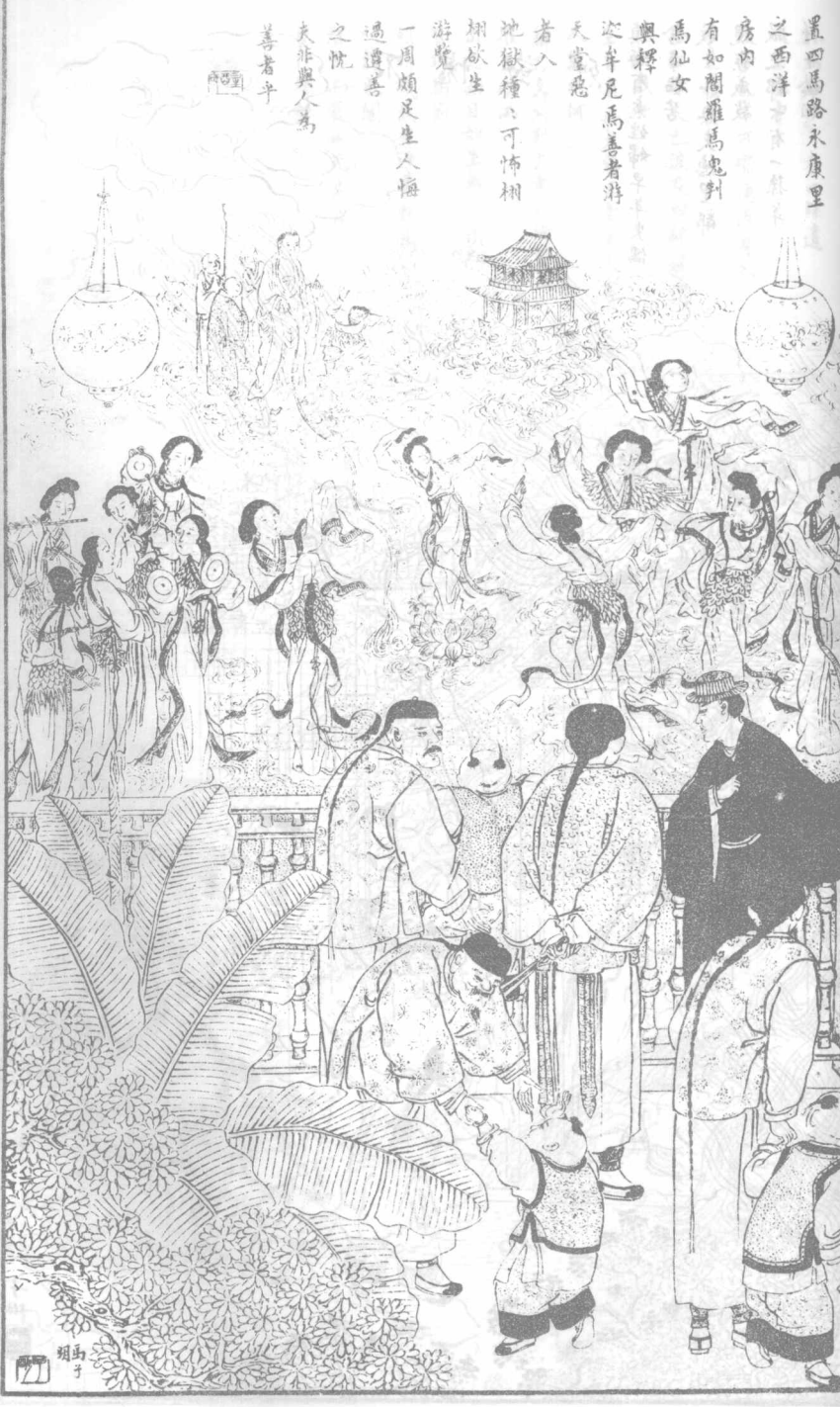
過遭善

之悅

夫非與人為

善者乎

四馬路



明子

不愧節烈

鎮海有袁姓婦早年失偶
含辛茹苦

數十年無失德里鄰
親族咸敬

服之鄰下有一孫年
僅十齡相



依為命一夕煮田螺遺

火際堆中

及覺已不可燃通返身入

內急搶其

孫出時火已波及四鄰婦謂

人曰我一

生自省無大惡不幸夫火害

人萬死何

解乃奔入烈火中以殉翌日

撲瓦礫而

出之面目如生無焦痕人

皆以為節

烈所感故有神靈默為

呵護也聞

潛德而發幽光其所

望於輜軒

使者



野猪拒捕

浙省新嵒交界處所古
木障天叢節

匝地半屬野獸窟穴近
出野猪一種

尻大不亞於牛毛色黑
白相間甚森

森如鋸千百成羣出沒
無定鄉人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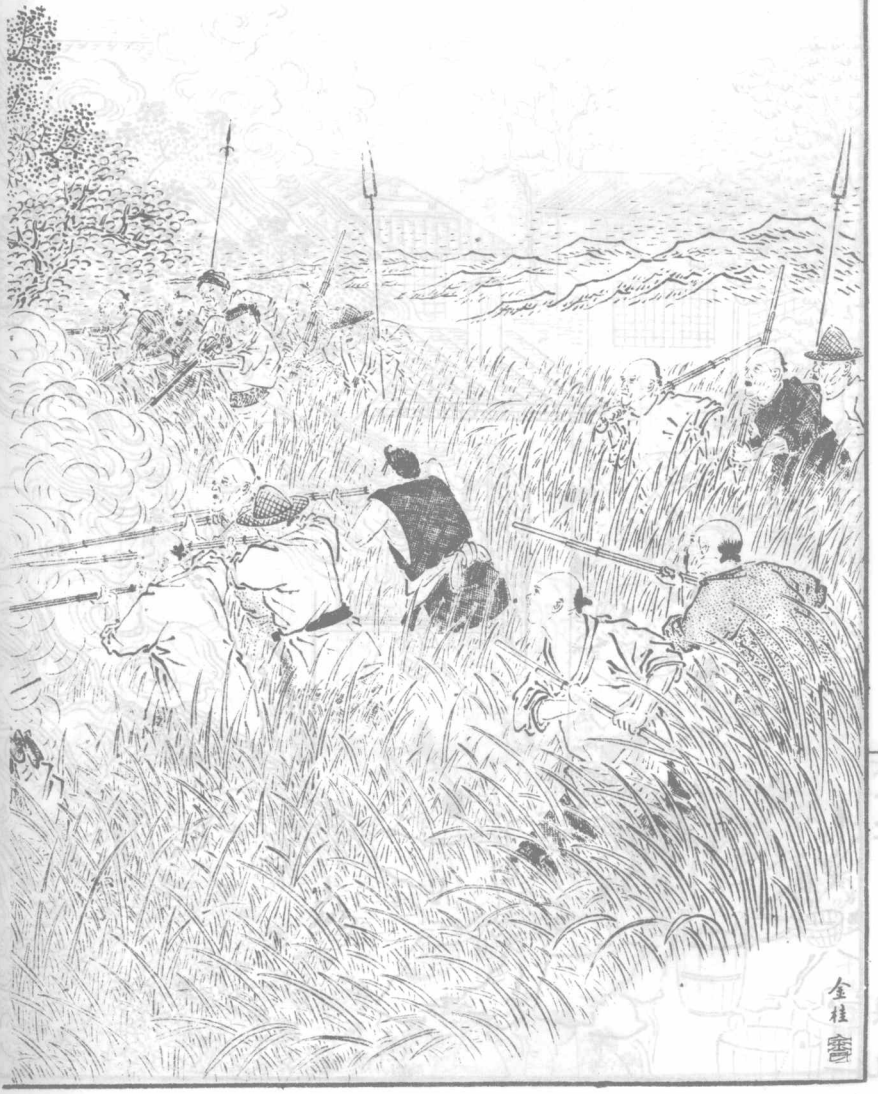
其損傷田稻預備火槍
刀械等為戒

嚴一日野猪結隊出鄉
人方聚眾以

拒而猪即突烟冒火而
前逢人亂噓

是役計傷鄉人七
名猪亦

擊斃兩頭權
之約重



七八百斤中夫

禽獸備

人此舜所以

命益掌

大庠山澤而

焚之乎

一則焚其

林也

一則焚其

澤也

一則焚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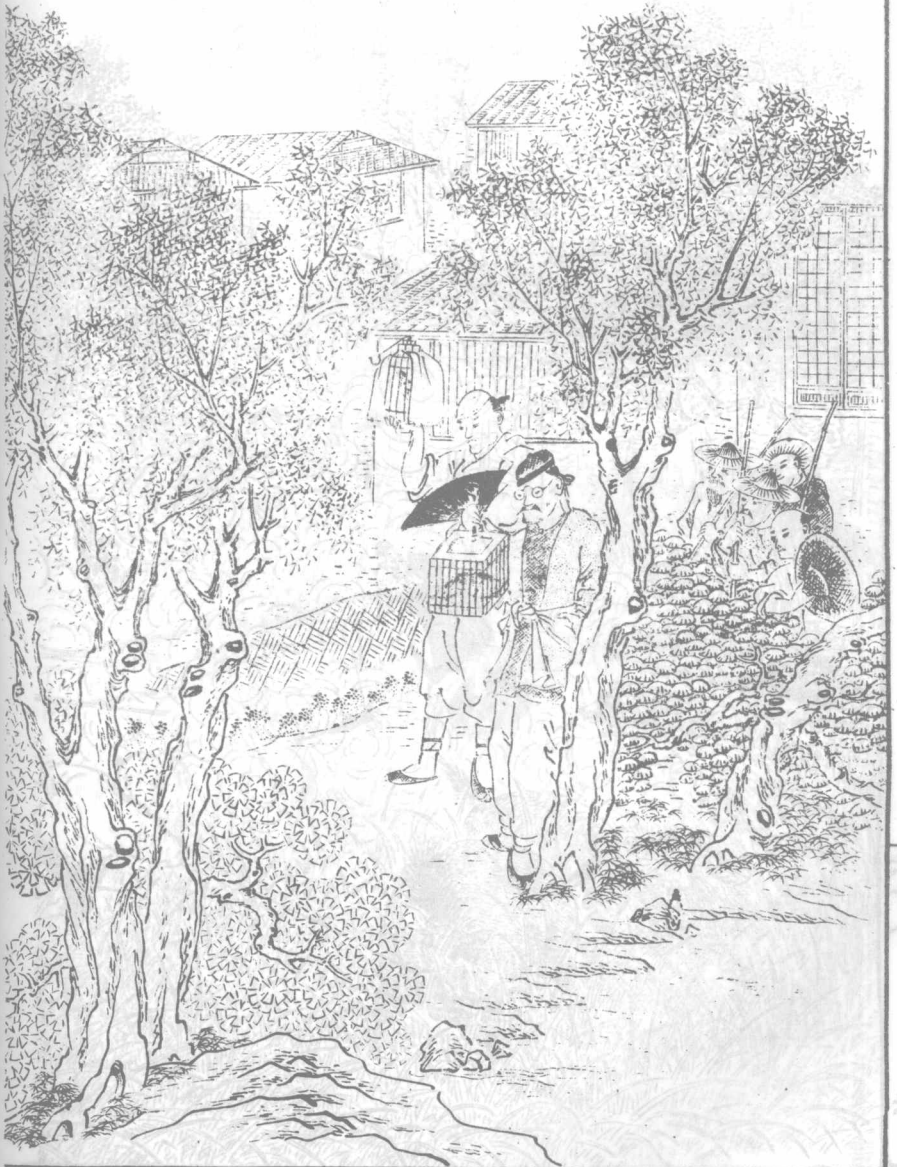
山也

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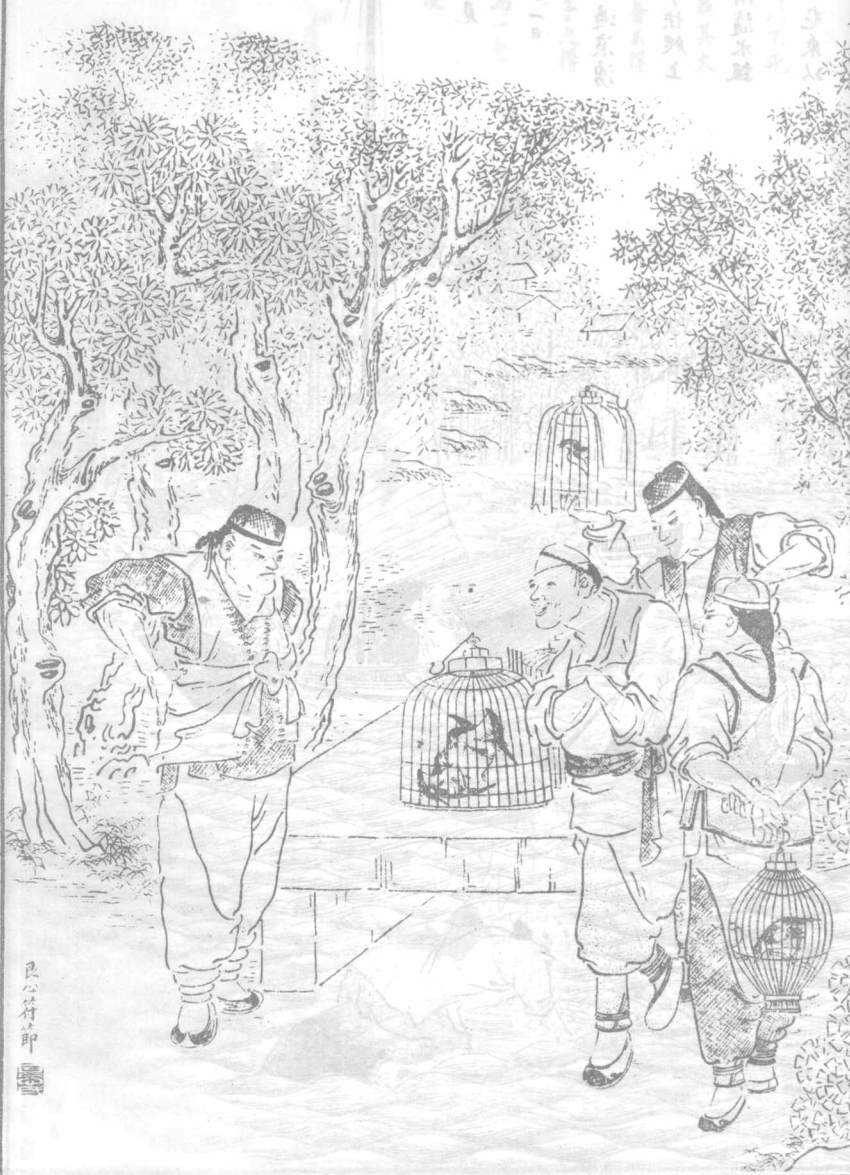


鬥鳥啟蚌

潯陽江上有甲乙
兩人素
稱莫逆交而
亦彼此愛蓄書眉
每日必
提籠至柳陰
溪處引之調喉弄
舌以暢
其性情而又
各自譽其鳥之
善鬥爭
之不已遂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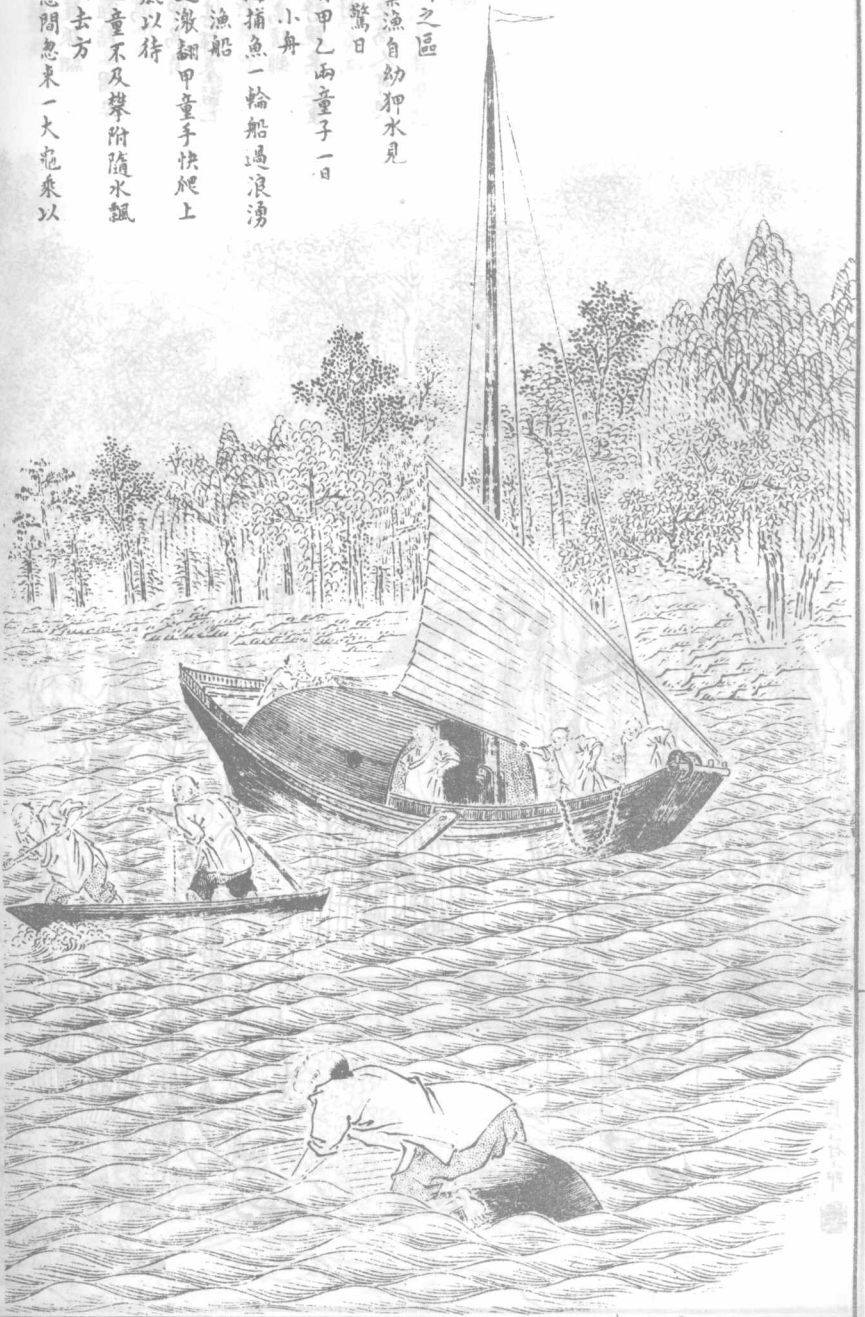
兩鳥並
 入一籠振翻
 奮水扭結一團卒
 之乙鳥
 勝而甲鳥負
 甲憤甚揮拳毆乙
 以至於
 傷為鳥復讎
 也嗚呼視鳥之重
 勝於好
 友甲之為人可想
 而知
 四
 四



良心符印

放龜獲報

瀕海之區
多業漁自幼狎水見
慣不驚日
本有甲乙兩童子一日
駕一小舟
沿海捕魚一輪船過浪湧
如山漁船
為之激翻甲童手快爬上
船底以待
救乙童不及攀附隨水飄
流而去方
危急間忽東一大龜乘以



背為他漁

船所見次第救之得以不死

先是乙之

父見有人捕得一龜其大

無匹乙父

欲購之而索價頗奢不得

已出重金

仍令放之至是其子之得

免於難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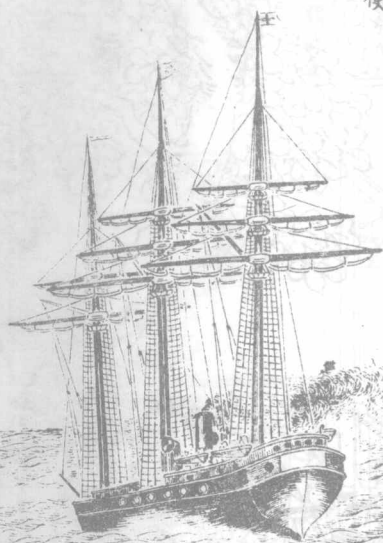
未知是否即此龜而一念

之仁獲報

殊厚語云與人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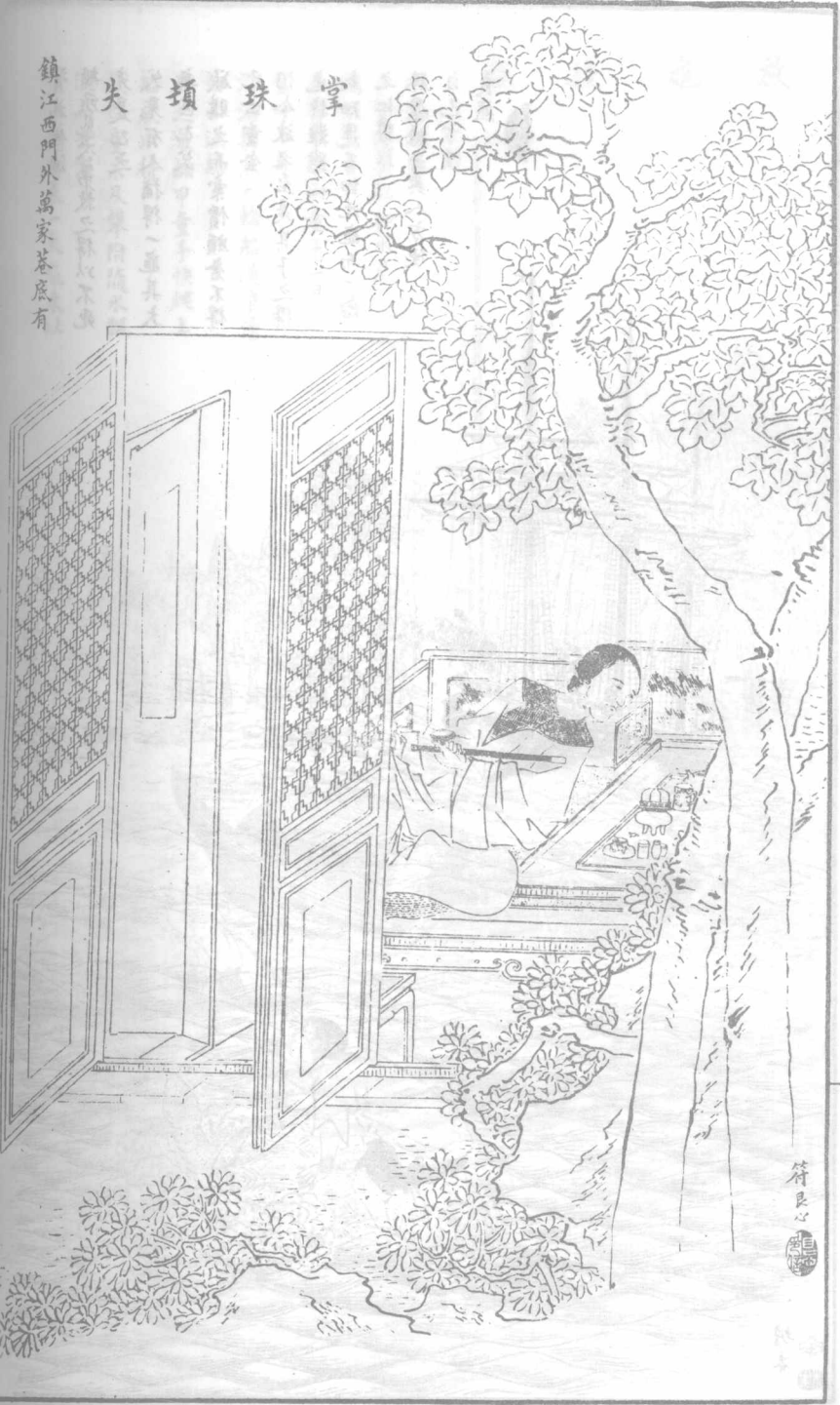
自己方便

良然



掌珠頓失

鎮江西門外萬家巷底有



符良心



五十一

庚午

徐姓

女郎丰姿秀媚，頗可人憐。

其母

有烟霞癖，吞雲吐霧之外，

不願

聞家中瑣碎事。一日，女忽

面色

灰敗，行至榻前，曰：兒殆矣！

兒不

得常侍，都下矣。母審之，知

已吞

烟，急尋夫歸，延醫救治，已

自不

及而未死之前，則謂此女

自言

過崇，誤服烟膏所致。噫！天

下容

有是理乎！日報，斷為勃給

自盡。

真見秦廷照膽鏡。



覆

轍

相

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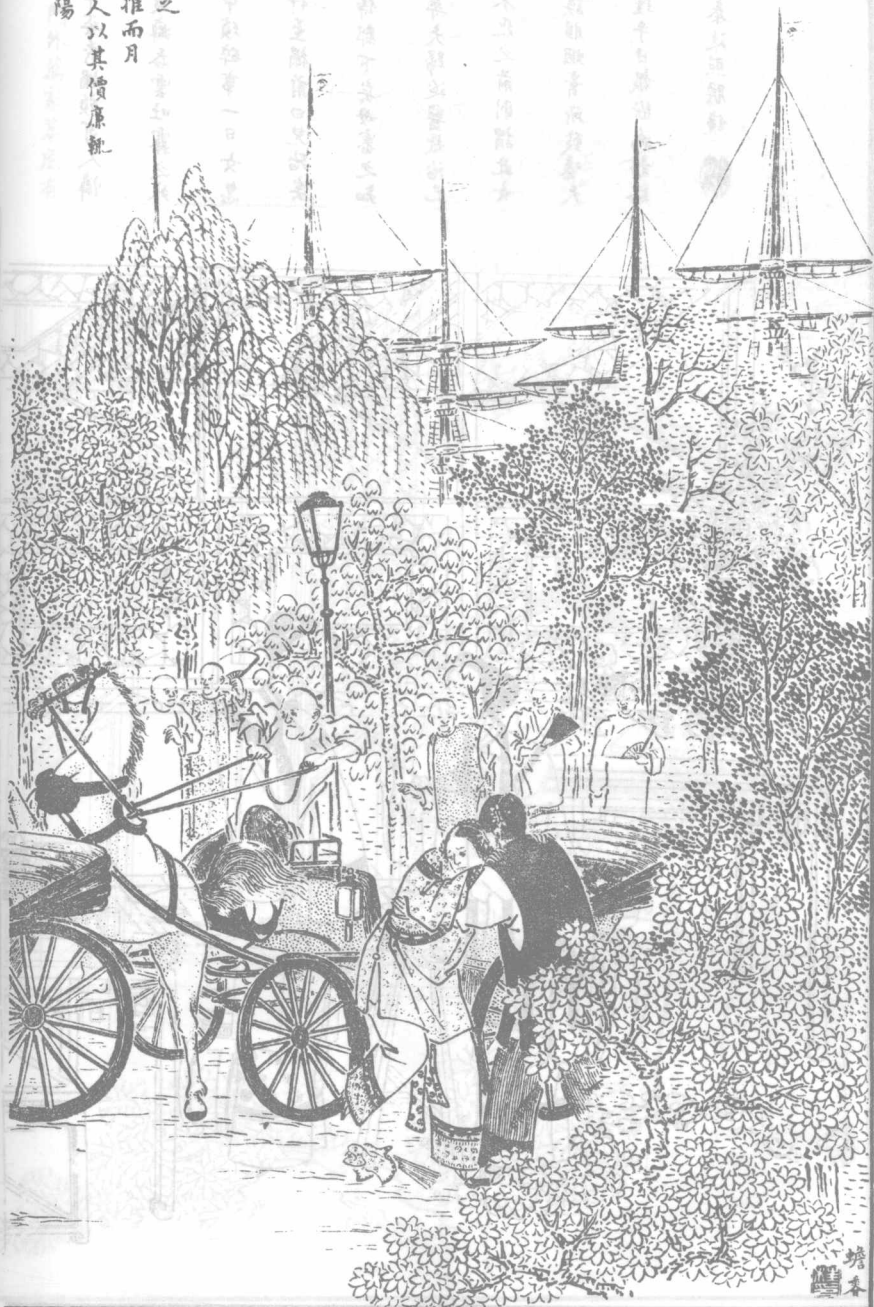
本埠

馬車之

盛日推而月

廣游人以其價廉

向斜陽



影裏遊二三

知己隨意東西南北

一周游

不知駕馭偶

跌便生出無數禍

患來在

後而欲冥前

鬧市而急轉彎無有不

憤事者

即使銜尾而

進前者失足後者必驚即

如日前

新關南首有

兩車向南疾馳前馬一蹶而遽止

後馬一

撞而狂奔車

鞋於樹帶裂車碎人從車上跳下

足嗚呼險哉



不

忍

殺

鯨

洋人食牛如猪羊曾不以

其力能耕作而少惜之設彈以

來不知宰割了億千百萬頭

亦浩劫也近更有宰及乳牛者

言之更慘日前八仙橋左近某

茶寮有鄉人繫一耕牛於旁以求

售該處多殺牛作鄉人之意可

知矣巡防局員鄧君散步經此

牛即屈鄰跪地涕泗交流若求

救照鄧君見而心惻出鷹餅十

枚取之而歸聞兩日而牛死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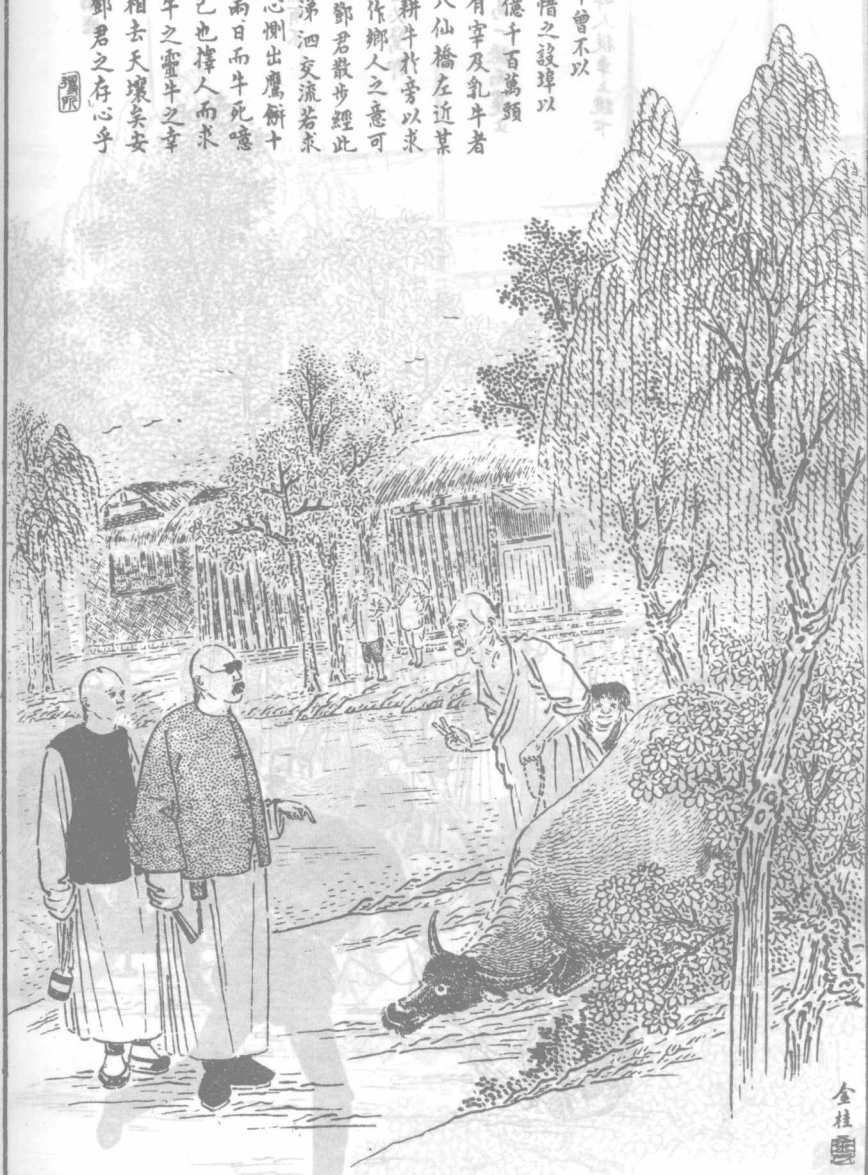
牛知人之將殺己也擇人而求

之而果能救之牛之靈牛之幸

也病死與刃死相去天壤矣安

得天下人盡如鄧君之存心乎

庚申



金桂

官妓之夫

色飽為至靈至貴之物不知

何日

何人所取義程其必非

妓夫

身上意者固其羞縮畏見人乎

解之

者曰飽以甲故不能把把者憾其

無能為乃

通好於蛇壯者在旁熱視不敢與蛇

爭職是故

爾此言雖戲近似有理而高麗國人

之為此業

者則又不然頭戴細巾帽兩旁插孔

雀毛二片

帽頂剪紙為花插之編洋：得慈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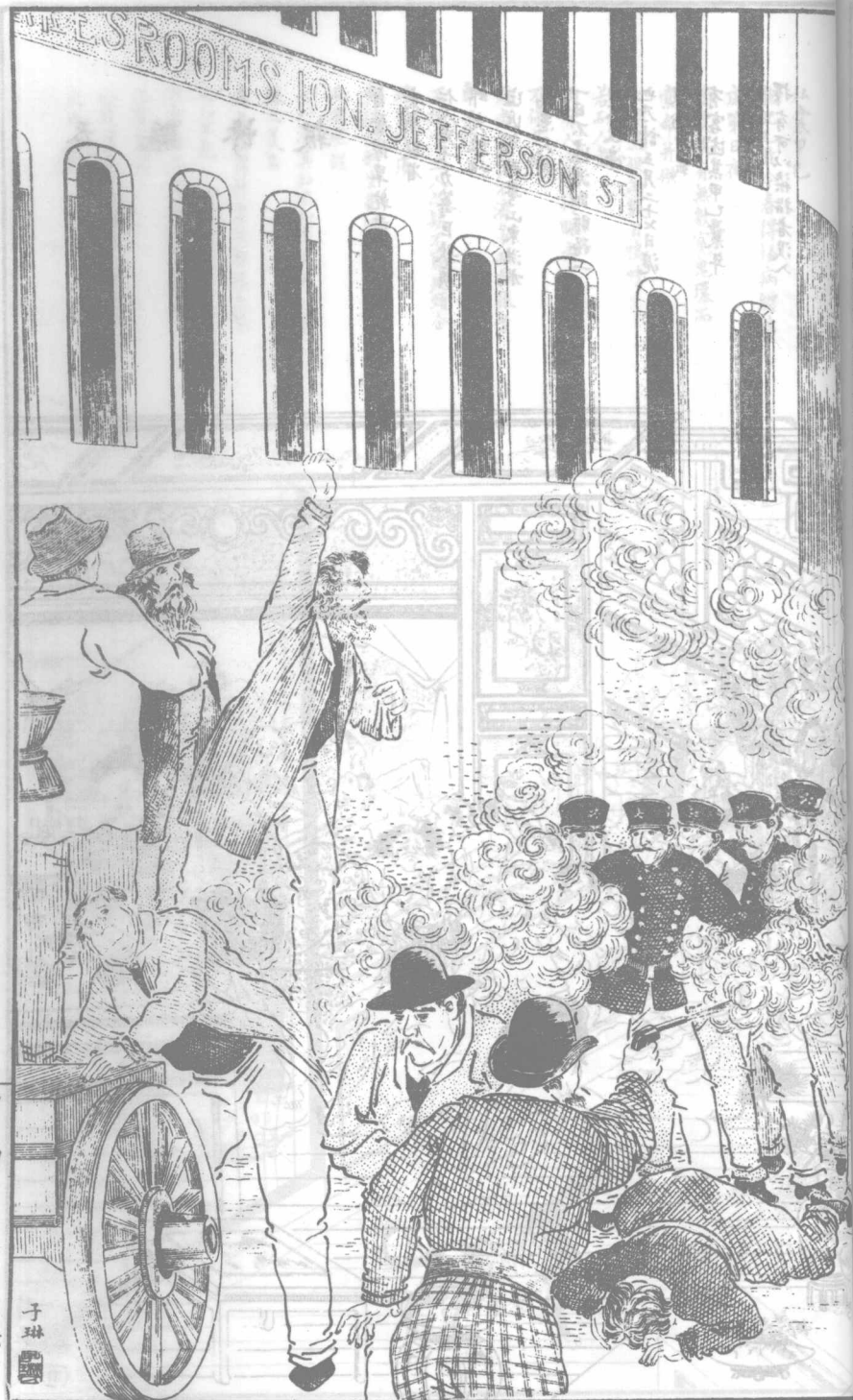
在游行非

但不以為辱且甚以為榮者

似乎差

下矣





吞賑慘報

自晉豫旱乾赤地十里

東南數省

仁人君子力籌巨款賑

卹灾黎以

迄近年兩粵山東洪水

為患天灾

一日不遑滙即賑務二

日不敢停

也乃請五月二十七日滙

報論中載

有客述某甲乙曩年

撫冊分募

擇有可以法供指者沒入



符長心作
畫而

私衷甲巳

物化乙於今春得怪病纏綿

床第日夜

呼號謂有無數冤鬼環而

索命并供

出侵漁銀兩數目嗚呼

若而人者

尚有人心乎待賑者慮朝

不保夕施

賑者慮少不濟夕而吞賑者

專取隱名

不識字之人之款不容延頭全

踵難緩須

吏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之慘

而安然假

公以濟其私不知者猶奉以募

賑之美名

其自謂得計者其難逃天鑒

也已不死

井雷極大焚而必死於索命

之冤鬼所

以發其覆著其惡也天為



攫怒海神

高麗有民船裝貨出口行至
大洋忽

風浪大作遠而望之有若牛

形有若

馬形有若驢形而龍蛇魚鼈

種不一

奔赴舟前舟人見之大驚驚

工曰此必

有人私藏索骨急索得之

投之海

風濤頓息竊疑索為百獸

之王下此

者見之而生畏固也曾不謂

身為海神

而亦見攝於枯索之骨殖此

何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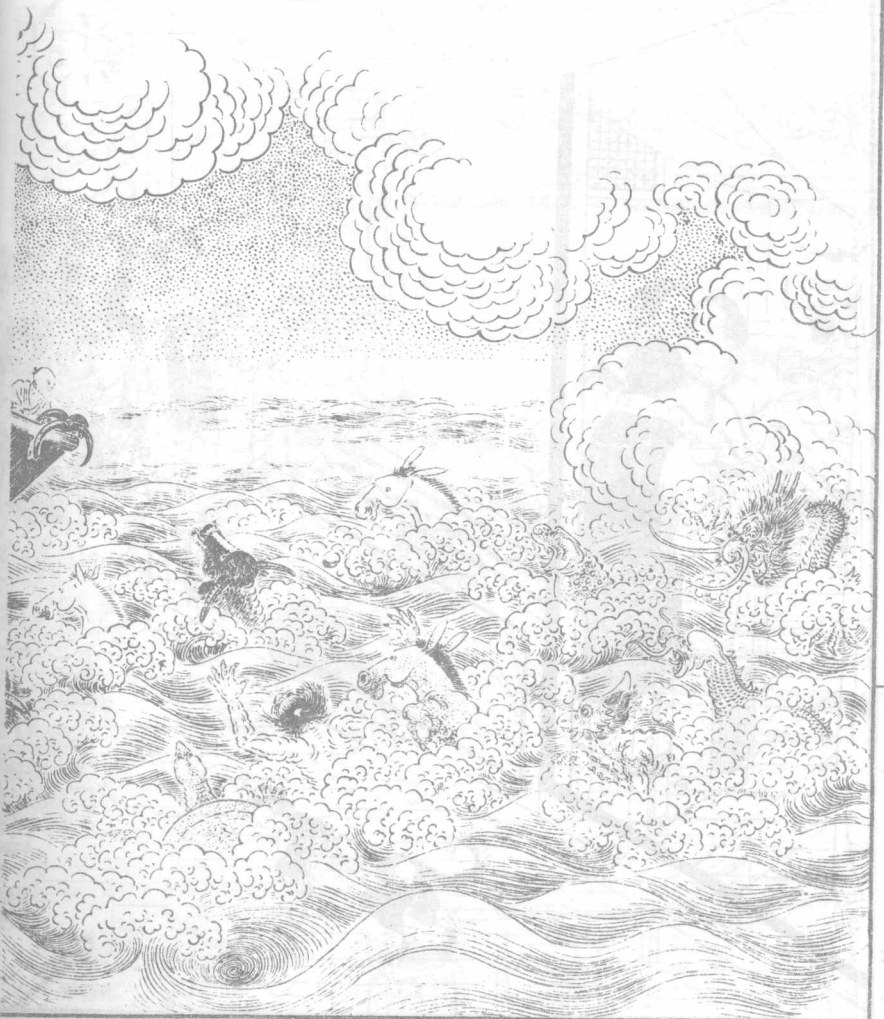
也且不知拋擲之後神將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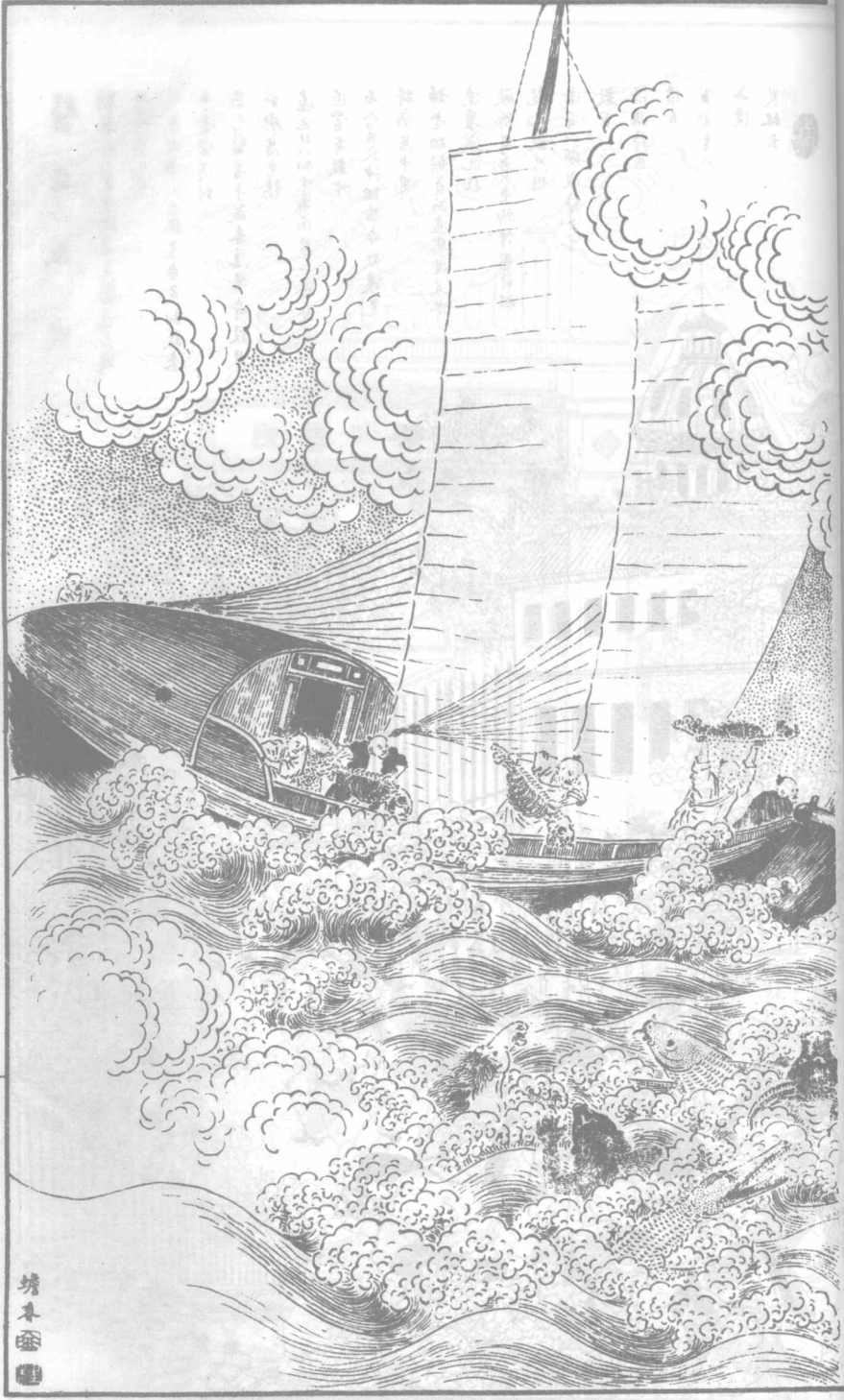
所處置

也談之而色二變

洵非

欺世之言





醫局成災

閩省南臺中洲有美醫設立濟世醫局已歷

多年凡華人之抱恙垂危和緩未

手者皆得到

局已醫著于成春屢著奇效日

前廚房失慎

遽兆焚如十萬病魔一齊驚

退常有數十

西人冒火沖油捨命救護先

將病房中男

婦老幼劍負而逃然復汲水

澆灌滅此狂

燄所有貴重物件悉付租

龍氏最可惜

者有一面微鏡亦可

數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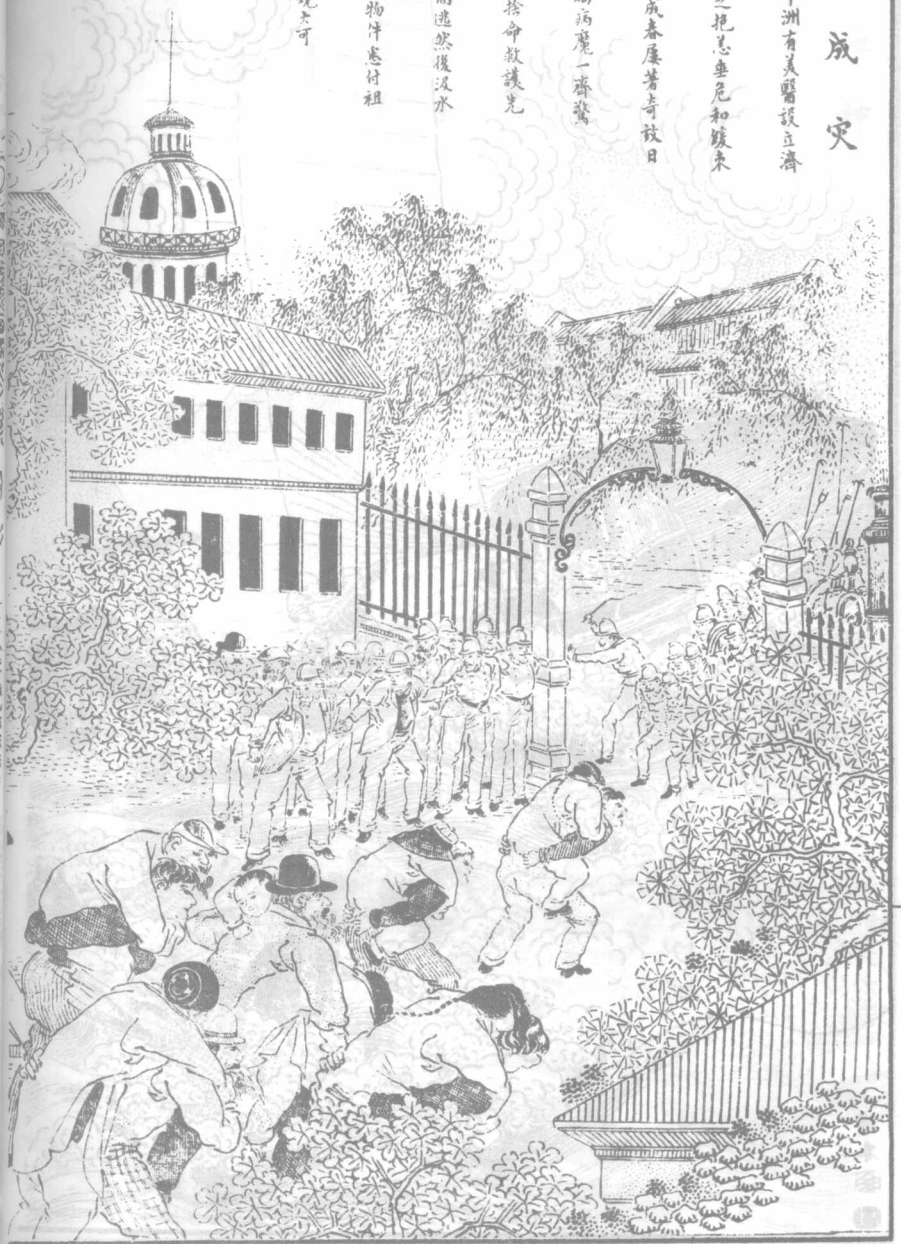
倍購時出

價五

百金至此

亦遭

災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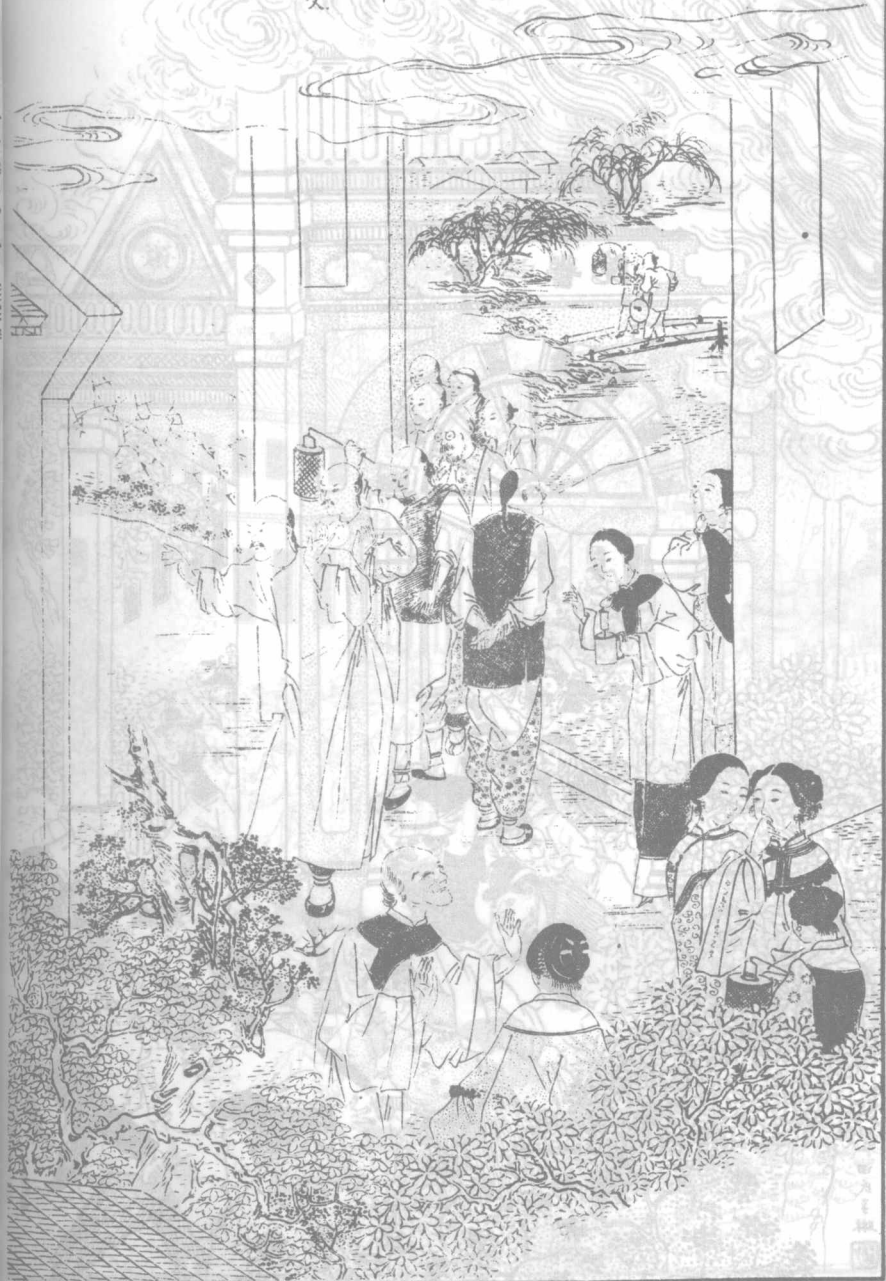




廣西醫學院

田氏子琳

花 案 賄 和
 温標
 兵丁某甲
 有妻
 性淫蕩愛
 屢於
 温郡之小
 南門
 外有瑞安
 營百
 總某乙性
 桃達



好騎東家墻
 兩性
 相投遂成野
 合甲
 初不知也一夕
 往錯
 舊好事為甲
 所聞
 甲適朋黨深夜
 掩捕之
 俱被獲光將已吊
 打並剪
 去其髮辮(經)
 同鄉人
 之居於此者議已出洋
 七十元書
 伏辨一紙而罷夫罰
 洋乃以為
 做惡得洋即以為遮
 羞花案而
 准斷和味可笑之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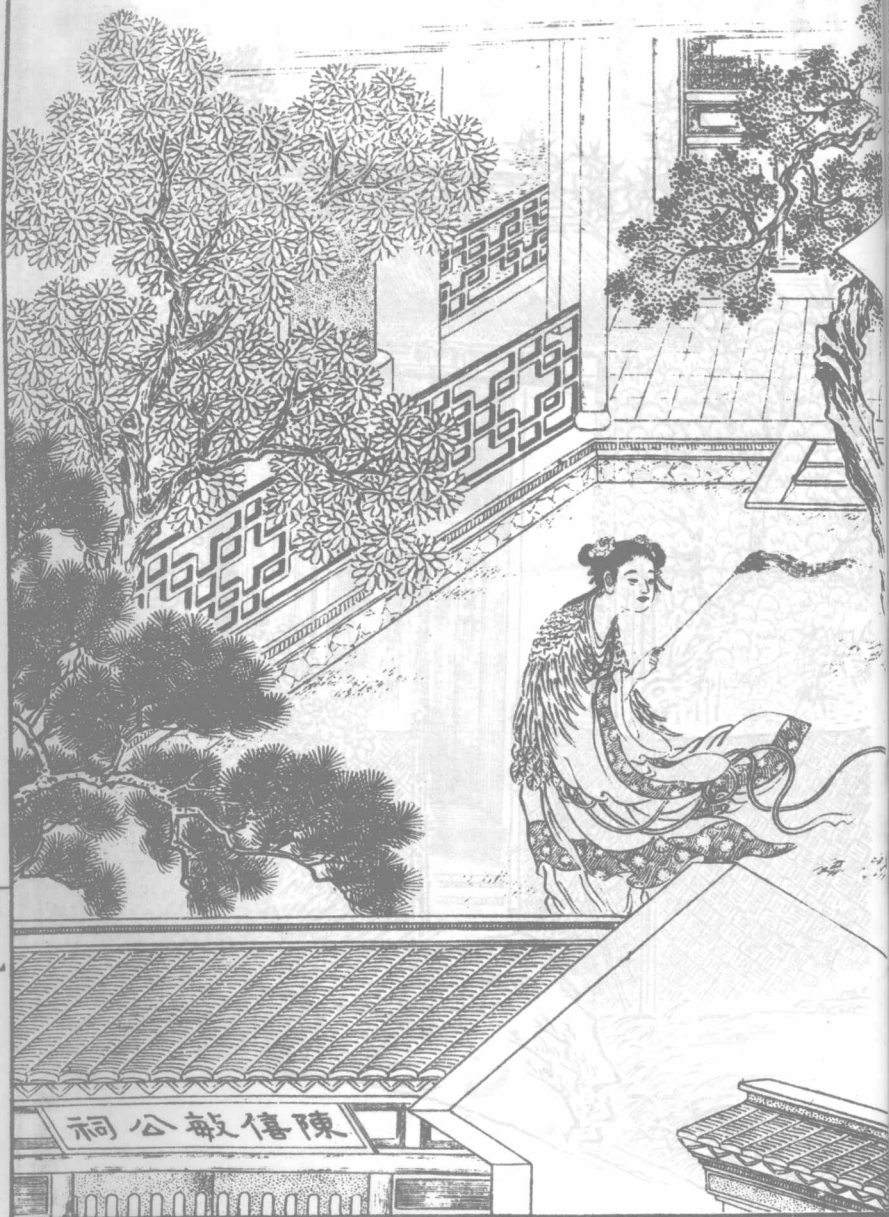


鬼迷入井

人生廣境屢遭拂
贊非大有學問者
不能涵養血氣而
使之平蘇城鎮無
司前陳傳欽公祠
內寓某甲以訓蒙
為業其妻上年去
世遺一子鏡數齡
拂世計可知已一
夜歸畢把幼子
脫衣安睡已則
聞步履中以
遠巷暗聞
戶外有呼
其說者敢



而視之一班
 白叟似曾相
 識謂之曰憂能傷
 人慎毋自苦能從
 我游乎甲許之遂
 難恍惚若在夢中
 所歷非所志行至
 黃草葦葦中有古洞
 視之異常幽邃老
 者指謂入此便是
 桃源仙境探身而
 下及腰即捍搖老
 者竭力擠之忽來
 一童子大加呵斥老
 者懼而遁甲神識
 頓清仰視心斗滿
 天已則臨身管井
 中始悟遇鬼昔人
 曰幻由心造鬼之來
 亦人心自召之也處
 境之順逆不可知
 毋輕蹈至死不悟
 之轍



是

何

妖

孽

營口

五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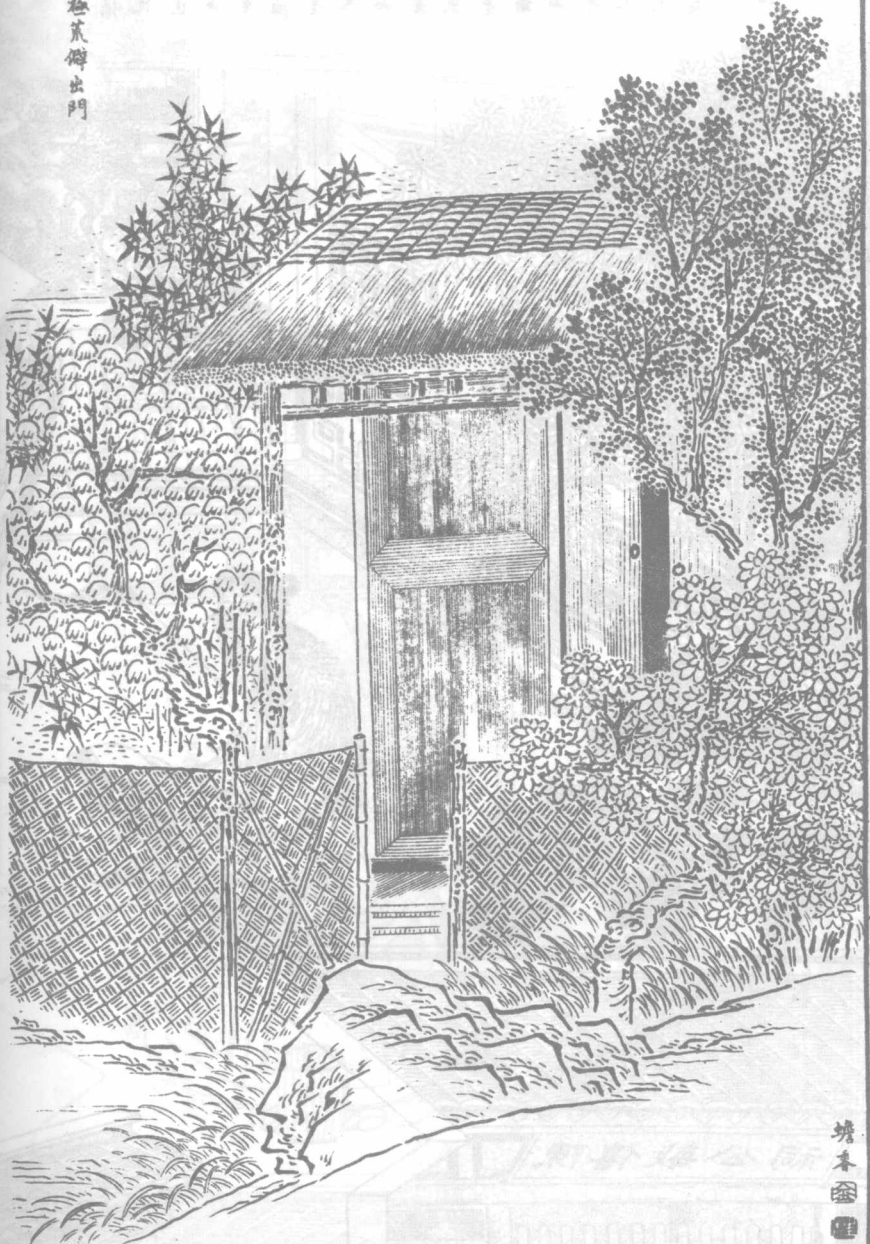
地方

有業淮南

王術

者其所居極荒僻出門

數武



外家塚壘：曰揚葉草滿目
蒼涼有子年七

齡一日天未大明出外小渡忽

見一人從草中

出無首而自心口以至臍下開

若門戶賊賊屈

曲可數漸行漸近若有惡令

其區視者子駭

甚近奔告其父母以為眼疾不

甚措意無何兒

發狂持菜刀跳擲不止胸前

血痕狼籍

腸胃俱流出哀號宛轉

而死夫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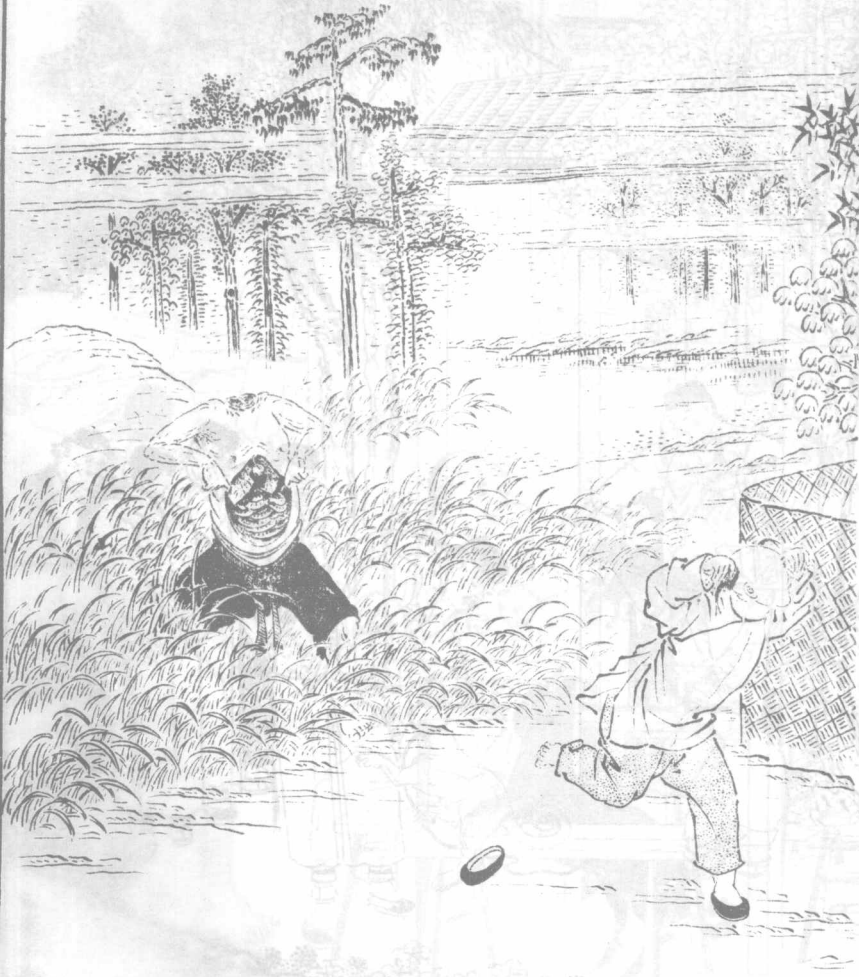
提之童有何造孽子而

所見之

怪一似為索命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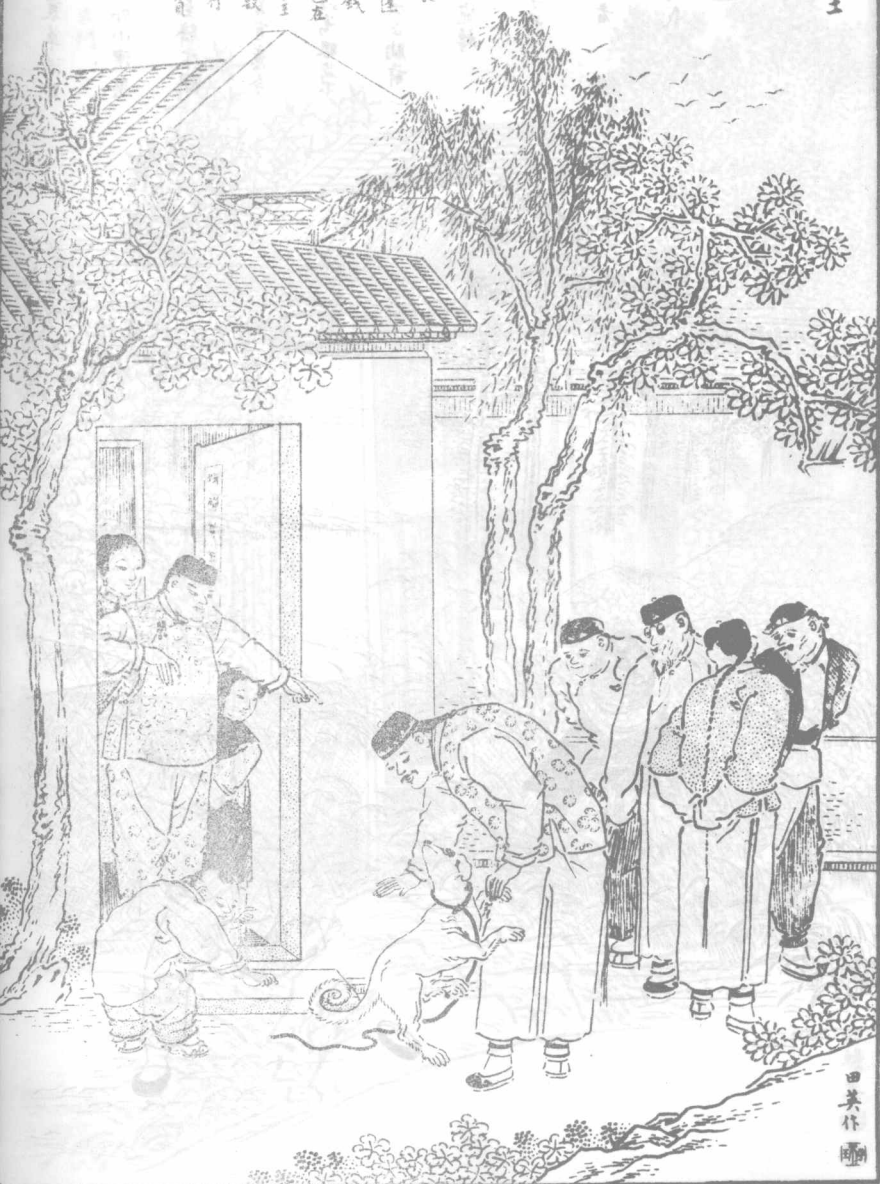
倘亦佛家

所謂前世事耶異哉



犬識舊主

揚城某姓夫婦年
 垂暮無膝下養一
 犬以破岑寂犬頗
 馴良善識主人意
 主人愛之甚同命
 其名曰了頭今正
 忽患失火話之不
 獲幾片履履忘食
 一日偶過井碑街羊巷
 之某甲家狂喜極前呼曰了
 頭尚識舊主乎犬即跳入懷
 內依之隱隱一似人之久別相逢
 音甲家譁然謂此犬極出錢
 買得豈可任人買認乎不已在
 言有人言曰視犬之所隨而主
 者為也身惜錢某之不如數
 拾的揚長去犬即搖尾之行
 嗚呼世之得斯言欲背教自
 思者有愧此犬乎矣



犬生八足

本埠八仙橋某姓老虎灶臺一雌犬色純黑前日產小犬一頭毛色與母犬同數其足則有八馬遊適喧傳以為異事夫水族種類繁多有頭無足者有足無頭者有頭無足者有足無頭者其為生而人初不以為異者飛禽止兩足而傳以兩翼猶獸之有四足也若彼化生則六足八足以至於無數足習見亦忘之耳大抵物非其類則多與少皆屬離奇可怪日報言之鑿鑿自是信而有徵



查

酒

殞

命

京師

崇文門

稅課

司巡役

崔九

周訪李

松酒

過巖為

販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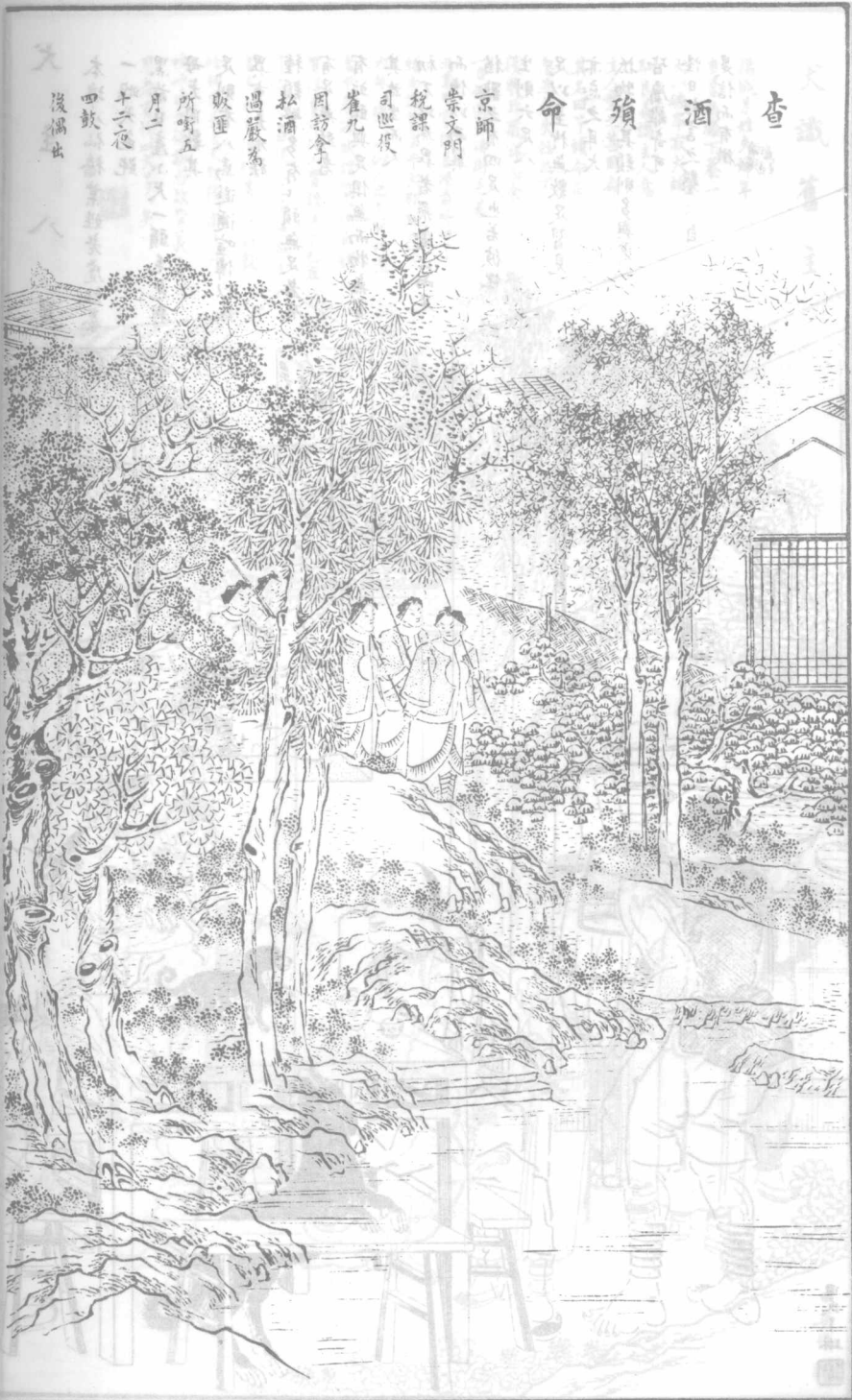
所時五

月二

十二夜

四鼓

後漏出



邏察
酒與諸匪

但匪

執之將燒酒納入

猪脬

中提開其口而灌之灌之

不已腹滿

如數雀哀乞饒命匪曰諾遂戒

酒不汝餽雀

許沽諸市匪曰須原酒市沽非所

歌雀知有心

為難遂不言匪曰原酒亦何難出

腰間利刀割

雀腹腸流其地鮮血淋漓登時殞

命幸為東城

練勇所見追獲一人解送刑部夫

緝私奉法也

販私犯法也與雀為讎即與法

為讎別又

糾眾革管人命乎此

風鳥可長

惟有置之重典而已



雙龍

龍取

水

距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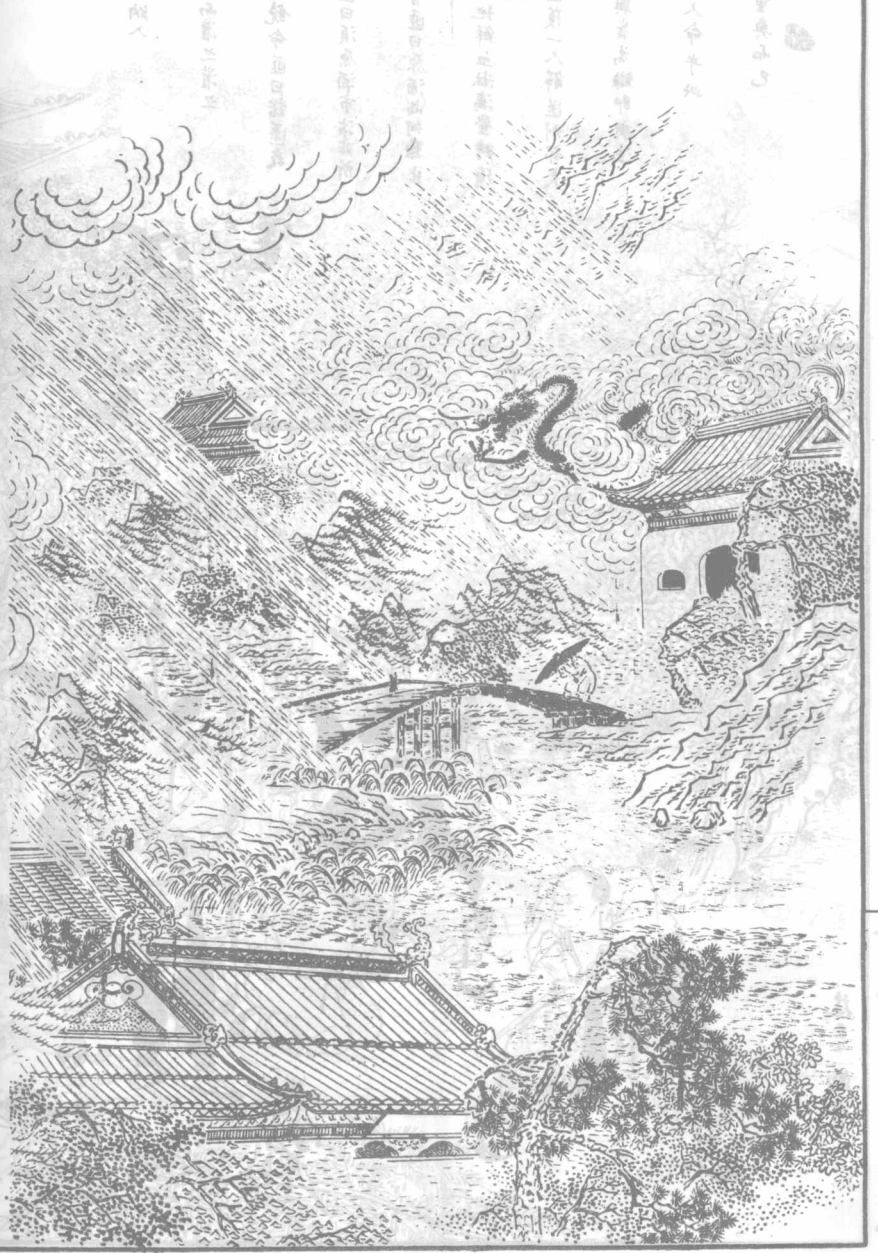
波城數十

龍王廟三

白雲洞曰

基曰泉井

山當
威豐中禱
雨靈
應浙撫黃



公宗漢

奏請

封號聲靈赫濯廟貌

猶新

前月該處鄉人邵某

經其

地天忽晦冥知將降

而新

就廟中休避但見神案

香燭

中烟裊直上凝結擔階

便成

雲霧俄而雷聲隆然風

過處

首尾天矯奮爪作攫孖勢

雨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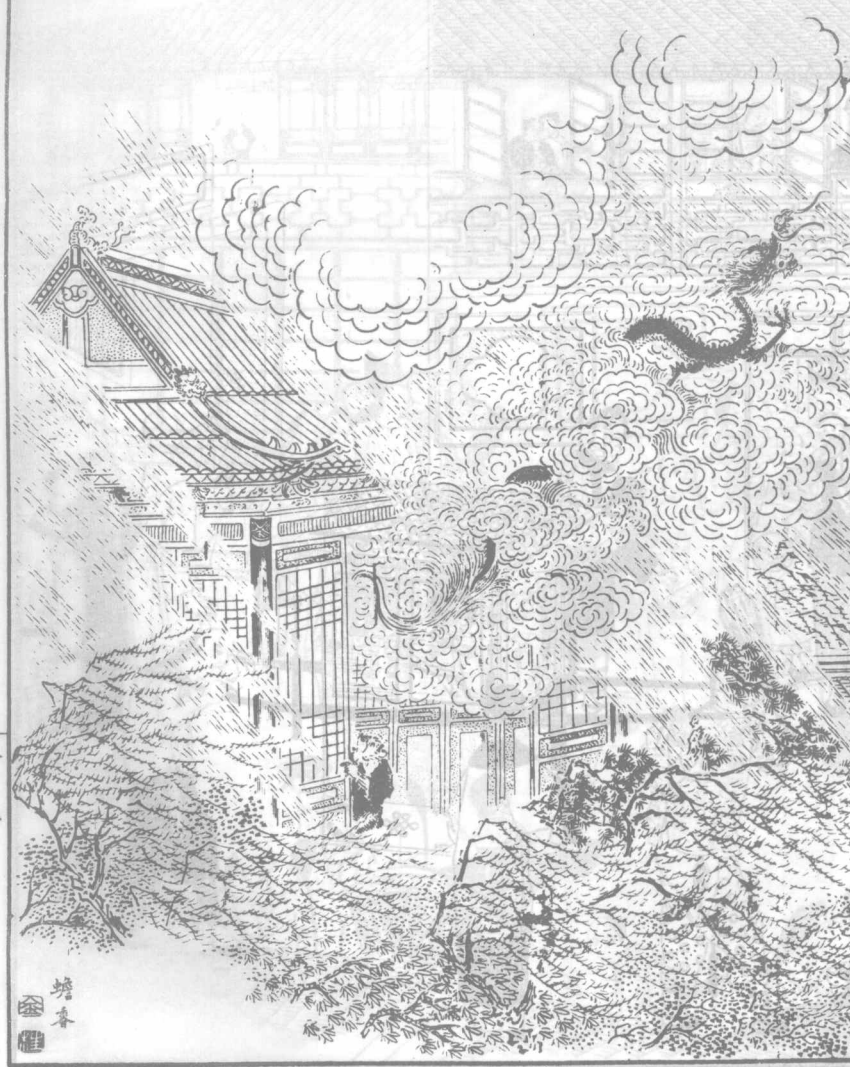
隨之而至凡此皆鄉人所目

擊者

風雲會合好雨時行龍子

龍子

造福吾民



執 輿 為 誰

滬北四馬路為

眾香

國夕陽西墜時

游客

每向熟識妓館

一探

春色卽俗所謂

打茶

圓也合興里有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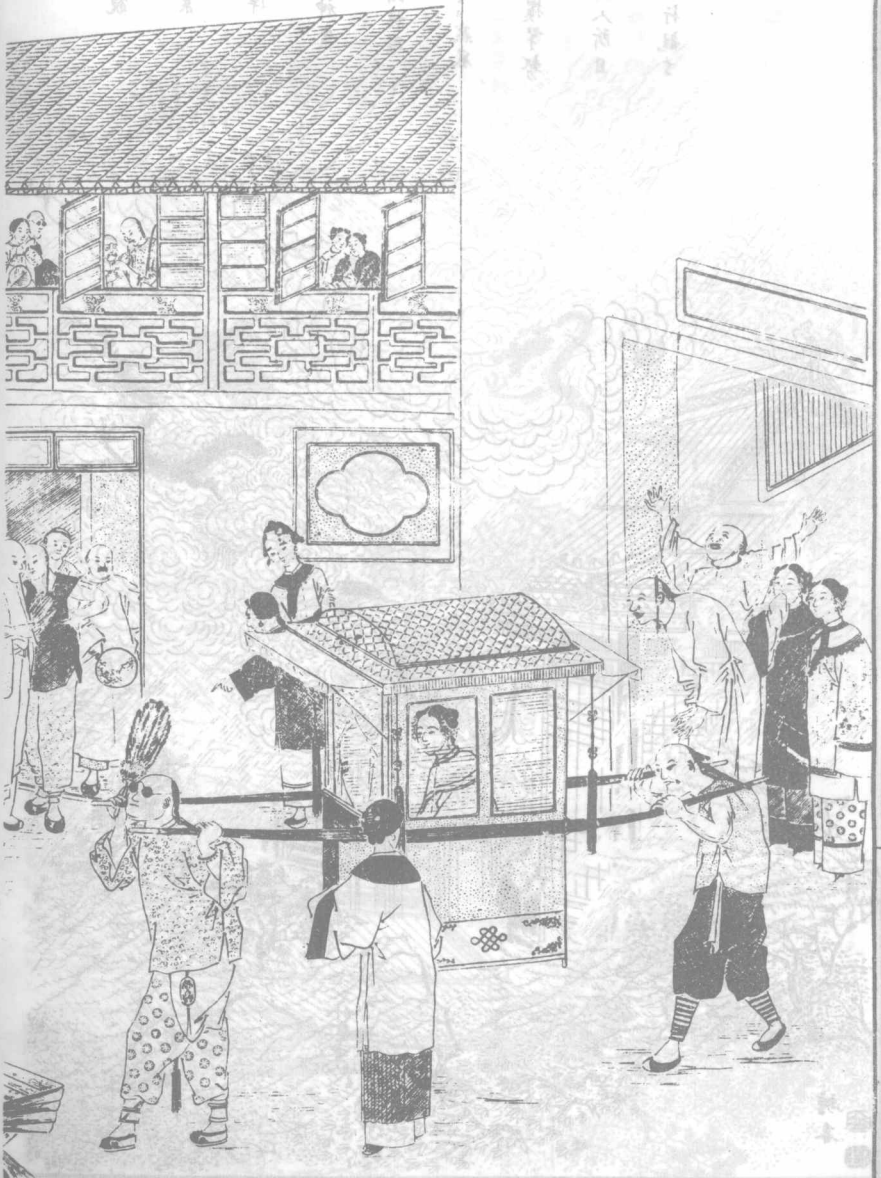
姓書

寓一日來甲乙丙

三人

書妓方謀上書場

甲與



乙戲謂丙曰體胖力
 不虧
 爾如此策肥盡任輪
 役乘
 聖事乎若能頂戴好
 花赴
 北益泰當肆筵以勞役
 者丙
 曰是亦何難即趨妓聲
 輿岸
 然負之如飛去昔豈翁
 奴負
 紅拂以歸李衛公古今
 稱為
 豪豔乃如丙者僅以負
 妓賭
 酒筵氣韻未免猥鄙然
 其背
 之能負重也則已服先自呈
 之矣
的也
先身



西

醫

治

病

都中

施醫院之西醫

業

君初

次滙華未諳言

語

而治

病給藥必需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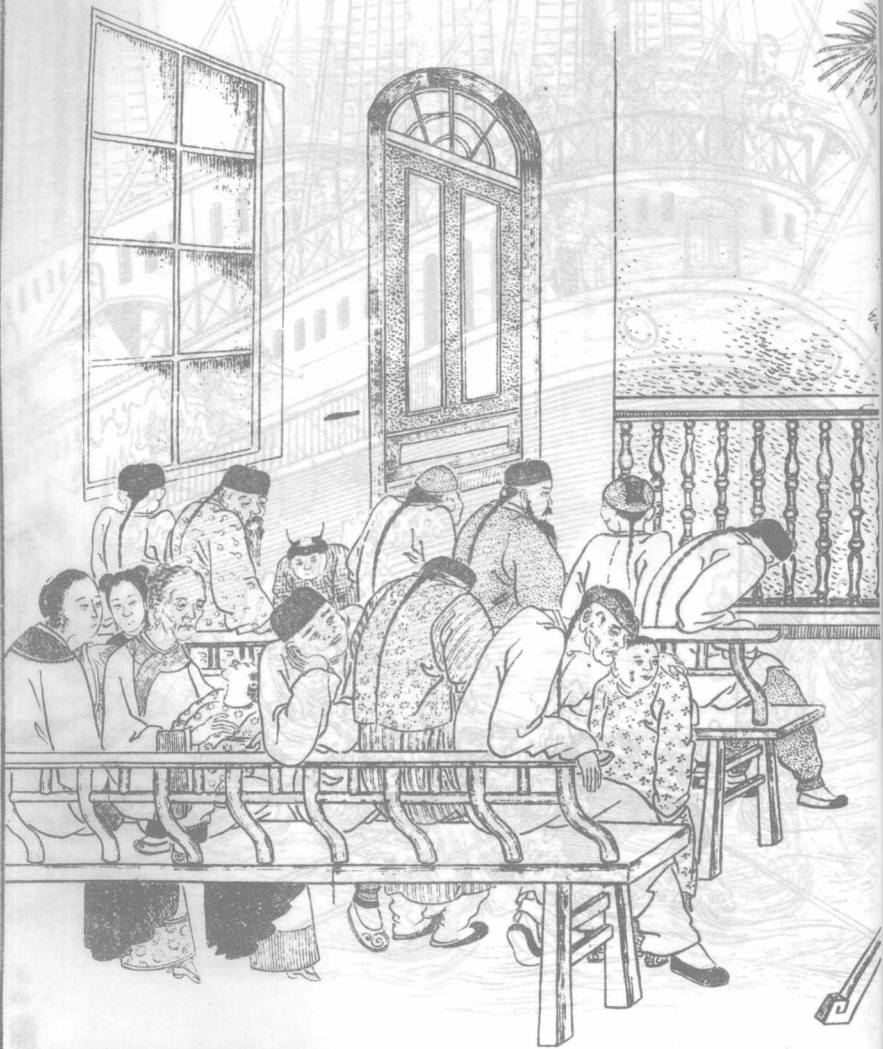
詢

方知



馬步所傳

病之原委有西
 女
 某教
 中人亦好善為
 懷
 者願
 代某君喉舌之
 司
 兩相
 得而益彰故赴
 院
 病人
 日以百計西士
 女
 不以
 煩冗為苦殊足多
 矣





乘風西去

日本郵船公司高千穗丸

輪船由高麗回長

崎中途遇風暴船中客

戰慄無人狀攀物

而卧四體不敢展側獨有一人

高籍泰西某國謂

對此奔騰雪浪非常開拓胸襟

高唱西洋曲而以

步履之聲為節奏不料行近

舷欄竟被飛廉撞

去船主在上觀風竊歎某

能相救而該洋人

載沉載浮偏能以游以泳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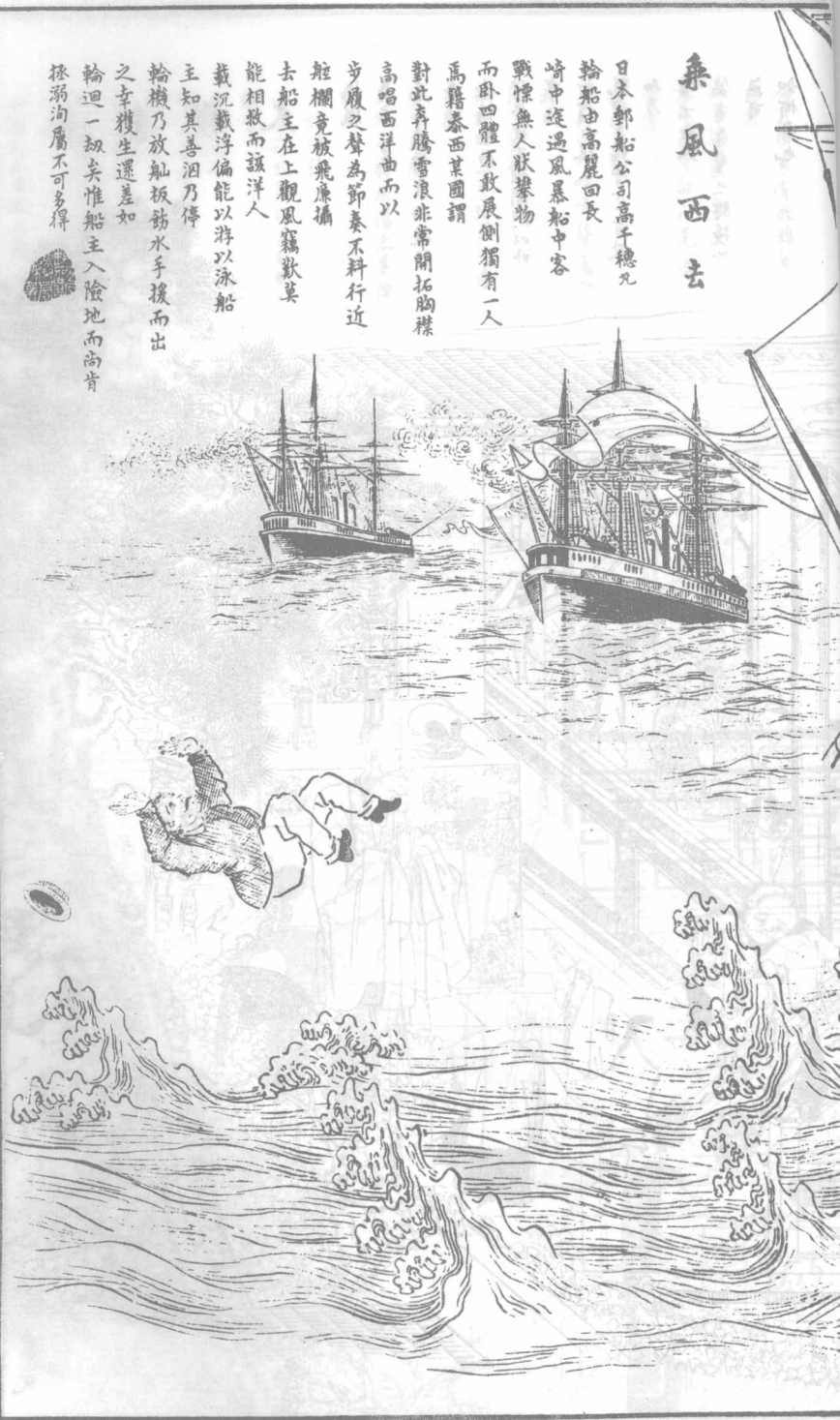
主知其善泅乃停

輪機乃放舢板飭水手援而出

之幸獲生還差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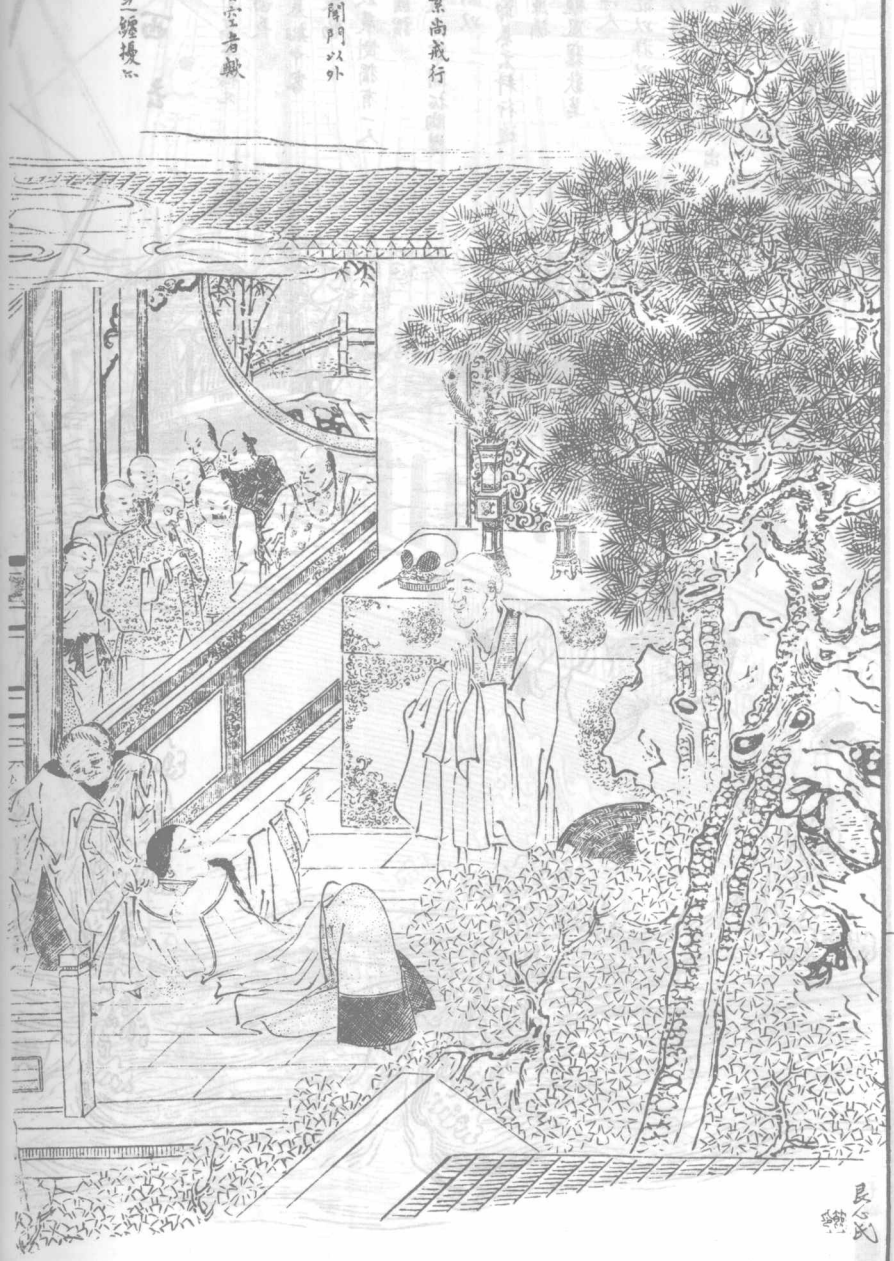
輪迴一劫矣惟船主入險地而尚肯

拯溺洵屬不可多得



惡 索 錢 文

揚城
馬市口某
庵住持僧素尚戒行
平時
除誦經念
佛外從不預聞門以外
事殆
所謂六根
既淨五塵皆空者歟
而乃
事不由人
偏有惡魔之纏擾
無可
如何者也



僧於俗家有姪媳貧
 而發覺者七日為令
 一日懷刃
 入寺為寺鄰所見者
 方懷
 疑討忽聞
 寺內一片喧嚷聲急入
 視則
 酒來之婦
 倒卧地上一手持刀一手
 戰指
 怒言項間
 血澤下特所傷未甚僧
 則合
 十誦佛號
 若懺悔狀眾詢其故則以
 稱貧
 不稱意而
 行此以骨僧者夫僧塵緣
 未斷
 易滋事而
 嫉俗區深者亦不克生意
 外憂
 好散我左右做人難



妬

奸

釀

命

十餘年

婦女犯奸律所不宥良

以淫蕩之

性以為人盡可夫而狎

睡者必生

忌嫉心則殺機伏於此

矣金陵教

場之北有演武廳：屋

三楹閉以

木柵一日天才曙有兵

勇同一大

脚婦毀柵而入見簷下

臥一丐姬

即丐錢數十文為代望

風少項婦



警承

出

即有

趨者持

刀奪門入而先來之男

于透柵

木跳下望高狂奔而持

刀者回步

緊追不稍踐至影壁下

及刺之倒

地又連磨之氣絕時路

上漸有行

人報知地甲呈報上元縣

署請驗而

兇手至今猶未弋獲越

兩日丐婦

言於所識者云被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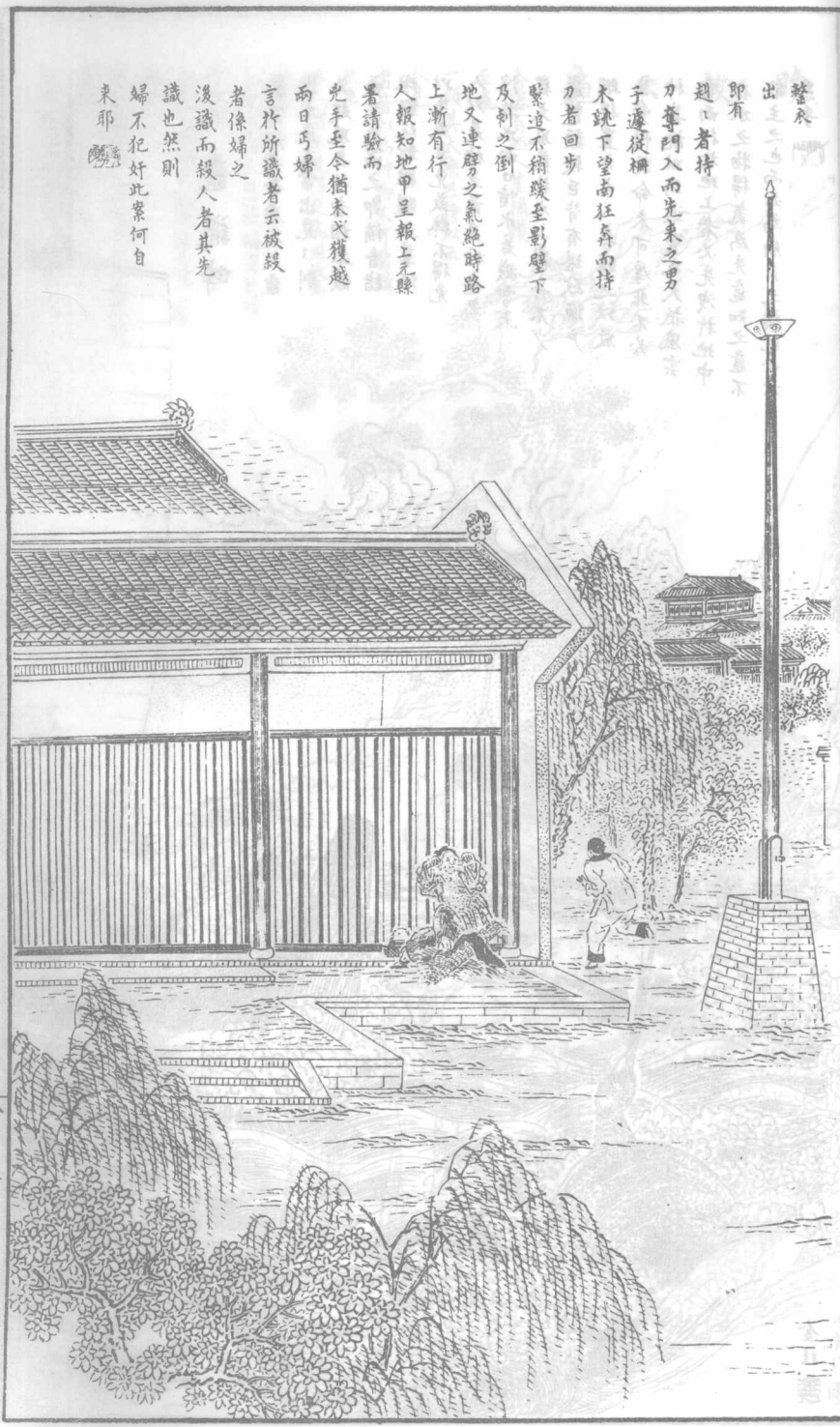
者係婦之

淺識而殺人者其先

識也然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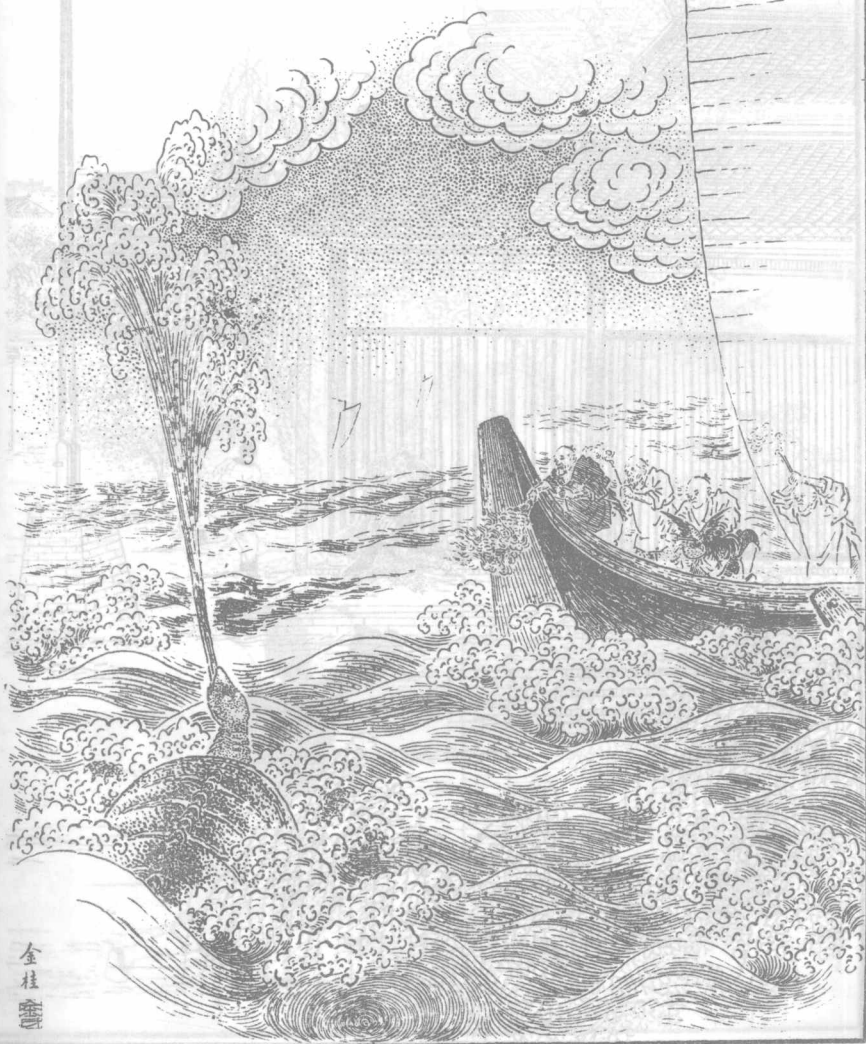
婦不犯奸此案何自

來耶



大龜識時

鄱陽湖老爺廟有大龜
伏水底不常出見：則
必起風舟行者相率做
戒若或遇之即備香楮
燃鞭炮斬雞醺血奠酒
以告或幸免或終不得免
人以是神之前月杪龜忽
浮游水面口噴水若濺雪未
幾大風發於水上覆舟不少
龜鼈類較巨背有塔紋漁戶
網得置市中人喜購之以放
生愛惜物命未可厚非不
神其說以為通靈也大抵風雲
雷雨行於地上者必先洩於地中
在水之物得氣為先蓋知之龜不
能主之也而夫為廟角之禱也毋亦
愚乎



贖大放龜

香港有西人某捕獲

巨龜

一頭其大無匹持以示

人見

者皆以為神物不可留請

放生

西人謂亦既得之焉用放為

執不

允眾人意不忍議贖資取贖

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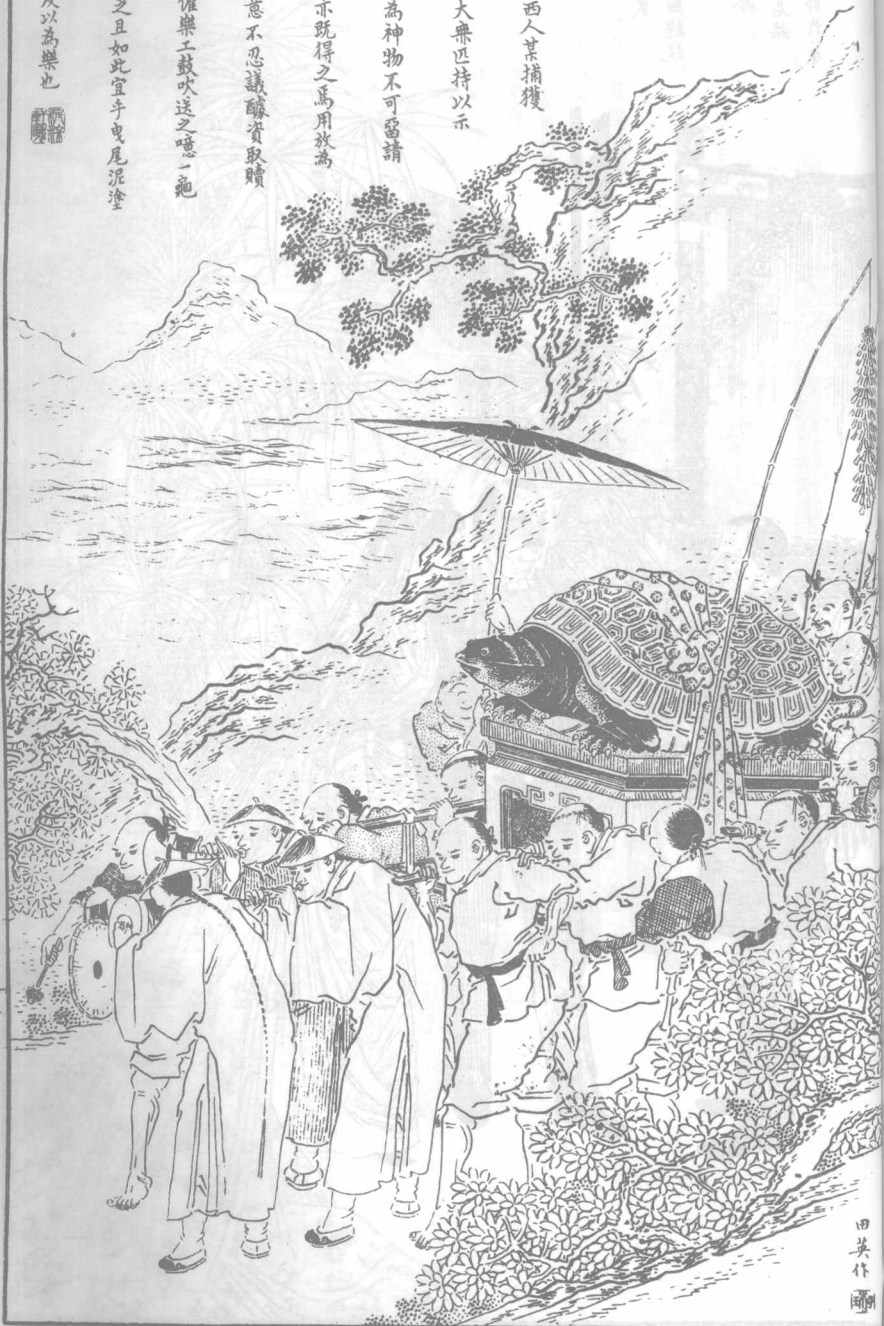
入海並僱樂工鼓吹送之噫一龜

也而

尊之敬之且如此宜乎曳尾泥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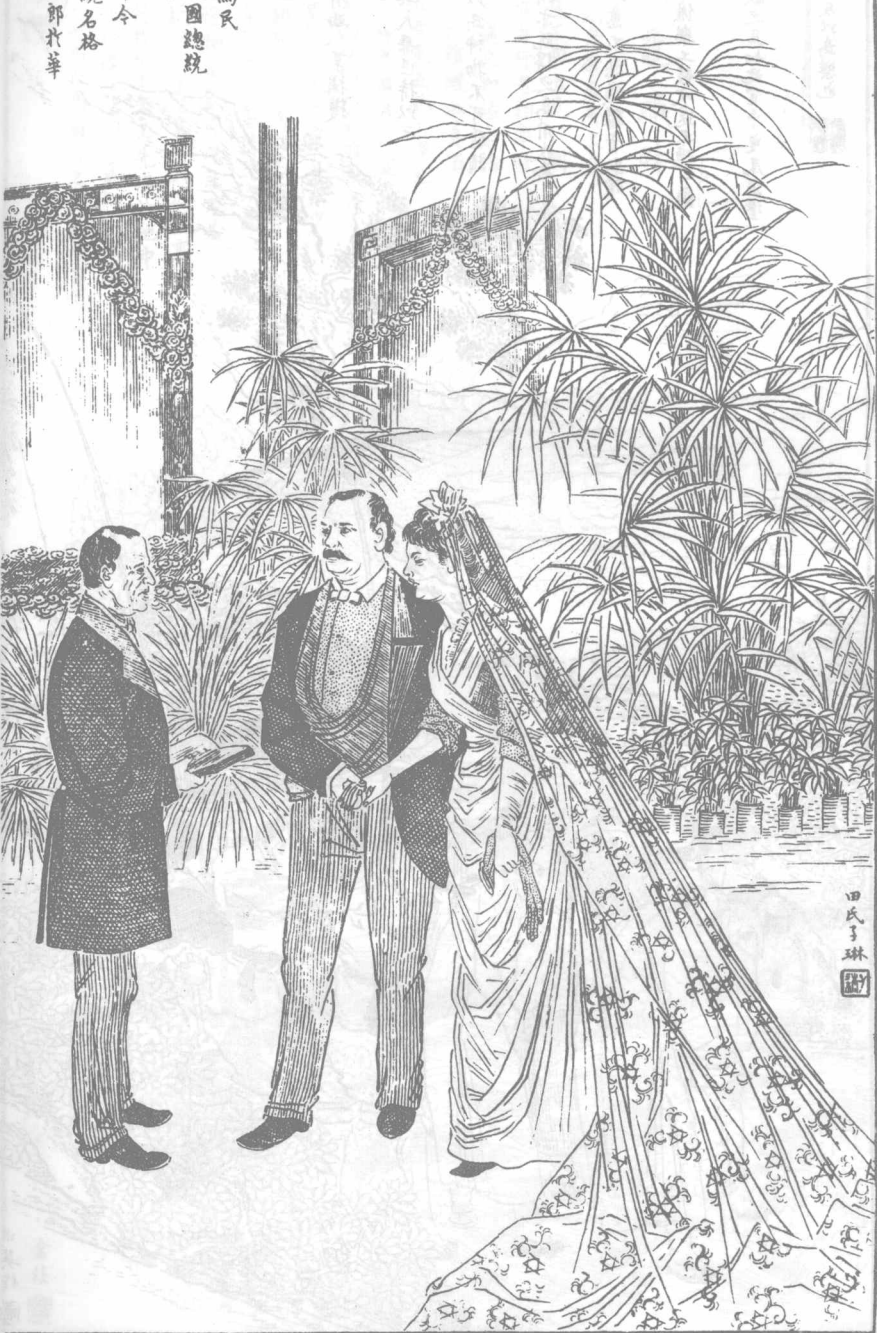
者不

以為恥反以為樂也



總 統 完 姻

美高民
主之國總統
四歲
一舉令
總統名格
拉威郎於華



田氏子琳



歷五月
初一晚七點鐘

時完婚所娶

條大狀師之女兒福爾生與總領

對面立而手執書卷

者為牧師貴官

命婦按品分列贊襄婚禮

誠隆禮也吾國之有

感焉民主為憲推戴或以功

德或以賢能亦猶中國

官天下之義詢謀則從乎

同斷事則秉諸獨而

委未有以推戴由人詭隨

狗眾以為能若其國

者敬羨華人遭否

人強言抵美

欽使受關吏留難雖經後救

中人反覆開導萬不得已

已始議事為賠補事後遂

不聞革除一官全辦一

職總統之為人可知

已予之照繪此圖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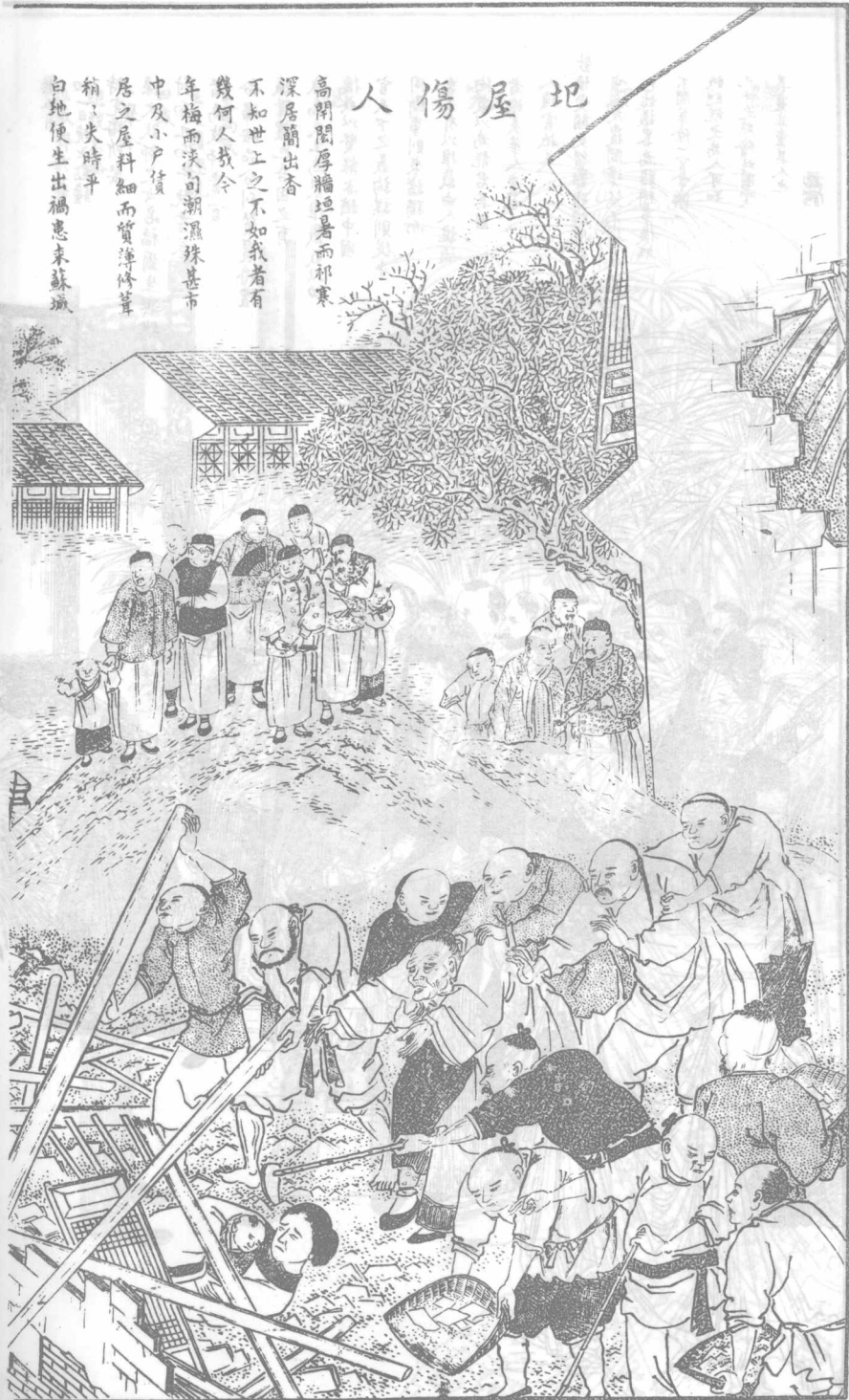
其意非重其人也

滬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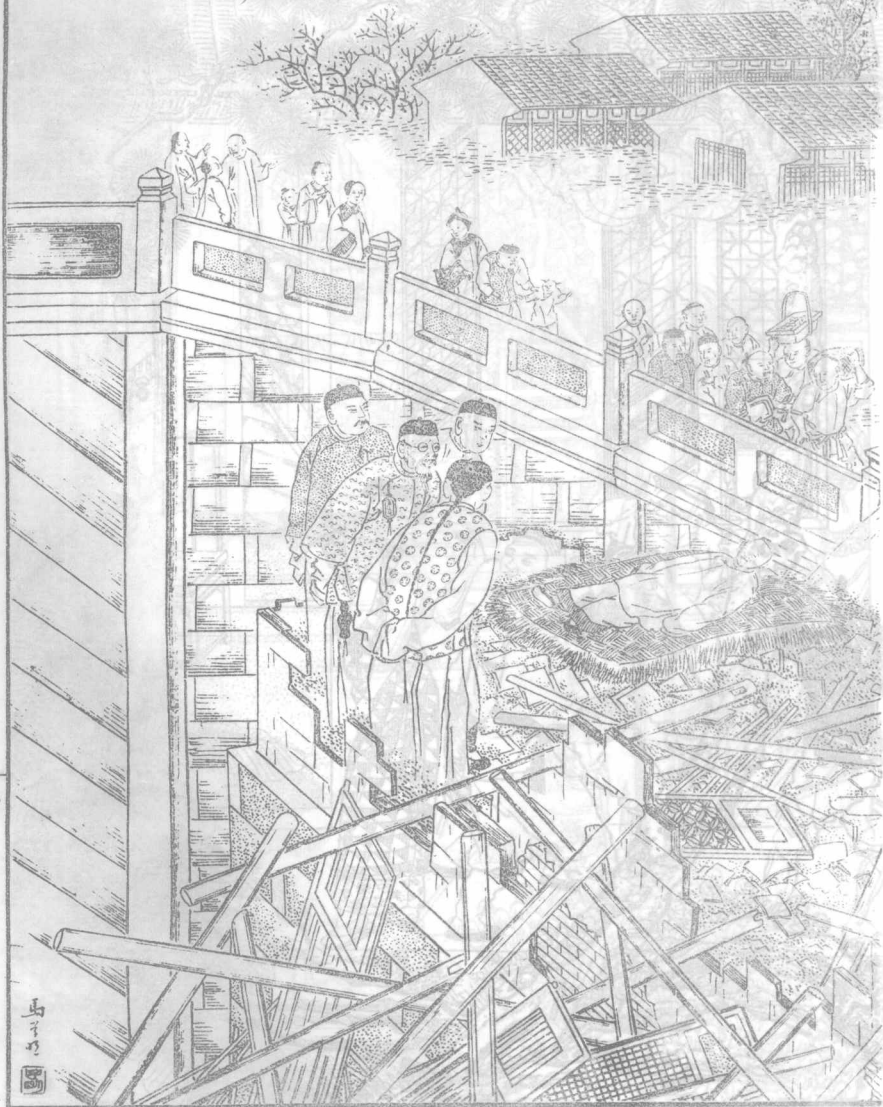


地屋傷人

高閣閭厚牆垣暑而祁寒
深居簡出香
不知世上之不如我者有
幾何人哉今
年梅雨淡白潮濕殊甚市
中及小戶貧
居之屋料細而質薄修葺
稍失時平
白地便生出禍患來蘇城



吳越瑣錄
 橋地有板箱店樓上為店
 主眷屬所居
 當雨甚時猝然傾頽塵
 三命扒出之
 時其妻猶抱幼子於懷而
 十四歲之長
 子則頭已壓扁腿上一洞穿
 一穴見者為
 之慘目傷心聞房主係袁
 姓住中市近
 來蘇城風氣薄有遺產之
 家無不十分
 鄙吝徵租金如官項到期不
 備遽出惡聲
 粒戶而猶良者每用虛好甘言
 預支預借而
 風而不敵敵虛促其僱匠整修
 則又如壘牛之
 下井以予所遇凡此者為多袁
 姓特蘇城之
 一家耳害理忍心終恐有天道
 好還之一日



嚇死妙

常

甯波大西壩附近

有郭某為風

而摧殘香烟冥落

僅一比邱尼

與一傭婦相依以

為命尼不必

陳妙常一流人而

學而著身難

免情魔之牽惹

一日與某

甲目成

心許

密

約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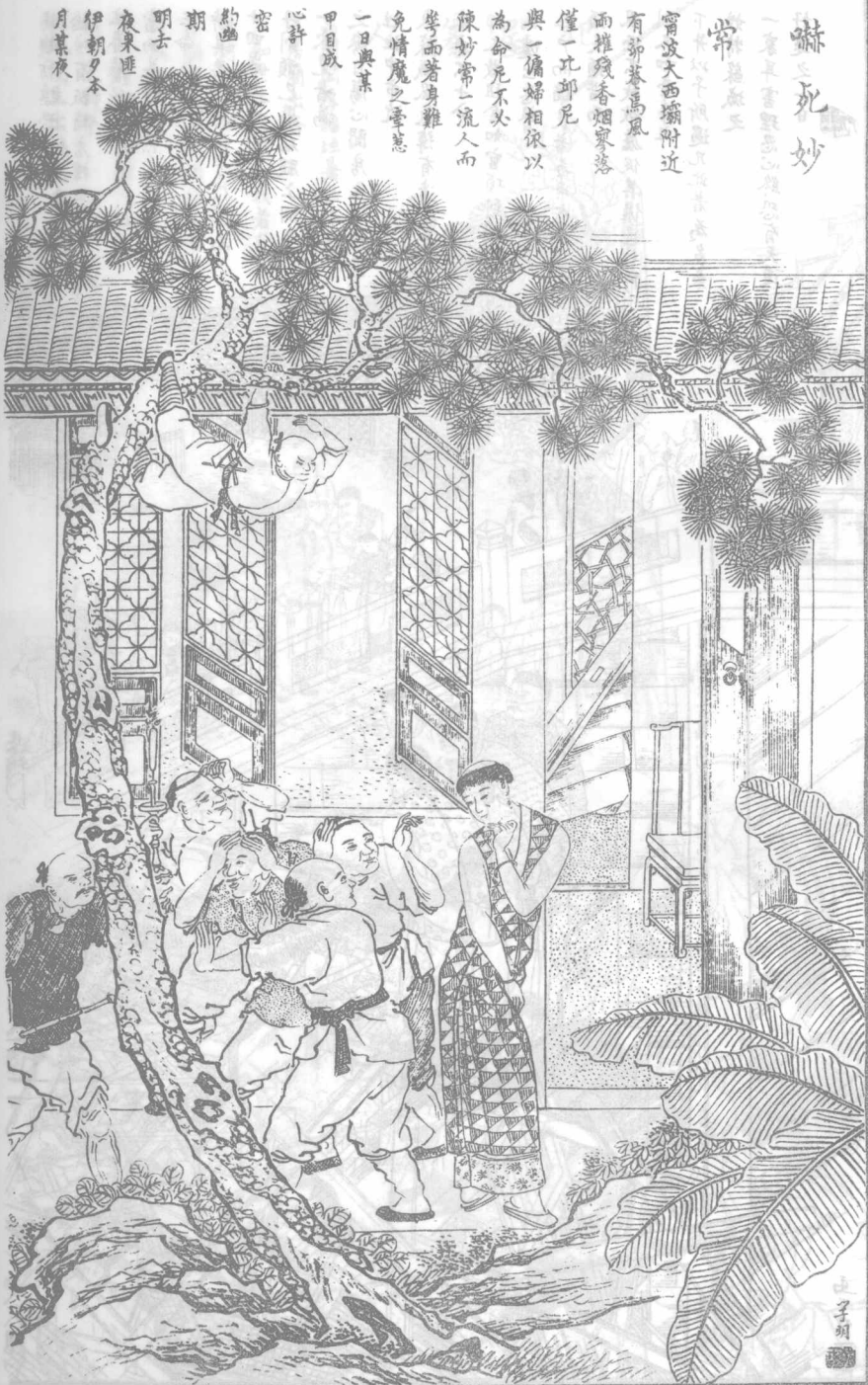
期

明去

夜來匪

伊朝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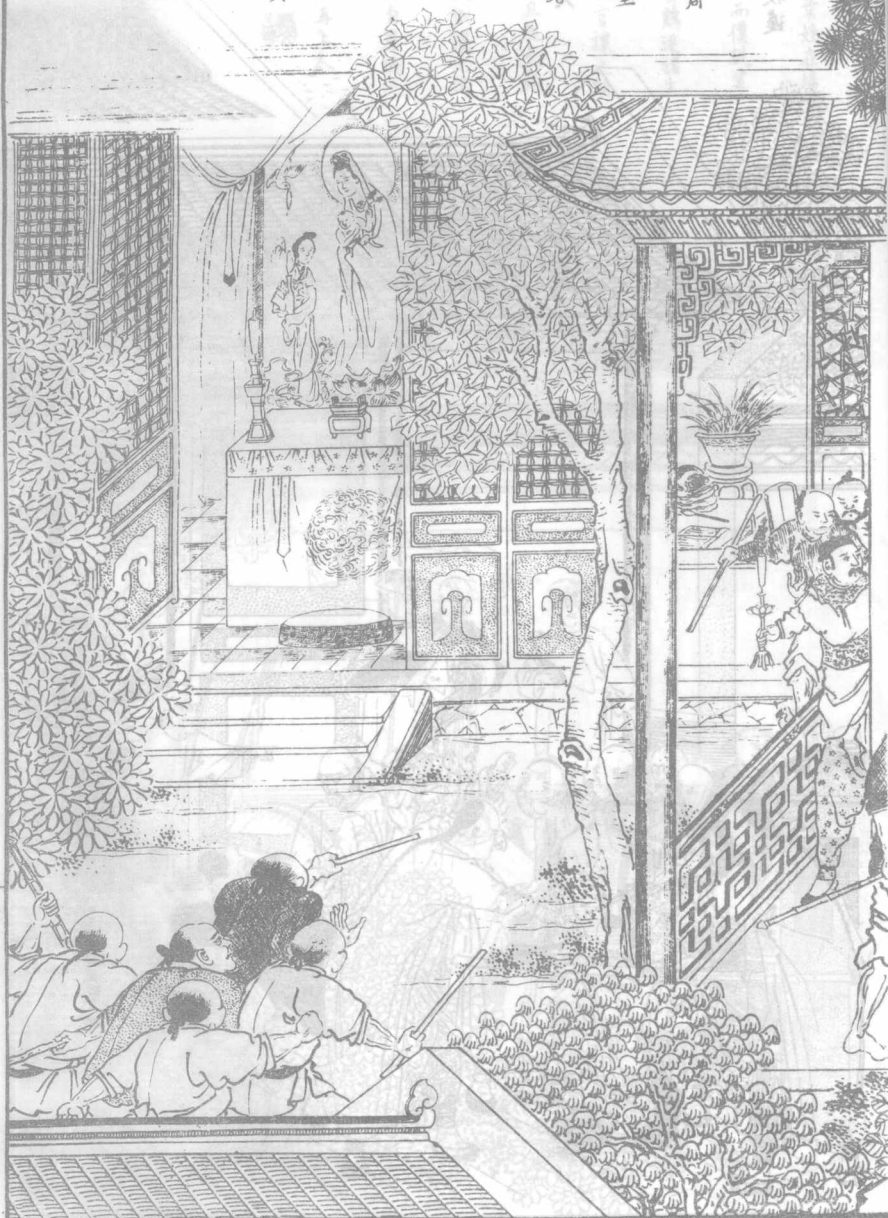
月某夜



之子明

甲又往方
 登七寶蓮花
 床結皆大歡喜
 緣乃有賊入
 蒼旁之周姓家周
 卑工人追之
 急賊入蒼周追至
 庵尼疑為捉
 奸來者倉皇出踏
 竹樓下周以
 為賊也執之燭以
 火則一赤條
 條束去無當挂
 者固即平日
 手誡木魚口念彌
 陀沿門乞布
 施之某尼也相與
 一咲而散

賊劫



攢

毆

縣

役

金山縣新進八

學之

日邑尊排道

親送

循盛典也乃

以看

客過多丁役遽

行驅



逢時有老生葉姓在場

倡言

毆人之非宜而僕從某

甲偏

假虎威益甚鷓逐諸生

積忿

在心俟書院官課之期

挾某

甲而攢毆之且拖至弱

器之

旁提其足而倒漫之俾

知遺

臭之由頭出自摩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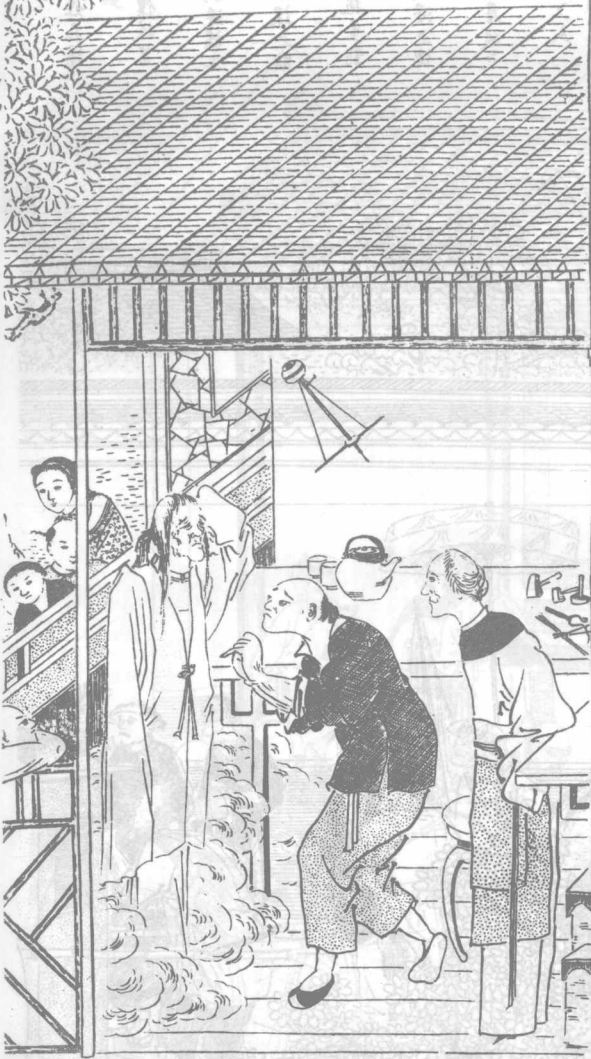
辣手

懲爾下次不再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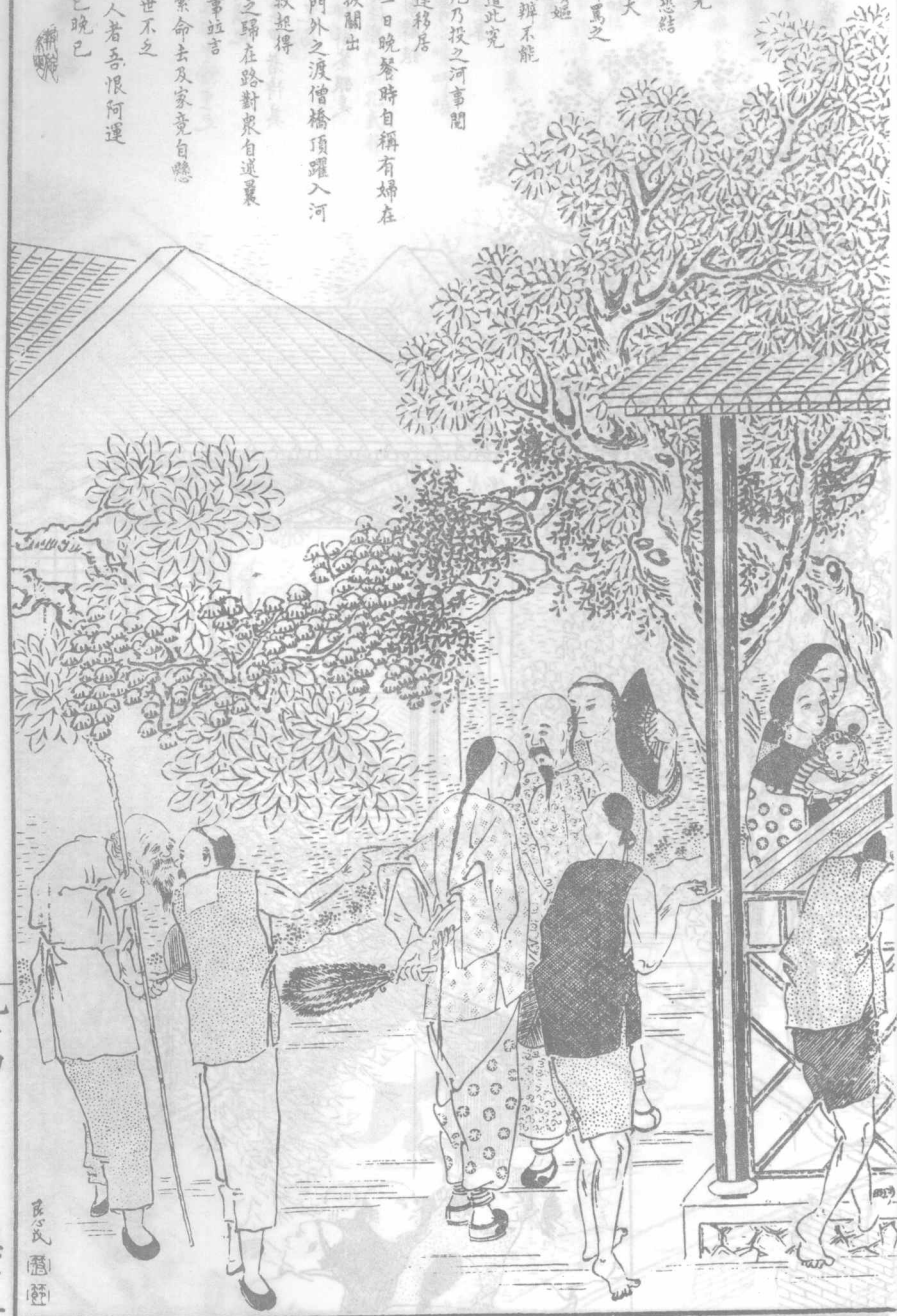


遭 証 索 命

蘇州有銅匠阿運者
 不詳其姓氏店
 設胥門內之司前街
 曾為某公館造
 鎖見桌上遺金約指
 一團順手取之
 他人不知也約指係
 主母物有項主
 母悟徧尋之不可得
 家止一老嫗因
 兩疑之先徵阿運來
 告以故阿運不
 承伺嫗不
 在側陰
 以美



事屬
 之姬且
 以親
 見寔之
 云所以不先
 告主母者恐結
 怨也主母大
 信名姬辱罵之
 迫令賂僧媼
 本木訥欲辨不能
 辨自念遭此冤
 抑不如死乃投之河事聞
 四載河運移居
 梵門橋一日晚餐時自稱有婦在
 外見召拔關出
 直奔閨門外之渡僧橋頂躍入河
 中經人救起得
 不死送之歸在路對眾自道曩
 年竊金事並言
 姬在必索命去及家竟自懸
 梁嗚呼世不乏
 阿蓮其人者吾恨阿蓮
 之死之已晚已



及鋒而

試

距九江四十餘里之

義門鎮地

方有某甲者恃其

勇力充局

鑰手押解茶銀是

其責任月

初又因解銀

往武甯

便道回家

見明

前晒有

麥子

一筐知

為已

物被某

乙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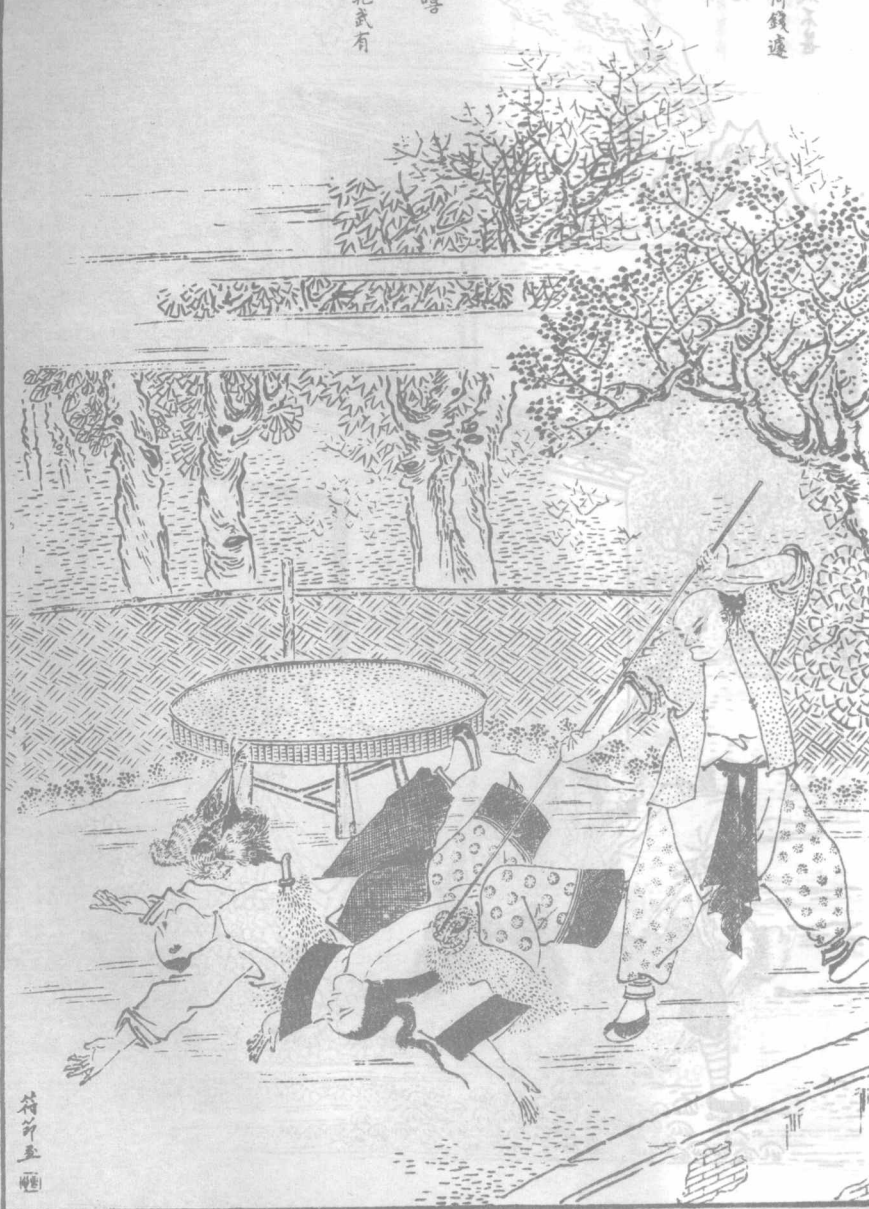
二雞啄食一

彈指二

鷄立覺乙起曰打狗要



看主人面
 一管夢能值幾何錢遠
 貪書耶狂
 與理論無多言甲
 卸抽刀刺
 乙胸倒地死乙妻
 聞信趕往
 又遭甲鈎連鎗
 刺腹殞命
 眾鄰見其橫暴
 相與擒送
 官署懲治噫呼嘻
 是直以性
 命為兒戲也亦孔武有
 力害之也



鳩

鵲

爭

巢

金陵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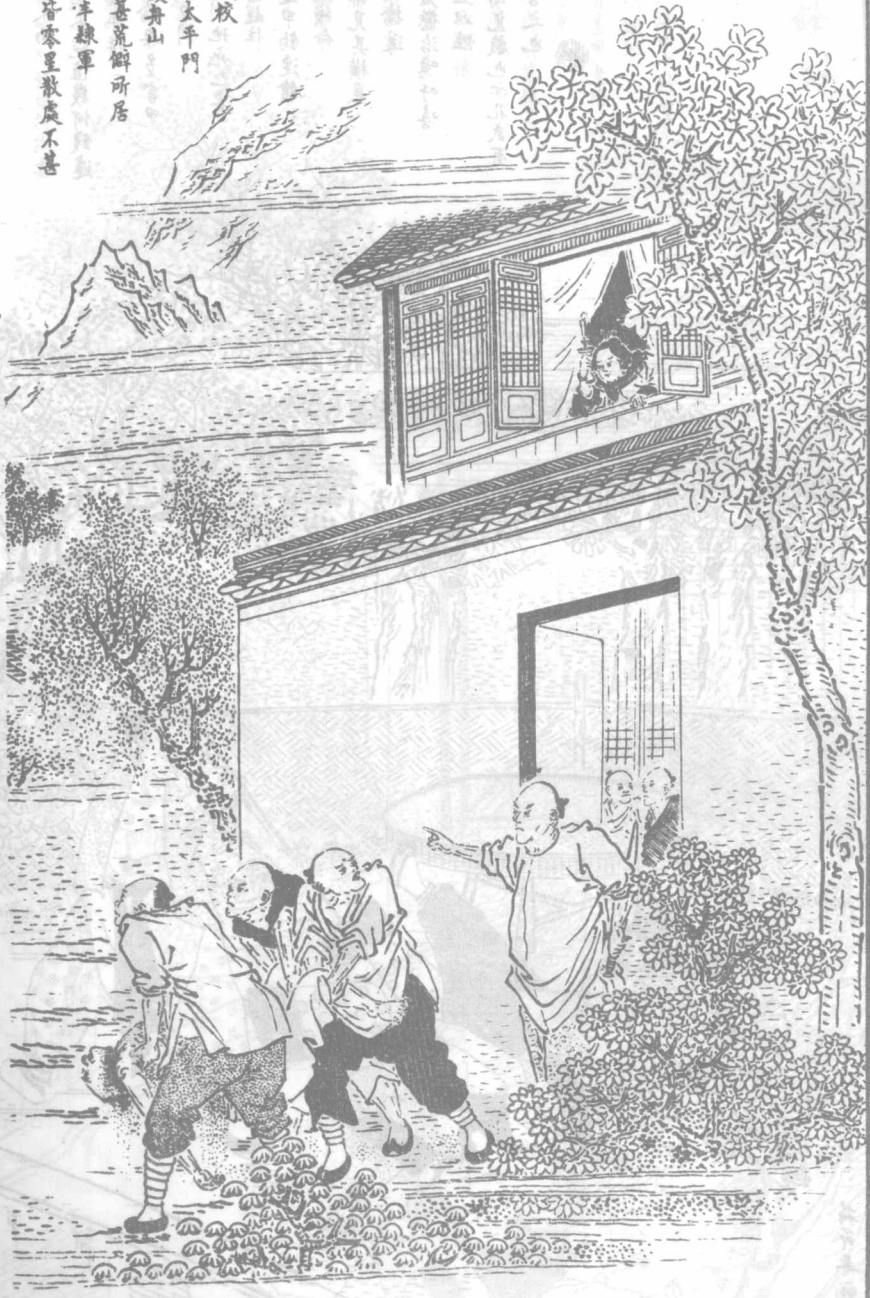
場在太平門

內覆舟山

下地甚荒僻所居

人家半隸軍

籍姓皆零星散處不甚



聯路有某營

千總湖南人娶高門外

某氏女為妻

妻素不負與同營某弁

私相往來本

夫不知也一夕歸家已

就寢弁率多

人奪門而入千總躍而

起弁以木棍

擊其首千總格以手木

棍墮地弁急

抽壁上刀亂砍不已該

黨助之乃斃

斃後謀瘳諸障地以滅

其跡夫奸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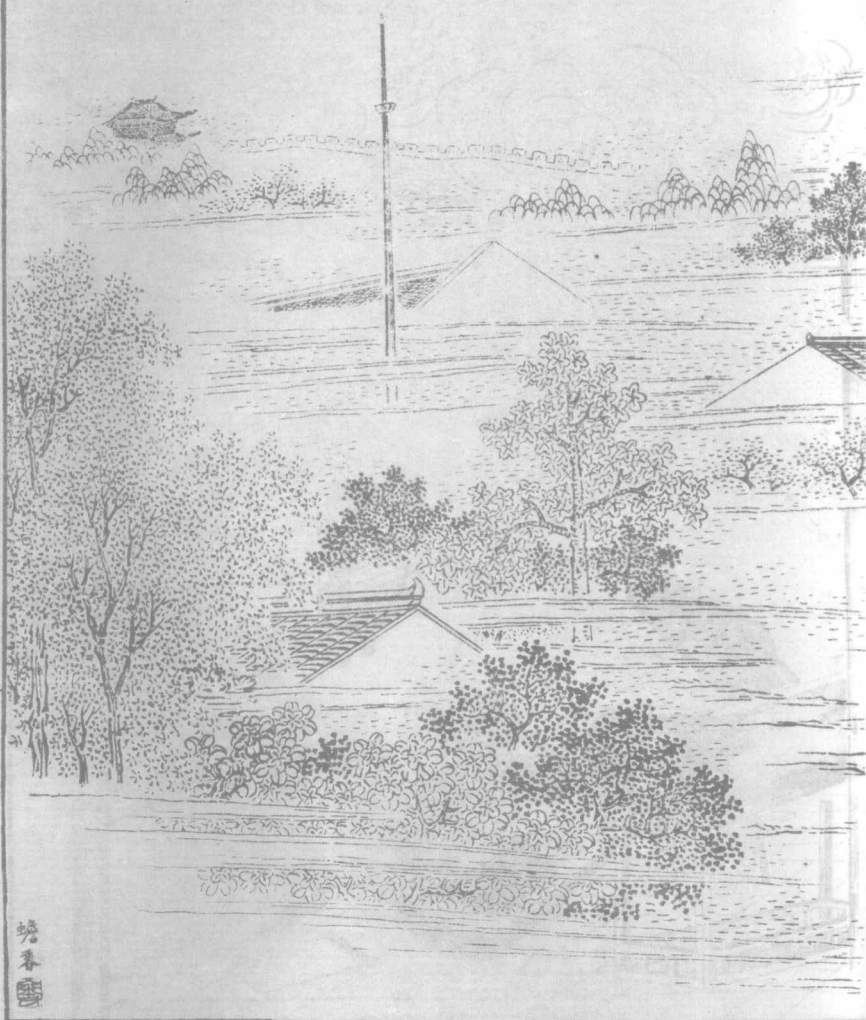
之戀色志昏猶可言也

而該黨助之

何為者豈以此女為

公同出入之

門戶耶殊不可解



殷

雷

劈

棺

金陵之雨花臺離城不

甚遠一誠處

有僧庵一有餘屋一任

人家寄頓棺

具而年納者大贊前月十三

日天忽陰晦雲

垂若雲空中塵沙飛舞風勢頗

狂而僧徒踉蹌數點而

遠止庵之僧集香積厨下方吸粥初未覺

霹靂之驚人而香司報稱某姓

棺蓋為雷所揭聞僧即報知棺主掩而埋

之但不知其何以必避一擊於

死後也屍尸會人之語亦附會家之抄襲

陳文耳不必遽謂為好奇之通也

附錄

